

ཡུང་གོའི་མཐའ་སྟོང་།

109

漢滿蒙維藏合璧刊名……………封面

蒙藏委員會吳委員長化鵬在藏胞反共抗暴……………封裡

三十一週年紀念會講詞……………(1)

鮮卑源流……………(1)

明末清初天山北路和碩特部勢力之消長……………(10)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行政區劃沿革……………(19)

西藏歷次抗暴事件的幾點認識……………(29)

蒙古及蒙古人(十三)……………(34)

囊薩雯波傳(二)——西藏戲劇……………(43)

賈政的背影……………(49)

慈禧太后辛丑回鑾紀實……………(52)

會訊……………(54)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出版

專載

蒙藏委員會吳委員長化鵬在

藏胞反共抗暴三十一週年紀念會講詞（摘錄）

今天是藏胞反共抗暴卅一週年紀念，來自海內外的藏胞代表與自由祖國復興基地各界人士共聚一堂，為不屈不撓反抗共產暴政而犧牲的藏胞舉行紀念會。我們除了懷著一份無比敬佩與虔誠的心情追念他們的義舉外，並藉此次的集會，聲援海內外藏胞再接再厲，為爭自由、爭人權作長期不懈的努力與奮鬥。同時，呼籲旅居全世界愛好和平自由的全國各族同胞，認清中共殘暴本質，團結一致，堅持反共復國的意志和決心，朝著既定的目標勇往直進！

大家都知道，西藏向被世人譽為「香格里拉」世外桃源；生活純樸、篤信佛教、與世無爭、和平安詳的藏胞，在卅一年前遭受了史無前有的浩劫——中共大舉派兵進入西藏，以武力鎮壓，用極為殘暴的手段，進行血腥統治，西藏傳統文化與宗教信仰幾被摧毀殆盡；愛好和平的藏胞在倍受精神及生存雙重迫害之下，忍無可忍，遂在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十日舉起反共抗暴的大纛，與中共作生死存亡的搏鬥；由於眾寡懸殊，終至功敗垂成，被迫轉進到印度、尼泊爾等自由地區，繼續與中共進行長期的周旋與戰鬥。

藏胞反共抗暴的行動，在表面上雖暫為中共所壓制，然反共抗暴的火種却深植在每一位藏胞心中，隨時都有復燃再發的可能。據統計：過去三十餘年中，西藏地區曾先後爆發五十餘次大小不等的反共抗暴事件。尤以去年三月間，在拉薩等地連續掀起的反共抗暴行動，更迫使中共宣佈西藏實施戒嚴，進行軍管，毫無自由可言。而流亡海外的藏胞，更難以忘懷中共所施予的暴行、家破人亡的深仇大恨和寄人籬下的慘痛，他們將竭盡一切所能，散佈反共的種子，致力保存傳統文化，以傳薪火，延續民族命脈。惟中共包藏禍心，施展統戰伎倆，正利用滲透、欺騙、利誘等手段，蠱惑海外藏胞，進行「談判」。

但是，絕大多數藏胞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絕不會忘記西藏淪陷的歷史教訓，而輕易上當。深信爭取自由、爭取基本人權和維護西藏傳統文化的決心，必然是絲毫不為所動的。

三十多年以來，由於中共在西藏的倒行逆施，深深地刺傷了每一位藏胞的心靈，儘管中共聲稱投入龐大的人力物力支持西藏建設，而西藏經濟的蕭條和失業人口激增，仍為中國大陸最貧窮落後的地區，藏胞每年平均收入不過一百美元，生活的艱困，可想而知。加上中共幹部唯我獨尊，跟藏胞間的距離越來越疏遠，連藏胞最基本的精神寄託，也就是宗教信仰，在樣板寺廟開放觀光煙幕下，也無法得到真正的解脫。因此，近年以來，反共抗暴爭取人權的行動更是如火如荼地展開，迫使中共政權窮於應付，在無計可施之餘，不得不偽裝笑臉，提出「搞活經濟」、「和平共處」等退却措施，試圖挽回頹勢。然去年六月四日，中共以正規武裝軍隊血腥殘殺手無寸鐵的學生，舉世共憤，中共殘暴極權統治的本性，暴露無遺，而其以各種手段拉攏海內外藏胞的企圖更是永遠難以實現。

去年十二月間，藏胞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榮獲諾貝爾世界和平獎，此一殊榮，不僅代表愛好和平自由的藏胞受到世人肯定，更是給予中共暴政的嚴重打擊。因此，我們在此鄭重呼籲：期望全世界愛好和平自由與維護人類基本尊嚴的人士及全體國人，特別是飽受中共壓榨迫害的藏族同胞，要了解中共凶殘的本質及其統戰陰謀，記取歷史的教訓，正確地辨清敵我，以恢宏的氣度，開闊的胸襟，面對現實環境，迎接時代的挑戰，一方面要繼續支援藏胞反共抗暴，同時要結合大陸上澎湃洶湧的自由民主思想，共同為實現民主自由、均富統一的新中國而奮鬥！

鮮卑源流

劉學鈔

鮮卑族在我國歷史上，具有相當重要之地位，不僅因其曾在五胡列國時期（註一），曾建有前燕、後燕、南燕、西燕、南涼、西秦、段氏之遼西、拓跋氏之代等政權，其後更由鮮卑族統一紛爭二百餘年之中國北方，建立北魏王朝，創制典章制度，其後雖分化為北齊、北周，其典章制度則影響及於隋、唐；尤有進者，隋、唐后族、大臣，多有族屬鮮卑者，大唐盛世之創建，當非偶然，鮮卑之智慧、人才與有功焉，其後裔契丹所建之遼、西遼；亦對國史甚或中亞史，產生極大之影響，縱然時至今日，仍有鮮卑族之遺裔，因此鮮卑族在我國歷史上之地位，較諸匈奴族，或尤有過之。

註一：一般史冊習稱之為「五胡亂華」，在命題立意上，顯已先存有胡、華對立之意識型態，甚為不妥，尤其自孫中山先生倡言融合國內各民族成中華民族以來，實不應再有彼此對立之觀念，抑有甚者，歷史學之目的在於促進國民愛國意識，換言之乃民族精神教育；因此不稱「五胡亂華」，而稱之為五胡列國時期。

研究鮮卑史事，首應就其族源加以探討，自來論鮮卑族源者，咸認後漢書卷九十一「烏桓鮮卑列傳」所載之：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為號焉。其語言習俗與烏桓同。」

對於「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歷來學者均無異議，但對東胡究係古史上之何族，歷來論之者甚少，至於對「別依鮮卑山，因為號焉。」則有不同之看法；本文擬就東胡之族源、鮮卑一詞是否晚至東漢，始見諸載記？以及鮮卑山究何所指？迺至究係因山名族，或因族名山等問題，略加探討，如是則鮮卑源流不絀而自明矣。

壹、東胡之族源

自來國人之敘邊疆諸民族源流時，每喜稱其為黃帝或夏禹等先王之後裔，如史記卷一百十一「匈奴列傳」稱：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

如據史記夏本紀所載：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

史記稱匈奴為夏后氏之苗裔，等於指明匈奴乃黃帝之後裔，此種說法絕不足採，筆者曾詳辯之矣（註二）。但於鮮卑之源流，魏書帝紀復作類似之記載，其文曰：

「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為號。……至宣帝南遷大澤，方千餘里。……聖武皇帝南，始居匈奴故地。」

前引後漢書曾言鮮卑為東胡之後裔，按東胡之名，至春秋戰國之際始為中原諸國所知，言鮮卑為黃帝少子昌意之後，等同指東胡為黃帝之後；此說之不能成立，一如匈奴之不能為黃帝後裔然，國人之所以喜將諸邊疆民族列為黃帝後裔，一方面在炫耀華夏民族之源遠流長，另一方面則為顯示華夏民族之無遠弗屆，此等說法用以鼓舞民族融合，尚屬無害，用以探討學術，顯為謬誤之論；西人巴克爾氏（B.H. Parker）曾在其所著「韃靼千年史」一書中指稱此種說法之心理為：

「中國史家論述邊疆諸國政治起源，輒喜歸諸中國流徙亡命之徒，以為此輩善於適應當地風尚，重以知書識字，故易居高位，掌大權，而團結各民族以成一國云云。」

註二：見拙著「匈奴史論」一書葉九至十二。七十六年十月，台北南天書局發行。

是以認東胡爲黃帝之裔，應屬無根之說法。東胡既不可能爲黃帝之後裔，必另有族源，茲再探討之。

按東胡之名，戰國末期中原諸國以其在胡（匈奴）之東，故以東胡稱之，其本身絕不以此自稱也；其與匈奴相鄰，史傳記載俱在，自來史家無疑之者，匈奴初稱單于，據史記「匈奴列傳」將「山戎、葷粥」并列爲「北蠻」，可知兩者相鄰，近人林旅芝氏於其所著之「鮮卑史」首章「鮮卑之前期」即明言：

「鮮卑民族於五胡時據有長城一帶，後逐漸同化，爲中世紀諸夏民族化成分之最重要者。史籍上所謂山戎、東胡、烏桓、吐谷渾、奚、契丹，皆此族之源流也。」（註三）

林氏此說指明東胡之先爲山戎，按山戎亦名北戎，其部落曰無終（此皆中原諸夏所予之名），據左傳孔氏正義及杜預春秋釋例土地名，皆以北戎、山戎、無終爲一族，如左傳有下列諸項記載：

「隱公九年，北戎侵鄭。」

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以其病燕。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南獻戎捷。

僖公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

襄公四年，無終子嘉父，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昭公元年春，晉荀吳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

從前引左傳諸條，春秋之時尚無東胡之名，然則絕不等於其時無東胡之族，必也。其時中原諸不以東胡名之而已，前引左傳中之山戎、北戎、無終之族，考其方位，皆與戰國時之東胡相吻合，故史記「齊世家」集解引服虔之言曰：

「山戎、北戎，蓋今鮮卑。」

而國語「齊語」韋昭之注亦稱：

「山戎，今之鮮卑。」

此種說法，極爲可信，如再以三國志「烏桓鮮卑傳」中所稱之：「鮮卑，亦東胡之餘也。」補充之，則可得後漢、三國時之鮮卑，在戰國前漢時，中原諸夏稱之爲東胡（以其在胡——匈奴之東，故號之爲東胡），春秋時，諸夏則稱之爲山戎、北戎或無終。

然則山戎或北戎之稱，始見乎春秋初期，如史記匈奴列傳稱：

「山戎越燕而伐齊，齊厘公與戰于齊郊。」

據史記齊世家斷此事在齊厘公二十五年（西元前七〇六年），已是周平王東遷之後六十四年，應屬春秋初期（南方之楚亦於此年稱「王」），前此則未見山戎或北戎之名，然則與山戎或北戎，地望相當，但時期稍早者，有「屠何」一詞見諸載記，屠何或作屠河，或省稱之爲屠、徒，如西周晚期之詩大雅韓奕章有「出宿于屠」之句，此句中之「屠」，既爲地名，復爲族名，足證西周季世仍有屠何之族，屠何有時或作「不著何」，「逸周書」則作「不屠何」，「著」當爲「屠」之誤，墨子「非攻」篇曾稱：

「者（翟）且（相）、不著何、其所以亡于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故也。」

足證春秋早期仍有屠何之族存在，此外，宋劉恕「資治通鑑外記」有下列記載：

「周惠王十三年，齊桓公救燕，破屠何，即徒河也。」

可知屠何、屠河、徒河、不著何、屠、徒等，皆一詞之異稱，因此可以斷言，屠何乃山戎之前身，亦因此管子「小匡」篇房玄齡之注屠何稱：

「屠何，東胡之先也。」

按前已證山戎或北戎爲東胡之先，至是可知屠何更較山戎爲早，其中一支爲山戎，兩者曾經併存，至周惠王十三年（西元前六三九年），齊桓公爲救燕而大破屠何，此後東胡之名始出現。

然則「屠何」一詞，是否即爲東胡族之最早稱謂？據近人金岳氏之研究，認爲屠何者，乃夏代時之土方，金氏稱：

「從甲骨文和古文獻以及考古發現看，東胡族可能源始夏、商時代的土方；周滅殷以後改名屠何；春秋早期，齊破屠何、山戎以後，又改爲東胡。所以東胡當從夏、商的土方發展而來。」（註四）

註三：見林旅芝氏所著「鮮卑史」一書葉一，一九七三年六月，香港波文書局再版。

註四：見金岳氏所撰「東胡源于土方考」一文，文載一九八七年三月號之「民族研究」雙月刊，該刊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北京報刊發行總局發行。

從以上一連串之探討，得知東胡於春秋初期中原諸夏稱之爲山戎或北戎，稍早稱之爲屠何，夏、殷之際則名之爲土方，再早則史傳無載，況且夏以前之史事，渺不可考，歷來史家皆將之列爲傳說時期，如是當可知東胡與華夏民族同爲源遠流長之民族，鮮卑既爲東胡之後裔，則鮮卑亦應屬源遠流長之民族。

至於土方之地望，究當今之何地，亦有加以瞭解之必要，據前引金岳氏所撰「東胡源于土方考」一文，認爲土方之地望應爲：

「關於商代土方的地理位置，半個多世紀以來，有許多說法，大體上有下面幾種：有說在殷之西北（按原文有註，認係董作賓氏所撰『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一文中所提出之主張），有說在今山西北部（原文註認係郭沫若氏所撰『卜辭通纂考釋』中之看法），有說是唐杜（原文註認係陳槃家氏所撰『殷墟卜辭綜述』中之看法），有說在山西石樓的漢土軍縣（原文註認係鄭衡氏所撰『夏商考古學論文集』中之看法），有說在河北豐潤縣東的漢土垠縣等等（原文註認係丁山氏所撰『商周史料考證』中之看法）。但按甲骨文記載，當在燕山和遼寧朝陽地區以北的兩土河流域。」

（註五）

上引資料無論其爲董、郭、陳、鄭、丁之說，各有一得之見，但仍以金岳氏之說法最爲允當，不過需要補充者，盡遠古之時，土方乃係採

狩獵游牧生機，機動性頗大，其在燕山與朝陽以北之兩土河流域者，應僅係土方向南發展與中原諸夏接觸之部份，其沿興安嶺而北，仍應爲其生存活動之空間。

註五：同註四所引書，但末句「遼寧朝陽地區」，將原熱河朝陽劃歸遼寧，乃中共佔據大陸後所更改者，按朝陽乃古之柳城。

貳、鮮卑音義及出現時期

「鮮卑」一詞姑暫不論其爲民族稱謂，或其他稱謂，曾分別出現於楚辭、史記、漢書、後漢書、戰國策等較早期史料，但其寫法並不相同，茲分別引敘如次：

「小腰秀頸，若鮮卑只。」（楚辭大招）

「黃金胥紕。」（史記匈奴傳）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悉，……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漢書匈奴傳）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後漢書烏桓鮮卑傳）

「遂賜周紹胡服，具帶，黃金師比，以傳王子也。」（戰國策趙策「王立周紹爲傳」章）

自上引諸史料，可知無論鮮卑、胥紕、犀毗或師比等稱謂，皆鮮卑一詞之不同寫法，以後之史料如三國志、魏書等，則書之爲鮮卑。據漢書匈奴傳之「黃金犀毗」一句，張晏注之曰：

「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

顏師古復更進一步注之曰：

「犀毗，胡帶之鈎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

顏師古認爲上列諸詞種，雖書寫方式不同，在讀音上大致相同，僅「

語有輕重耳」，但近人布特戈其氏則認為因書寫方式不同，其讀亦有異別，布特戈其氏稱：

「查古代史，鮮卑二字在古漢語中有三種寫法和讀法，其一寫爲『師比』，讀作『斯比』(Sibi)；其二寫爲『胥比』(按此應爲紕之誤，蓋原文爲此，姑存之)，讀作『蘇比』(Subi)；其三寫爲『鮮卑』，讀作『森比』(Seabi)」（註六）

布特戈其氏雖對鮮卑、胥紕、師比三詞之讀音予以說明，但對犀毗一詞之讀音，則未作說明，如依其既有三詞讀音規則，犀毗一詞或亦應讀若「斯比」(Sibi)；但日人白鳥庫吉氏則認為：

「胥紕者，胡語而非中國語。故亦作鮮卑，作犀毗，作師比，作犀比，作私紕；皆同一語之對譯耳。……鮮卑之鮮，今雖讀hion，而古音與犀均讀Sai。」（註七）

白鳥庫吉氏認為無論胥紕、犀毗、師比或鮮卑，其首字古音皆若Sai，而布特戈其氏則主張師比之師讀音爲Si，胥紕之胥讀音爲Su，而鮮卑之鮮讀音爲Sen，兩氏之說法差異頗大，茲姑以唐韻正「卷一」鮮字條加以分析，當知何者較爲正確，唐韻正「鮮」字條作：

「鮮，相然切，古音犀。漢書匈奴傳黃金犀毗一，師古曰，犀比帶之鈎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楚辭大招小腰秀頸，若鮮卑只；註鮮卑袞帶頭也，此即古所云犀毗，亦曰鮮卑者也。爾雅釋音疏引：魏時西卑獻千里馬；西卑即鮮卑也。詩有兔斯，音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尚書大傳：西方者何，鮮方也，白虎通：洗者鮮也。西本音先，今讀犀；鮮本音犀，今讀仙；洗，本音銑，今讀先禮反；三字互誤。今鮮字在五支韻，音斯。說文：從雨，鮮聲；上聲則先禮反。詩新壹首章，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籊籊不鮮；當改入齊韻。」

從右引唐韻正之說以觀，鮮、胥、師、犀之古音當皆相同，應如白鳥庫吉氏所云其讀音爲Sai，布特戈其氏認應分讀Sen, Su, Si者，仍

有待商榷。

註六：請參見布特戈其氏所撰「鮮卑語源考證」一文，文載中共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出刊之「內蒙古社會科學」一九八八年第四期。

註七：請參見日人白鳥庫吉氏所著方壯猷譯之「東胡民族考」一書，葉二十四。民國二十三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發行。

有關鮮卑一詞之讀音，已略如前述，至於其意如何，亦有一加探究之必要，前引有關鮮卑出處之諸史料，除楚辭外，若史記、漢書、戰國策等，似皆指某項物品之名，後漢書則初爲山脈之名，然後則因山名人，至於鮮卑一詞本意爲何，史漢國策等史料，本身並未明白指出，但漢書張晏注「犀毗」時，則稱係「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顏師古則進一步注之曰：「犀毗，胡帶鈎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張、顏二氏之注，極具價值，前者指名犀毗乃鮮卑郭洛帶，瑞獸之名；後者則提出胡帶鈎之說明。此據尤須注意者，乃「鮮卑郭洛」與「瑞獸」；若無張晏氏之此項提示，則所有考證工作幾無法進行；前引白鳥庫吉氏於其所著「東胡民族考」一書稱：

「……鮮卑與胥紕，犀毗，師比，私紕，等之皆當讀Sai-pi或Sa-pi，可知矣。

滿洲語謂瑞、祥、吉兆，靈異之天象，異人曰Sabi，鮮卑當係此Sabi之對譯。張晏之譯鮮卑郭洛爲瑞獸之義，決非杜撰可悟也。」（見該書葉二十五）

白鳥氏訓鮮卑之義爲瑞、祥、吉兆等，其論證以今之滿洲語Sabi，其義爲祥瑞，而滿洲語稱麒麟爲Sabitun，按東方民族一向視麒麟爲祥瑞之獸，如是則「鮮卑郭洛」與「瑞獸」之間，「鮮卑」意譯爲「瑞」，當屬正確，然則「郭洛」又作何解？如鮮卑其義爲瑞且無訛，則「郭洛」其義應爲「獸」，白鳥庫吉氏以倒推證法，亦即以今之滿

、蒙諸語言反證「郭洛」之音其義爲獸，白鳥庫吉氏於其所著「東胡民族考」一書中稱：

「……然則郭落二字之必爲土語獸字之義亦易明矣。滿洲語謂獸曰 Gurugo，蒙古語謂獸曰 Guruksu；郭落即此等語之音譯也。……若以上之考證爲不誤，則張晏所謂『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之說，蓋得正鵠者也。鮮卑二字，僅祥瑞之義；既非指帶，亦非指鈎，明矣。然因附於帶上之鈎，其一面刻鏤鮮卑獸之形，故通常遂稱此帶或鈎曰鮮卑耳。」（見該書廿五—廿六）

白鳥庫吉氏雖以反證之法證明鮮卑爲祥瑞之意，郭落爲獸之意，再以顏師古之「胡帶鈎」之註釋，證明鮮卑郭落帶前四字爲音譯，後一字爲其物之爲用之意，極爲正確。然則未能在覺得實際物體之前，縱然前項說法極合邏輯，但難免會有所懷疑，所幸近年中國大陸考古工作者挖出「鮮卑郭洛帶」實，並曾於一九八四年五月間運往日本展出，同時有陸思賢氏撰有專文，對「鮮卑郭洛帶」之形狀，加以詳述，陸氏稱：

「史載有『鮮卑郭洛帶』，形狀如何，至今不太明了。目前在日本展出的『中國古代北方騎馬民族文物展覽會』上，有鮮卑人的兩副帶飾，一副是土默特左旗討合氣村出土的，另一副是和林縣另皮窰村出土的。每副帶飾四件，兩件是帶頭，另兩件是配在帶頭左右的飾牌。帶頭略呈馬蹄形，圓頭方尾，今稱帶扣。子扣作長蹄形，母扣作扁蹄形，在母扣上有弧形穿帶孔，以便挂鈕或繫帶扣合，飾牌作豎長方體，形狀相同，是跟著帶頭的配飾。每件帶飾上都有精細的花紋，如果把它鑲上皮帶繫在腰中，腰前橫着四個黃金制成的飾牌，金光閃爍，顯得十分富貴華麗，這就是『鮮卑郭洛帶』。」（註八）

註八：見陸氏所撰「鮮卑族名與『鮮卑郭洛帶』」一文，文載中共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出刊之「內蒙古社會科學」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原文曾有彩色附圖，此處由於印刷

不便，從略。

以上各項對鮮卑一詞，皆指物品之名，均未含民族之意，但楚辭之「小腰秀頸，若鮮卑只」一句，顯有指人之意，按此句出自楚辭大招，全篇頗長，茲引其前後數句，俾作進一步之瞭解：

「娉脩滂浩，麗以佳只！曾煩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來！恩怨移只！」

對於其中「小腰秀頸，若鮮卑只」句，觀其前後句，可知「鮮卑」一詞，係指人而言，如此敬羣氏於其「楚辭精注」中，對此兩句譯之爲：

「秀頸纖腰，似束了犀帶的鮮卑，婀娜明艷。」（註九）其中「似束了犀帶的鮮卑」句，如在「鮮卑」之下，加一「人」字，則更爲完整，縱或不加，其爲指人，亦毫無疑問，另有陸思賢氏對此兩句譯之爲：

「繫上一條鮮卑人的腰帶，人就顯得瘦高，脖子也顯得長了，很是清秀漂亮。」（註十）

從而可知在楚辭中之鮮卑，均爲指人而言，按大招一篇，王逸曰：「大招，屈原所作，或曰景差，疑莫能明也。」朱熹則以宋玉大小言賦考之，考定凡景差語皆平淡醇古，意亦深情閒退，不爲浮夸艷逸之態，因此斷大招爲景差所作；按景差乃屈原之門徒，景差後於屈原，乃無可置疑者，姑以朱子所斷大招乃景差所作，景差爲戰國楚襄王時人，其時匈奴冒頓尚未弑頭曼自立爲單于，自無破東胡之事，換言之東胡亦尚未分化爲烏桓與鮮卑，自是更無「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之事，但其時南方之楚國已知有鮮卑其人矣，此種說法，初視之似與史記、兩漢書所載者相矛盾，但如稍加析說即可瞭然，吾人可以認爲戰國甚或更早之時，已有腰繫「鮮卑郭洛帶」之族人，爲諸夏或楚人所見，由於腰繫「鮮卑郭洛帶」，使其形體感覺高挑，有亭亭玉立之態，遂呼此等人爲「鮮卑」，蓋其時中原諸夏及南方之楚人，其衣著皆爲長直而寬大者，故對來自北方腰束「鮮卑郭洛帶」者，倍感驚異

、好奇，更覺其深具美感，遂與「小腰秀頸，若鮮卑只！」永詠歎。

註九：請參見「楚辭精注」書葉二五二，民國六十七年四月，

台灣正中書局初版發行。

註十：請參見註八所引專文。

是則可知早在匈奴大破東胡之前，「鮮卑」一詞業已出現，有以係指「鮮卑郭洛帶」而言，如戰國策趙策、史記匈奴傳、漢書匈奴傳等史料所記載者，但亦有指腰繫「鮮卑郭洛帶」之人，如楚辭大招所記載者；及至匈奴大破東胡後，東胡部落集團瓦解，於是始出現以烏桓、鮮卑為名之族羣，與匈奴、中原接觸，從此鮮卑始成為定稱，以鮮卑之名與中原接觸時，已晚至東漢，但絕不等於東漢之前，無鮮卑其族，此點乃研究鮮卑史事必有之認知。

叁、因山名族或因族名山及大鮮卑山位置

考後漢書與三國志皆載有鮮卑史事，但三國志成書較早，註三國志之裴松之亦較後漢書著者范曄年長二十歲，復較范曄後死六年（註十一），是則在某些史料上更具參考價值，但兩者對於鮮卑一詞之由來，皆認係因山名族，如兩者稱：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後漢書烏桓鮮卑傳）

「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引魏書註）

以是，歷來之論鮮卑史事者，皆引後漢書，三國志之說，陳陳相因，千餘年來未能脫此窠臼，另闢研究途徑，不無遺憾。本節擬運用既有史料暨新發現之史跡，酌予另作說明，願歷來以地（含山、河）名人者，固然所在多有，如因華山而稱華，因漢水而漢族者然；以人名地者，亦非鮮見，如歷來諸邊族稱中原（多為漢人所居）為漢地，迄今海外華人聚居之地區，多以唐人街名之；足證以地名，或因人名地，並非絕對者，本乎此項認知，探討鮮卑問題，必將有新發現。

歷來本諸三國志、後漢書因山名人之說，必先求「鮮卑山」之地望，按「鮮卑山」或有稱之為「大鮮卑山」者，如魏收之魏書，於其「序紀」起始即稱：

「國有大鮮卑山，因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註十二）

此處即稱之為「大鮮卑山」，然則無論其為鮮卑山或大鮮卑山，均需指出其地望，否則「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之說，勢必流於杜撰之言；歷來對鮮卑山地望之考證，約有下列諸說：

一、遼史拾遺卷十三，引隋圖經云：「鮮卑山在柳城縣東南二百里。」通典邊防典所載，與隋圖經同。按隋之柳城，即鮮卑慕容皝之龍城，亦即漢之柳城。大清一統志稱：「今熱河朝陽縣，即漢之柳城。」其東南二百里之鮮卑山，疑即今之松嶺也（註十三）。

二、大清一統志載：「鮮卑山在科爾沁右翼中旗，西界鮮卑山。」經查張穆蒙古游牧記「科爾沁右翼中旗」西至塔勒布拉克」句下，何秋濤註之曰：「七十里接左翼中旗界。旗西三十里有鮮卑山。土人名蒙格。」（蒙藏委員會七十年四月校訂再版）

三、乾隆輿圖第七排東一，會必拉之西，喀爾喀必拉之東，有一錫伯阿林」。胡林翼「大清一統輿圖」：黑龍江、呼倫貝爾城南（今與安海拉爾市），輝河西北有「錫伯山」，即內府輿圖之「錫伯阿林」。按「必拉」滿語意河，「阿林」滿語意為山，故會必拉即輝河，錫伯阿林即錫伯山，而錫伯、鮮卑乃一音之轉，錫伯阿林即鮮卑山，換言之即認定鮮卑山在今海拉爾市之南、輝河之西北。

四、太平御覽地部十「鮮卑山」條，引述「十六國春秋」所載：「慕容廆，先代君遼左，號曰東胡，……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復以為號，棘城之東。塞外又有鮮卑山，在遼西之西北一百里，與此異山而同號。」

五、通典「州郡」八，「營州柳城」條自注：「鮮卑山，在縣東南二百里棘城之東。塞外亦有鮮卑山，在遼西之北一百里，未詳孰是。」

六、顧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直隸九，「徒河青山」條，顧氏自注稱：「或曰鮮卑山即青山」。

註十一：請參見民國六十一年七月，明倫出版社發行之「三國志」之出版說明葉四。

註十二：「魏書」成書於西元五五四年，時為西魏恭帝元年，作者魏收曾在北魏末年參與編修「國史」。

註十三：此項資料係轉引自程發軔氏所撰之「中俄國界圖考」一書葉二，該書係蒙藏委員會於民國五十八年初版發行。

從上引諸項史料中，大致可以看出鮮卑山之地望，自今海拉爾市之南，沿興安嶺至青山，其中若干座山，皆曾被史家考證為「別依鮮卑山」之鮮卑山，其正確與否，姑暫不置詳，至少皆各有所本，且大致方位與古鮮卑民族活動空間，頗為脛合。此外又有認為大鮮卑山為外興安嶺，如「呼倫貝爾志略」等書稱：「近世輿地家謂鮮卑山即外興安嶺」（註十四），此說不知有何論證；另近世輿地學者丁謙氏於其「後漢書烏桓鮮卑傳地理考證」一文中稱：「大鮮卑在俄屬伊爾古斯克省北，通古斯河南。」丁謙氏雖為近世著名之輿地學家，但此說缺乏論據，亦與史傳所載者不符，似難成立。

註十四：此項資料係轉引自米文平氏所撰「鮮卑石室所關諸地理問題」一文，該文刊載大陸一九八二年第四號「民族研究」雙月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北京報刊發行局總發行。

除以上合理與不合理諸說外，另有一說認為鮮卑山在河西與青海相接之祁連山脈中，此山見于「水經、河水注」所引「釋氏西域記」，亦即釋道安所撰之「西域記」，按釋道安為東晉十六國時人，較「十六國春秋」著者崔鴻為早，在其所撰「西域記」中，記敘黃河發源之

另一說法（註十五），「水經，河水注」稱：

「湟水又東與閣門河合，即浩疊河也。水出西塞外，東入塞，徑敦煌酒泉張掖東南，……又東流注于湟水。故地理志曰浩疊水東至允吾入湟水。……湟水又東注入于金城河，即積石之黃河也。閼廄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地為名也。」

釋道安之「西域記」於此注之曰：

「牢蘭海東伏流，龍沙堆在屯皇，東南四百里阿步干鮮卑山東流至金城河為大河。」（註十六）

按古鹽澤，又名蒲昌海，因其位樓蘭附近，故又稱樓蘭海，即今之羅布泊，釋道安認為黃河自發源地崑崙山流出後，至牢蘭海（羅布泊）潛入地下伏流，至屯皇（即敦煌）東南四百里之阿步干鮮卑山復出地面，東流至金城縣入大河，亦即「水經注」所敘之閣門河，今之大通河也。姑不論釋道安所述黃河流向是否正確，但其所提及之阿步干鮮卑山，則指在敦煌東南四百里又有一鮮卑山，不過此鮮卑山冠以「阿步干」三字而已。而「阿步干」者，據全祖望解釋稱：「阿步干，鮮卑語也。慕容廆思其兄吐谷渾，因作『阿干之歌』，蓋胡俗稱兄曰阿步干；阿干者，阿步干之省也。一此說甚是，可見此山乃慕容廆因思念其兄吐谷渾，而名之曰阿步干鮮卑山；今依其地望考之，即祁連山，足證祁連山亦曾被稱為鮮卑山。」

註十五：按唐以前，多認黃河源於崑崙山脈，在鹽澤之東伏流地下，至積石山復出始稱黃河。

註十六：此係轉引自陳連開氏所撰「鮮卑史研究的一座豐碑」一文，文刊一九八二年第六期之「民族研究」雙月刊，出版處所詳註十四。

自此，可知自東北之興安嶺，至祁連山，皆曾有被名之為鮮卑山者，其中是否有如史傳所載「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之鮮卑山，頗值探討，如以阿步干鮮卑山得名之例觀之，或許以上諸鮮卑山，皆係因人名山者，如是必然尚有因山名族之鮮卑山，茲依據有關史料試探

究之。

在探究此一問題之前，又須返回鮮卑一詞之意義，本文第二節引白鳥庫吉氏對此一詞之解釋，認定鮮卑一詞含有「瑞、祥、吉兆、靈異之天象、異人」等義，如確有山名鮮卑，其能孕育或庇護一個民族，則稱此山為「祥瑞山」或「神山」，誰曰不宜？本文第二節亦曾提及，早在戰國之時，即有以鮮卑稱人者（楚辭大招），不過當東胡之名業已通用，且其勢力亦強，故鮮卑一詞遂隱而不彰，必待匈奴破東胡之後，東胡部落集團瓦解，於是烏桓、鮮卑之名始出，其所以稱鮮卑者，或可以解之為：被匈奴擊敗之東胡諸部落，其中部份逃向今與安嶺山脉中，得以安全棲身，遂名此山為「祥瑞山」或「神山」，此蓋該族世代相傳其原始發跡之山曰鮮卑山，故對後來得以藏匿棲身之山，亦名之為鮮卑山。

據魏書卷一百列傳第八十八「烏洛侯傳」載有：

「烏洛侯國在地豆干之北，……世祖眞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國家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民多祈請，世祖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室之壁而還。」

考眞君四年，乃太平眞君四年（西元四四三年），既曾派侍郎李敞往祭此石室，且「刊祝文於室之壁而還」，足證事實上確有此石室之存在，然歷來史家欲探索此石室之所在，惜乎均未成功，以致成為千古之謎，雖則未能發現石室之所在，但考證推測工作則仍在進行，如何秋濤氏認為當在：「魏之先祖石室，……當在尼布楚城正西之地。」丁謙氏則認為：「魏先帝石室在（貝加爾）湖南濱。」日人白鳥庫吉氏則認為：「烏洛侯之國必在今嫩江流域。……托跋氏祖先之石室，亦必在嫩江流域之中，而當在興安嶺之近傍。」（註十七）此等考證之最終目的，皆在於發現此石室，並以此石室之所在，推定其為最初之鮮卑山，亦即鮮卑族發源之鮮卑山。

註十七：請分別參見何秋濤之「朔方偶乘、尼布楚城考」、丁謙

之「魏書外國傳地理考證、烏洛侯」及白鳥庫吉氏之「東胡民族考」方氏譯本葉一二七。

此鮮卑石室之所在，可能即為鮮卑族發源之鮮卑山之所在，對於研究鮮卑史而言，自然佔有極重要之地位，終於在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〇年）七月三十日，由中國大陸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文物管理站，於鄂倫春自治旗境內之嶺安嶺嘎仙洞發現此一石室，其壁上之石刻祝禱文自然連帶發現，與魏書禮志所載者，除一、二字句稍有出入外，幾完全相同（註十八），足證我國史料之確實性，在此石室（實際為一山洞）中，同時尚發掘出甚多打製之石器與陶片，足以證明此石室（山洞）曾為初民之居所，又從所發現之石器與陶片觀察，與完工及札賚諾爾等地所發掘之早期鮮卑墓葬物，有其相似之文化特徵，於焉可以證明石室之原住民，當為最早期之鮮卑族。

註十八：有關此石室發現之專文可參見：康樂氏所撰之「鮮卑石室的發現」一文，文載「歷史」月刊第五期，民國七十七年六月一日台北歷史月刊社發行，另中國大陸「民族研究」雙月刊於一九八二年第四、第六期載有「鮮卑石室所關諸地理問題」及「鮮卑研究的一座豐碑」等文。

據魏書帝紀第一「序紀」所載：

「……國有大鮮卑山，因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

同書卷二太祖則載：

「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處百伐之季，天下分裂，諸華之主，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故躬率六軍，掃平中土，凶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以為魏焉。」

從魏書帝紀二段史料可知鮮卑之起始，至成帝毛，約有六十七代，至北魏太祖則近百代，向者每一世代或以三十年、或以二十年計，此處姑以二十五年計，百代則有二千五百年，按北魏太祖拓跋珪在位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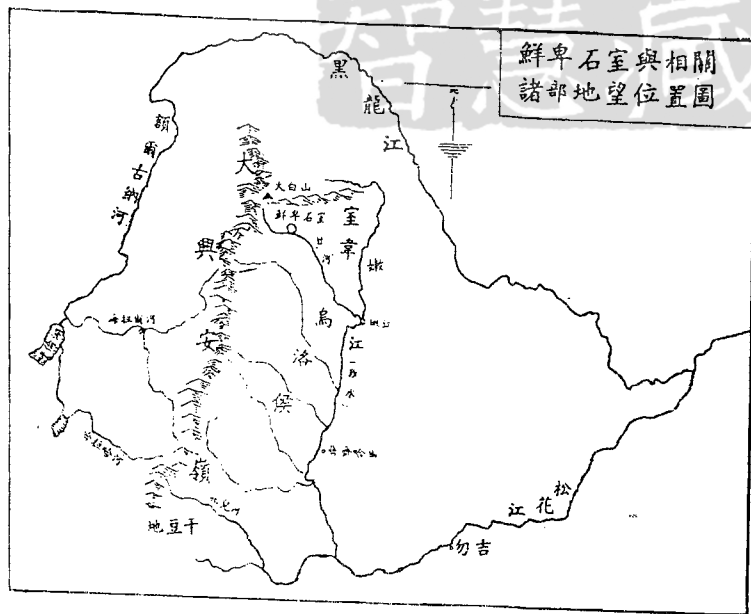
爲四世紀末至五世紀初（西元三八六—四〇九年），以此向上推百代，則爲西元前二千一百餘年，時當中原夏代，其時爲新石器時代，而在嘎仙洞鮮卑石室所發現之石器、陶片，亦屬新石器時代之遺物，與人類進化史之演化程序，相當吻合，因此可以認定鮮卑石室附近之大興安嶺，應爲最初之鮮卑山或大鮮卑山，此山林木參天，禽畜繁多，兼以爲嫩江上游，漁產豐碩，附近漁獵居民遂呼此山曰「祥瑞山」或「神山」，於是復因山而名族，稱此附近之民曰鮮卑人；此後部份族羣漸次沿大興安嶺、嫩江流域南下，逐次凝聚發展，勢力漸盛，與匈奴相鄰之後，遂爲中原諸夏稱之爲東胡，原來發源之地反而湮滅而不爲人知矣！

及至爲匈奴大破之後，東胡之衆向東北向逃亡，沿興安嶺而奔，到得以庇護棲息之處乃停，乃名所棲息之山爲鮮卑山，此即兩漢書、三國志等史冊所載之鮮卑山，此可以目之爲因人名山之鮮卑山，唯其因人名山，凡鮮卑人棲息之山，皆可名之爲鮮卑山，此所以後代史冊中考證爲鮮卑山者，自西北利亞，整座大興安嶺山脈，乃至隴西之祁連山，皆有名之爲鮮卑山者。

綜合以上各節，當可明瞭，約當新石器時期，亦即中原之夏代，在今中共所置呼倫貝爾盟鄂倫春自治旗境內（原興安省阿里河附近，註十九），嘎仙洞鮮卑石室附近，有一族羣，稱庇護其蕃息之山爲「鮮卑山」（祥瑞山或神山之意），於是此族羣遂稱之爲鮮卑人（因山名族），此後此族羣漸南下，經千餘年之蕃息，族衆既多，力量亦強，及其與匈奴爲鄰時，遂爲中原諸夏稱之爲東胡，當匈奴頭曼、冒頓單于初期，東胡之勢力且較匈奴爲盛，惟不知將盈保泰，對匈奴索求過甚（取匈奴之寶馬，單于所愛鬲氏及甌脫之地），冒頓單于不能忍，乃出兵伐東胡，東胡大敗，部衆四散，匿藏於大興安嶺山脈之中，以林木參天，不利匈奴騎兵之追擊，乃得免，於是遂呼庇護之山曰鮮卑山（因人名山），是以稱鮮卑山者有數處之多，而其最初發源之鮮卑石室所在之鮮卑山，反而失其所在，迨至民國六十九年，始爲文物工

作者所發現，於是以上推論廼告成立，茲參考有關資料將鮮卑石室所在位置，簡繪略圖附列於後，以爲參考之用。

註十九：興安省原爲人煙稀少之處，所謂「阿里河」者，一般地圖均未標出，而甘河上游，一般地圖均無地名，經輾轉查詢，得民國五十九年出版，由國防部情報參謀次長室與聯勤總部測量署編制之「中華民國分省地圖」，查得此項地名。



明末清初天山北路和碩特部勢力之消長

張哲誠

和碩特 (the Khoshotes) 的歷史有了真正的開始，不管在西方或東方的文獻上，都是以哈尼諾顏洪果爾 (Khana Noyon Khongor) 為起點。在血統上，他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哈布圖哈薩爾 (Khabutu Khassar) 的後裔^①。哈薩爾以下，到了阿克薩喀勒代諾顏 (Aksargudi Noyon) 的時候，部落因分為二，各由其子 Arrak Tommur 和烏魯克特穆爾 (Werok Tommur) 所領，和碩特王家便是出於烏魯克特穆爾一脈。烏魯克特穆爾傳子 Dorong Dutshin^②，後者育有三子，分別是 Run Togadai (圖古堆)、Chingsen 和 Tummur，自此，其家族又有了「Galagas」之號。Run Togadai 傳子 Sam Mulkho (或作 Sai Malakhu，賽謨勒呼)，傳子 Attakhai，傳子 Nagudi (或作 Nagadai，那郭代)。那郭代有八個兒子，最長的名為 Rassas，有兩個兒子，分別是 Ubak Chingsan 和 Boko Mirsa (博貝·密爾咱)，後者之子就是哈尼諾顏洪果爾。由於 Ubak Chingsan 的孫子 Shuker 去世後絕了嗣，乃由洪果爾繼承家業，並在一些宰桑 (Saissan) 和部落首領的逼迫下，娶了 Shuker 的遺孀 Akho Khatun，而生下了著名的五虎 (Tabun Bars)，分別為拜巴噶斯 (Boibeghus Baatur)，昆都崙烏巴什 (Tummeda Usang Kundelung Durgatshi Ubasha)，圖魯拜琥 (Turubaikhu)，色稜哈坦圖爾 (Sussaktu Ching Baatar?) 和布雅鄂特歡 (Bayan Otchun Baatur)。洪果爾另與一妾，生了 Khammugai Mintu 和哈納克士謝圖 (Kainuk Tas-hutu)^③。當時與和碩特聚牧於天山之北，阿爾泰山之南者，還有綽羅斯王家 (the Choros) 的準噶爾 (Sungars) 和杜爾伯特 (the Derbets) 及克烈 (the Keraites) 王部 (Wang Khan) 後裔的土爾扈特 (the Torguts)^④，遂稱為四衛拉特 (Durben

Uirad)。

十七世紀以前的和碩特史，實難以查究；就是顯赫一時的綽羅斯家族，亦復如此。儘管綽羅斯世系可以上推到也孛汗 (Yoboghan Mergen)^⑤，其後也出了著名的脫歡太師 (Toghon Taishi) 和額森汗 (Yassan Khan) 父子。但在額森死後，部屬分散，雖其世系仍可考，然僅存名號，要到巴圖爾琿台吉 (Baatur Khungtaid-shi) 和達賴台吉 (Dalai Taidshi) 時，才有了明確的歷史。至於土爾扈特，其統治家族號為「Yelikü」，王罕是其最著名的一個祖先，後來，在北元初期權傾一時的衛拉特之特克喀古特 (Kerguds) 的烏格齊哈什哈 (Ugetshi Khaskhagha) 與額色庫汗 (Esseku Khan) 父子，亦是其家族之成員，再往後也都是連串的人名，而無事蹟可考，直到和鄂爾勒克 (Khu Uruk) 後，其發展才有了清楚的記載。由此可知，所謂的「四衛拉特」聯盟的出現，最早也應該要在十六世紀的後半葉了。

額森太師在景泰元年 (A.D. 1450)，襲破脫脫不花，吞併諸部，領地東至女直，西至赤斤蒙古，遂自立為可汗，稱大元田聖大可汗，「田聖」華言「天聖」也。此時阿剌為額森大將，一說為知院，求為太師，額森不許，阿剌怒。也先因殘忍荒酒色，諸部稍解散，乃忌阿剌，欲討之，恐不勝，而自遣其子守西番，召阿剌二子從。先煽殺阿剌次子，阿剌懼，詐言兀良哈盜馬，請召還其長子合擊之，額森使賽刊、大同二王與俱臨行，賜焉，中途阿剌長子亦中燭死。阿剌益怨，給賽刊、大同前渡川，自後率部落三萬，趨額森所數之。額森與伯顏帖木兒等議帳中，為阿剌故部典所刺殺。賽刊王聞變，領七千人蹕之，既知額森死，棄衆南走，為部下兒答追及射殺，而大同王領其人馬西奔。於是額森諸子分部北邊，有火兒忽答等徒居干趕河，弟伯

都王姪兀忽納等往依其姊所嫁之哈密。天順（A.D. 1457-1464）間，額森之子迤北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朝明廷，復稍長，與毛里孩諸酋拿兵爭雄長，此後，在明人的記載上，其承襲代次便不可考^⑥。

當時的瓦剌，除了額森諸子所部外，應以散布在哈密、土魯番一帶的部落最為活躍。有拜亦撒哈者，於成化五年（A.D. 1469）時，曾率四百人，皆披甲至哈密城中，令哈密人捧使入貢，以覘明之虛實。初，瓦剌加思蘭率四方騎至把思渴地方，拜亦撒哈與哈密人俱稱服。在「明實錄」中，關於拜亦撒哈的都是一些隨哈密使通貢的記載。唯一一次的動武，是在成化五年，他擁衆至赤斤與哈密之交的苦峪地方抄掠，有敢班等亦率衆追至莽東川，互相讎殺^⑦。成化七年，還見他以瓦剌平章的名義，差頭目哈刺忽思同哈密王毋所差頭目馬黑麻一起朝明，其後便不再有關於他的記載了。

亂如思蘭，不知其所出，史稱其「有智術，善用兵。其初部下止三四百人。在迤西土魯番地稱雄，貢使多苦之。天順間，勅賞招撫，乃移近哈密城外巴兒思渴之地」。此巴兒思渴之地，應即同於前述之把思渴地方。後爲太師，有衆數萬，進止惟其所命。成化初，爲其族弟亦思馬因所殺^⑧。時瓦剌有兩太師，一爲克捨，一爲革捨。亦思馬因與克捨善，常一同進出於瓜、沙二州一帶。成化十八年（A.D. 1482）左右，亦思馬因與克捨皆卒。亦思馬因所部本遊牧於甘肅迤北亦集乃等處，又稱爲野也克力地方。亦思馬因死後，其酋長曰亦刺思王，曰滿哥王，曰亦不刺因王，因部落爲迤北大達子劫殺，乃各遣其頭目川哥兒等三十四人款肅州塞，要求互事，及有事時准予避走威遠地，許之^⑨。

克捨卒後，部下擁其弟阿沙赤爲太師。成化二十二年（A.D. 1486），與革捨弟阿力古多有隙，相讎殺，而西走據哈密，尋引去^⑩。遂有瓦剌養罕王代之而興。明年，養罕王將入寇明境，哈密罕慎報預之，不得利去，養罕王憾之，兵還掠其刺木城。又與阿力古多兀王

合兵，謀犯甘肅。且欲與罕慎結姻，罕慎不肯從，但恐哈密力不能支，因而求援於明，明廷亦無計可施，僅要其「曲意調護，使（養罕王）革心悔過，仍多方用間，分散其黨，保爾部落^⑪」。是時，哈密除受養罕王及阿塞太師逼脅而未獲寧處外，其國境內外亦受有多股外來勢力的威脅；如「虜酋瓦剌阿沙（赤）太師，與其平章把禿撒及阿力古多王、兀麻捨王等，分駐察罕、阿刺帖兒等境。而羽奴思王子鎖擅阿麻王復侵奪察力失等四城^⑫」，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至哈密需索。稍不果願，輒肆侵陵^⑬。野也克力達子當時分屯於失把力哈孫及擔山之地；瓦剌小列禿則居於北山。早先，阿力古多曾脅罕慎欲與和親，小列禿聞之，乃欲移至瓜、沙二州潛駐，後來因明廷制止和親，小列禿遂仍留牧其地。

「明史瓦剌傳」中曾談到，在「弘治（A.D. 1488-1505）初，瓦剌中稱太師者，一曰火兒忽力，一曰火兒古倒溫，皆遣使朝貢。時土魯番據哈密，都御史許進以金帛厚啗二部，令以兵擊走之，其部長卜六王者，屯駐把思渴」。是役，尤侗在其「明史外國傳」中亦曾提到：「弘治九年，阿黑麻復破哈密，令其將撒他兒同奄克孛刺住刺木城。奄克孛刺密結瓦剌小列禿，襲斬撒他兒，據哈密。阿黑麻遣兵圍之，哈密舉火，小列禿來援，退走^⑭」。文中的阿黑麻，即東察合台汗國尤努思汗（Yunus）的次子，繼承了伊犁與喀什噶爾一帶，後又兼併了畏兀兒斯坦的大部份，因而以土魯番作爲自己的都城。據說他曾與瓦剌人大戰兩回，瓦剌人稱之爲「阿刺扎汗」（Ala Qa Khan，意爲嗜殺之汗^⑮）。則其與瓦剌人大戰之事，當是指對小列禿而言。曾親自參與其事的許進，在其「平番始末」一書中，對此有很詳細的說明，是極珍貴的第一手史料，今簡單的轉述於下。

永樂（A.D. 1403-1422）中，封元之遺裔脫脫以哈密地，爲忠順王。哈密之人凡三種，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刺灰，皆務耕織，不尚戰鬥。脫脫善撫之，國殷富。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弩溫答力國事，嚴毅有威，國人畏服。成

化九年（A.D. 1473），速檀阿力王侵哈密，與戰不勝，遂虜王母，金印以去。朝廷調集諸軍駐苦峪地方，往張聲勢，土魯番聞之，堅陣以待，而諸軍不敢前，自是土魯番謂中國兵易與，志頗驕橫。

成化十四年，造檀阿力王死，其子立，是為阿黑麻^①。明守臣謂其國已易主，請乘間封王，遣之國。乃選畏兀兒種都督罕慎，封為忠順王，遣送入哈密，時成化二十年。未幾，阿黑麻怒曰：「罕慎，賊族也，安得為王」。弘治元年（A.D. 1488），率眾假以欲結親罕慎，執而殺之，隨即遣使稱貢並求為哈密王，不許，乃以城池、金印歸守臣而去。弘治五年，明得安定王姪，名為陝巴，係忠順王子孫，封為王，使之國。阿黑麻怒，明年，假以都督阿木郎嘗剋其茶物，又嘗虜其人畜為辭，入侵哈密，殺阿木郎，且虜陝巴、金印以去。後，阿黑麻復侵哈密，據之。轉掠罕東衛，詐稱精兵一萬，欲取甘州。弘治八年，阿黑麻返土魯番，留其大頭目牙蘭與撒他兒守哈密。二月，阿黑麻貽書罕東都督只克，自稱速檀阿黑麻可汗，曰：「在前，我祖宗拜答兒主人的子孫在哈密往來，你沙州、公州大小人民皆屬管束進貢。此地原是我祖宗住的地方，如今我得了緣，何不照前例進貢。今後若投順與我，不然便動人馬來問罪」。而住守苦峪的哈密衛都督奄克字刺亦遣其頭目脫脫忽、寫亦虎仙等來朝，告以受土魯番侵逼之苦。時，明廷僅交待其人常差人密切哨探，遇有可乘之機即便來報。

先前，野也克力之蒲可王等曾去甘肅見衆大人，領了賞賜回來，滿心欣喜。後因避大達子之劫殺，乃有赤刺思王、亦上因王、蒲可王、奴秃卜花太師和哈刺忽平章等，從哈密地方上，領着部下人口，回到亦集乃地方住着，聲稱要與朝廷出氣力。又有小列秃者，北虜瓦剌部人，舊住哈密以北把思濶之地。因與哈密結親，妻罕慎以妹。阿黑麻之襲罕慎也，小列秃實救之。既而并殺其妹與其兄。小列秃由是銜之，凡與仇殺者數年餘。許進聞之，遣使招之。時因阿黑麻殺其講和使者，復有野也克力頭目奄克台等三十人之遊說，遂決定與明結盟。

七月，有阿黑麻欲東向之消息散布於各地。小列秃乃率其部下，并糾其鄰夷小察罕都、大察罕都，共四千騎而西。阿黑麻拒之于乞台哈刺兀之地，土魯番敗走，小列秃與其頭目脫羅台亦中流矢死。其子卜六河歹襲為大師，移住哈密北邊四、五日路程的黑察察地方。阿黑麻則先到敏昌，再回土魯番做虎兒斑節，仍留牙蘭等守哈密。

同年十一月，小列秃遣其弟卜六賽罕王等十六人至明軍集結的羽集也川營地，曰：「土魯番原與我每仇家，我老子因此與阿黑麻斷殺，中箭死了。如今我哥哥卜六阿歹做了太師的職事，終日要報此仇」。未幾，許進潛師遠襲哈密城，牙蘭、撒他兒乘間逸出。先是牙蘭、撒他兒之被襲，牙蘭有名馬，日行七百里，越宿至土魯番，阿黑麻聞之大驚。欲遣牙蘭還追明軍，牙蘭難之，復遣其魯克克可失率八百騎而出。過哈密見城已殘破，乃不攻而東。至哈刺克，以掠罕東並窺明邊。時許進遣卜六賽罕王適至哈密，乃以克克可失之事語其太師卜六阿歹。卜六阿歹即率精騎要擊之於也力帖木兒之地。克克可失遁歸，阿黑麻聞之，俱。因與牙蘭謀曰：「我經營哈密二十年，中國已不復望。不意瓦剌餘孽相與為梗如此，豈天意耶」。乃有求和之心，但牙蘭勸令勿求和。弘治九年，三月，阿黑麻乃自將其衆與其魯撒他兒復襲哈密，破之。時小列秃人馬都在把濶地方坐住。太師聞訊，就聚了頭目計較。失差了奄克字羅忽領一千人馬去收復哈密那邊的拜烟答城。又遣卜六賽罕王、掩答孩平章領兵往土魯番。自領大軍往哈密而去。阿黑麻攻下哈密後，本欲住下，但城已殘破，又聞小列秃人馬有些在把濶地方，又有些在失把力地方，修城已來不及，乃領得人馬回土魯番，只留撒他兒着守哈密。未幾，撒他兒移駐刺木城，六月，為小列秃軍所襲殺，收復哈密。阿黑麻以絕貢失互市，窘甚，上書願悔過，還陝巴及金印，易前四十餘使，予貢如故，戰事乃暫告中止。

由前文可知，「明史瓦剌傳」裡的卜六王，即指卜六河歹太師，而阿黑麻蘇丹兩次與瓦剌的交戰，可能便是指他同小列秃父子對哈密的兩次爭奪戰。有關卜六王的事蹟，「明史瓦剌傳」繼續說到。正德

十三年 (A.D. 1518)，土魯番犯肅州，守臣陳九疇因遣卜六王綵幣，使乘虛襲破土魯番三城，殺擄以萬計，土魯番滿速兒畏逼，與之和。嘉靖九年 (A.D. 1530)，復以議婚相仇隙，土魯番益強，瓦剌數困敗，又所部輒自殘，多歸中國，哈密復乘間侵掠，卜六王不支，亦求內附，朝廷不許，遣出關，不知所終。

瓦剌在卜六王之時，勢已趨衰。其原因除了與土魯番相仇殺外，由於來自河套、陰山一帶的蒙古部落不斷地向西活動，亦應是一個重要因素。明正德四年 (A.D. 1509)，小王子丞相亦不剌與阿爾禿斯，避小王子，擁衆萬餘掠涼州。又請居哈密，主西域貢，爲中國外藩，議者不許。乃侵青海之罕東、安定、阿端和曲先四衛（諸衛地在黨河、柴達木和羅布泊東南一帶），掠諸藩，盡有其地，八年，又西入烏思藏屯據。正德九年 (A.D. 1514)，小王子部長卜兒孩以內難，復奔西海，依亦不剌。嘉靖十二年 (A.D. 1533)，俺答 (Altan Khan) 兄吉囊擁衆十萬四掠，大破亦不剌，收其部落大半而去。亦不剌據青海二十餘年，爲吉囊所襲，惟卜兒孩獨全，遂稱卜失兔汗，盤據四衛，爲莊寧邊患久，亦郎骨、土魯番諸番皆苦之，則卜兒孩之勢力竟亦及於土魯番一帶。時北部俺答猖獗，羨青海富饒。嘉靖三十八年 (A.D. 1559)，乃携子賓兔、丙兔等數萬衆，襲據其地。卜兒孩竄走，不知所往。遂留賓兔據松山，丙兔據青海。除了丙兔外，青海尚有其他屬於右翼三萬戶的大酋，如火落赤因迪佛懸住蟒刺、捏土兩川（今河曲地方），與鐵雷等接連搶番，及犯洮、岷、河州地方。

俺答在襲破卜兒孩之前，曾於嘉靖三十一年 (A.D. 1552)，行兵於衛拉特（即瓦剌），在控奎扎卜罕地方 (Kunggei Sabkhan, 今烏里雅蘇台附近)，殺了奈曼明安輝特 (Naiman Mingghan Khoit, 意爲八千輝特) 之諾延瑪尼明阿圖 (Mani Minghatu)，將其表兄併甥婦 Jigeke Agha 及儿子 (Tokhai 和 Kokter) 並所屬人衆全行收服，而光復一和林城 (Khoning, Karakorum)。嘉靖

四十一年 (A.D. 1562)，俺答汗之姪孫庫圖徹辰洪台吉 (Khutkai Setzen Khungtaidshi)，亦行兵衛拉特，這位徹辰洪台吉即「蒙古源流」之作者小薩囊徹辰 (Ssanarg Setzen) 的祖父，他敗土爾扈特於額爾濟斯河，殺喀喇博郭羅，豎立黑轟於神前，將錫木必斯 (Sinbis)、土爾扈特存留一半，安置其地，遂徵兵。萬曆元年 (A.D. 1573)，徹辰洪台吉爲復弟仇，出兵攻打在托克摩克 (Togmak) 的阿克薩爾汗 (Aksar Khan) 於額錫勒，大敗之，生擒阿克薩爾汗之子。此阿克薩爾汗，實即 Kirghiz Kazaks 之王 Ak Nazar Khan，乃拔都兄白帳汗歐爾達 (Orda) 的後裔。時徹辰洪台吉之族兄弟，布延巴圖爾 (Buyan Batur Kungtaidshi) 聞徹辰洪台吉兄弟加兵於衛拉特，遂將輜重留於巴里坤 (Barkul)，以次行兵於衛拉特，征服了瑪尼明阿圖之子額色勒貝 (Esilban) 之八千輝特遺落。而徹辰洪台吉亦在濟拉瑪汗山 (Jalman) 遭遇一由喀木蘇 (Khamsu) 和都哩圖 (Durtu) 所領的巴圖特 (Baghatud) 諸部，破其軍後，又遣其子鄂勒哲伊勒都齊 (Uldshei Ilduchi) 挺軍而前，在圖巴汗 (Tobakhan) 之陽，收服了以必齊喀錫格沁 (Bajira Shigetshin) 爲首的綽羅斯四部，遂班師而回。

在班師的途中，徹辰洪台吉從博爾吉爾地方 (Bulunkir) 遣使至布延巴圖爾處，以額色勒貝深受其族人敬重，又無二心，不如使領所部。布延巴圖爾當時既已佔領輝特地方，又生擒額色勒貝，當然不願如徹辰所請，並斥退使者，不予接待。額色勒貝因見徹辰之恩，便大加招待使者。此與令布延巴圖爾大爲光火，而在衛拉特人之前羞辱了額色勒貝一番。未幾，額色勒貝在一些衛拉特人的擁護下，起兵襲殺了布延巴圖爾於克爾齊遜河 (Kerchisun)，時約一五七五年。額色勒貝在逐走蒙古人之後，使許多衛拉特首領都重獲自由，於是就成了諸衛拉特的領袖。從此，卻也開始驕縱起來，荒於酒色。乃有土爾扈特的 Abuda Budshi (意爲神射手 Abuda，因爲他是第一個把火槍引入衛拉特的王公) 在一些衛拉特王公的主持下，起兵攻殺了額色勒貝，時約十六世紀末。再後，衛拉特便進入了和碩特與準噶爾

爭雄且大肆向外擴張的時代。

綽羅斯從額森之後，綜合「欽定西域同文志」卷七，「天山北路準噶爾人名」與Howorth在其「蒙古史」冊一之六一三頁所列之世系表，其世系大概如下，額森諾顏傳次子額斯墨特達爾汗若顏（Ushtomoi Darkhan Noyon），傳子額斯圖來，傳子哈木克台什（Khamuk Taiishi），有子，名爲Ushani Taiishi，阿喇哈青森（Arkhan Chingsen）和Ochuni Ongoi。後來Ushani Taiishi和Ochuni Ongoi都絕了嗣，故只剩下阿喇哈青森一系，因有二子，翁郭楚（Ongozo）和翁郭爾輝（Ongorkhoi）¹⁷，部落乃分爲二，此即準噶爾與杜爾伯特之由來，翁郭楚便是準噶爾王家之始祖。後傳子布拉台什（Bulai Taiishi），其子名爲哈刺忽刺（Kharakhulla），因他曾射殺過此種叫爲哈刺忽刺的野獸，所以得此綽號，其真正的名字，便是大家熟知的巴圖爾琿台吉¹⁸。

西元一六一六年（明萬曆四十四年），由於受到來自外蒙的喀爾喀（Khalkas）諸部的攻擊，其父避走於西伯利亞。巴圖爾琿台吉因娶了土爾扈特部長和鄂爾克的女兒，遂走依於游牧在額爾濟斯河上游的土爾扈特，而在齊桑泊（Saissankul）一帶慢慢的發展起來。自從俄羅斯人在西元一五九八年打败了西伯利亞的庫程汗（Kuchum Khan）之後，鄂畢（Ob）和葉尼塞（Yenissei）的上游地方，便陷入了一片紛亂之中。準噶爾於是認爲Barabinski草原和Tara河一帶的突厥部落，都應向其稱臣納貢，所以，早在西元一六〇六年就以武力進入該區以確立宗主權。俄羅斯人因而組織了一支由Tatars和Cossacks所構成的軍隊，前去對抗準噶爾人，不幸敗回。準噶爾人不僅西與俄羅斯抗衡，在東方亦與其世仇——喀爾喀的和託輝特部（即俄人所稱之Altan汗國）不斷的起衝突。

巴圖爾琿台吉因住牧於喀喇額爾濟斯河河谷，亦與俄羅斯人和Altan汗國都有交通。西元一六二〇年，他領兵四千東征，曾攻佔了和託輝特部在Ubsa湖畔的都城，然回師時，遭蒙古人之埋伏，損失慘

重，僅與少數人朝鄂畢河方向逃去，後來在Chumish河口重整旗鼓，杜爾伯特部長達賴台吉時亦避禍於西伯利亞，乃率所部與之會合，而引起了俄羅斯人很大的恐慌。當時，該地已被衛拉特的Sengul太師所據。在俄羅斯人的支持下，Sengul聯合了一些小部落來對抗入侵的巴圖爾，其盛時，附近的蒙古人、Kirghiz、Kazaks和Nogays都承期號令，兵力最遠時可及於Bashkirs和Barabinski。但在二六二三（明天啓三年），於俄羅斯人與之斷絕關係後，巴圖爾便乘時代起。

既得意於西邊，巴圖爾又想向東擴張，起兵東征，仍爲喀爾喀諸部所敗。只好再向西發展，以致於在俄國政府的年報裡，常有衛拉特入侵邊區或支助西伯利亞一些部落反俄的報告。西元一六三四年，其部落移居到伊犁河谷，且入侵天山南路，抄掠了許多城市。又與和碩特的圖魯拜琥應黃教之請，一同進軍土伯特，而獲達賴五世封爲「洪台吉」（Kungtaidsi），並頒賜「Erdeni Batatur」之號。明年，其父卒，巴圖爾乃正式成了準噶爾部長。一六三八年，因與俄羅斯達成互不侵犯協定，於是在阿爾泰山以北置一太守，以其弟Kula Taiishi爲之，駐於額爾濟斯與鄂畢之間。接著他又爲喇嘛們蓋了固定的居所，也大量地引入農業，在這些固定的居所中，最大的一個是在額敏河（Imil）畔的Kubak Sari，是他最常停留的地方。在其西境，巴圖爾除了與俄羅斯爲敵外，亦與哈薩克（Kirghiz Kazaks）交惡。尤其是在巴圖爾遷到伊犁谷地後，雙方衝突日劇。西元一六三五年，巴圖爾侵入哈薩克，敗其大首領Ishim Khan（即AK Nazar Khan之孫），擒其子Yehangir sultan。Yehangir脫逃後，襲了汗位，便時常與兵侵擾準噶爾，幾乎年年都有戰爭。西元一六四三年，巴圖爾在和碩特的鄂齊爾圖（Ueshirtu）和阿巴賴（Abai）的援助下，率了衛拉特兵一萬五千及被征招的其他部屬的一萬多人馬，出征哈薩克，掠走Alat Kirghiz和Tokmani的兩個部落，時Yehangir雖僅有兵六百人，但在武器配備上佔了優勢，致

使巴圖爾損失了將近一萬人，未幾，有一哈薩克的 Yalantush 王子帶兵兩不赴援，逼退了巴圖爾入侵之軍。巴圖爾有九個妻子，共生了十二個兒子和兩個女兒。這兩個女兒後來分別嫁給了和碩特的鄂齊爾圖和巴巴賴。準噶爾因在巴圖爾的積極經營下，國勢轉盛，奠定了日後噶爾丹 (Galdan) 和策妄阿喇布坦 (Tse Warg Arabtan) 向外擴張的基礎。反觀和碩特，卻因內部各自的發展而削弱了整體的力量，最後終於被準噶爾趕出天山北路。

據祁韻士之「皇朝藩部要略」卷九的「厄魯特要略」所言，直到十七世紀的四十年代，和碩特仍是四衛拉特中最強的一支。至於其興起的經過，在漢文資料上幾乎沒有什麼記載。甚至於在 Sumba Khambu Ishibajur 所著的講述青海和碩特歷史的「青海記」(Kike Naghur Domo gh) 中，亦未提及圖魯拜琥之前的和碩特情形。依清人的記載，都只是簡單的「圖魯拜琥，號顧實汗，其祖博貝密爾咱始稱衛拉特汗，其父哈尼諾顏洪果爾繼之」等寥寥數語。

洪果爾死後，拜巴噶斯因是長子，分得了大部份的產業。西元一六六時，四衛拉特衆諾顏等，互相約定每人各以其子一人爲僧。準噶爾的巴圖爾及其兄 Shukur、杜爾伯特的達賴台吉、土爾扈特的和鄂爾勒克與和碩特的昆都崙烏巴什等各遣一子出家。時拜巴噶斯尚無子嗣，遂於部中挑出古魯泌 (Gürügechin) 族的商嘎思什 (Shan-egaa) 的札雅·班第達 (Zaya Pandita) 代之。拜巴噶斯後來生有二子，即鄂齊爾圖和巴巴賴。拜巴噶斯無子嗣的事情，亦可見於張穆之「蒙古游牧記」卷十一「阿拉善額魯特蒙古游牧所在」：「拜巴噶斯，青海顧實汗之兄也。初無子，育顧實汗之子巴延阿布該阿玉什爲己子。後自生子二，長鄂齊爾圖，號車臣汗；次阿巴賴，游牧河西套，巴延阿布該阿玉什號達賴烏巴什，有子十六，居西套者十二」。

札雅·班第達於出家後，首先受教於來自西藏的著名黃教大師 Manchuri Khutukhtu，然後經青海入衛藏。在那兒待了二十二年，於一六三八年，回到了衛拉特。他先與鄂齊爾圖在齊桑泊南之

Tarbogatai 山的 Kharbaghai 地方渡過冬天，並爲拜巴噶斯舉行超渡儀式。一六四〇年，受喀爾喀七部之札薩克圖汗之迎請，自 Temür Chörög 地方出發，前往外蒙古，於該地備受禮遇，號爲七部及三大可汗之師。旋七部喀爾喀、四部衛拉特會盟，蒙古札薩克圖汗、衛拉特之巴圖爾和鄂齊爾圖二台吉等均與會，除了雙方盡棄前嫌，握手言歡外，又制定了一部法典，以使通行於蒙古和衛拉特。所以，札雅·班第達之到喀爾喀，並不全是爲了傳教，應亦有心於促進喀爾喀與衛拉特之和諧。一六四二年札雅·班第達仍和鄂齊爾圖在一起，後鄂齊爾圖前赴衛藏進香，札雅·班第達乃轉居昆都崙烏巴什處，於鄂齊爾圖回衛拉特後，再回其居所。一六四四年（清順治元年），受 Darkhan Tsordji 之邀請，到額爾濟斯河畔的一座寺院去譯經書。時，鄂齊爾圖之母卒，乃至 Ulaghan Übeitu 地方，爲其超渡亡魂。一六四五年，又赴土爾扈特作法會。一六四七年的夏天，札雅·班第達與巴圖爾在一起，冬天則與阿巴賴同住。明年，他創製了「托特」文 (Todor Khai usug)，這種文字，至今仍被衛拉特人使用着。此後，他前往衛藏在拉薩 (Lhasa) 會晤了達賴喇嘛和顧實汗，再赴青海和達賴理台吉 (Dalai Kuntadsin) 處。一六五二、五三，又回衛拉特與鄂齊爾圖和阿巴賴在一起。明年，爲巴圖爾理台吉舉行渡亡法會。一六六二年（清康熙元年），札雅·班第達於再次赴藏途中，入滅。

拜巴噶斯之產業後來就由鄂齊爾圖和阿巴賴繼承，鄂齊爾圖領着所部居住齊桑泊及伊犁谷地一帶，號爲車臣汗。鄂齊爾圖汗有一女 Ana Dara，嫁給「巴圖爾的五子僧格 (Senghe)」^{①9}。僧格後繼巴圖爾爲準噶爾部長。西元一六五七年，曾帶兵攻打了在葉尼塞一帶的 Lobdang 汗，又併吞了和碩特布雅鄂特歡的部落。後其異母兄車臣及卓特巴巴圖爾與爭屬產，雙方數度攻殺，最後僧格兵敗被殺。車臣以其爲巴圖爾理台吉之長子，欲坐大位，但遭到宰桑們的反對，致兵連禍結。時僧格之弟噶爾丹（生於一六四四）正在西藏的寺院過其喇嘛的修道生活。達賴五世特準其還俗，遣歸。噶爾丹於是外假達賴喇嘛爲援，內以結其父兄舊屬臣民，藉名報仇，並娶了僧格之遺孀 Ana

，以取得鄂齊爾圖汗之援助。遂執車臣，戕之。卓特巴巴圖爾與弟卓哩克圖和碩齊奔青海。噶爾丹既平夷內亂，進而欲併其伯父 Shuker 之部，但為 Shuker 所敗，逃依鄂齊爾圖汗，時為一六七三年。其後因又與鄂齊爾圖起了爭執而回到伊犁谷地自立門戶，三年後，噶爾丹起兵突擊了 Shuker，生擒之，並殺其子 Baja Mandshi，其孫

Kharad Taidshi 時年十三，逃往土伯特，再轉依中國。同年，據 Unkowski 說，鄂齊爾圖汗已駐軍於 Sout Kul 或 White sea（即賽里木 Sairam 湖），並打算由塔拉肯山口（Talki）入伊犁谷地襲噶爾丹。不料噶爾丹預聞之，搶先在山口的通道上攔截了鄂齊爾圖的人馬，將之擊潰。鄂齊爾圖逃回齊桑泊去，因被追及，以致身首異處。其屬民有部份被噶爾丹所併，有部份由其子 Erdeni Kungtaidshi 所領，逃往青海去依和碩特的達賴台吉了^{②0}。

但是依中國的資料，鄂齊爾圖汗是在西套被噶爾丹所襲殺的。在「蒙古游牧記」與「皇朝藩部要略」裡都提到：「康熙十六年（A.D. 1677），準噶爾台吉噶爾丹以兵襲西套，戕鄂齊爾圖，破其其部，鄂齊爾圖妻曰多爾濟喇布坦，與喀爾喀墨根汗額列克妻，皆土爾扈特汗阿玉奇女兒也。額列克孫察琿多爾濟，號土謝圖汗，偵噶爾丹侵鄂齊爾圖，兵援之，不及，多爾濟喇布坦奔土爾扈特^{②1}」。鄂齊爾圖與噶爾丹最後決戰之地點，中國史書上亦不曾明載。不過從四庫版的「平定朔漠方略」所記，知噶爾丹確於康熙十六年末入侵西套，今節其相關條文於下：

(1) 十六年十月甲寅，張勇奏曰：厄魯特濟農等為噶爾丹所敗，逃至沿邊，言我等皆鄂齊爾圖汗之子姪，窮無所歸，故至此。聞噶爾丹復逞兵未已，或來追我，或趨喀爾喀，俱未可知。又理藩院奏曰：據張家口報稱，厄魯特來使博瑞額葉等不敢歸，言來時鄂齊爾圖汗、喀爾喀土謝圖汗曾來攻我台吉。

(2) 十二月辛未，張勇等奏報：肅州境內游牧彝人，廬帳萬餘，若輩皆為噶爾丹所敗，自西套來奔，窮困異常。

(3) 十七年七月甲辰，張勇奏報：噶爾丹發兵侵土魯番，稱噶爾丹委其屬下阿爾達爾和碩齊等三頭目領兵三萬將侵土魯番，前哨已至哈密。噶爾丹素稱強悍，人馬繁衆，然其住牧與甘肅相去尚遠。今漸次內移，住居西套，一旦發兵往侵土魯番，前撥已至。哈密去肅州程僅十數日。

(4) 八月己巳朔，張勇等奏報噶爾丹情形，曰：據回報，噶爾丹既殺鄂齊爾圖汗，今歲二月，自其地起兵，不知何向。臣向聞甘屬番人素與僧格輪租，僧格歿屬於噶爾丹。臣召其頭目永柱等訊之，言噶爾丹居西北金山，距嘉峪關兩月程。臣聞噶爾丹遣喇嘛萬春來召番人頭目至河套議事。

(5) 八月己丑，張勇奏曰：噶爾丹遣其寨桑莽奈致書於臣，言我台吉云西北一帶地方皆得之矣，惟西海係我祖與伊祖同奪取者，今伊等獨據之，欲往索取。前此噶爾丹曾遣人調集甘州、南山一帶番目赴西套^{②2}。

據此，大約是在康熙十六年中，噶爾丹與鄂齊爾圖汗已打起來了，後者且有喀爾喀的土謝圖汗之助。到了十月左右，鄂齊爾圖汗明顯已戰敗了，所以其部屬大量的躲入甘肅，噶爾丹遂入據西套。至十七年二月，噶爾丹始離西套，屯於布隆吉爾河^{②3}。但於七月左右又回到了西套，且招甘肅一帶番人頭目議事，據清人所探，其有意於襲據青海。是以，鄂齊爾圖汗是很有可能在西套被殺的。Gerbillon 說雙方決戰的地方，是在一處名為 Kizil Pu 的大湖旁。前述 Howorth 以為此湖乃齊桑泊^{②4}。但若這次戰役是發生在西套地方，則此湖可能即是位於寧夏、甘肅之交，白亭海以西的青玉湖，該湖的東北不遠處，有山名為獨青山，其昔近若「Talki」。所以，鄂齊爾圖或許殞身於此。

鄂齊爾圖汗有子三人，長額爾德尼，子噶勒丹多爾濟；次噶爾第巴，子羅卜藏袞布阿喇布坦，次伊拉古克，絕嗣；三班第達呼圖克圖。鄂齊爾圖被殺後，羅卜藏袞布避走於西藏，後徙於布隆吉爾河一帶。

，土謝圖汗察珅多爾濟以女妻之。時拜巴噶斯從子達賴烏巴什之長子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和囉哩亦避居於額濟內河與阿喇克山陰一帶，而與喀爾喀互為犄角，以防噶爾丹。一六八七年，噶爾丹侵喀爾喀。和囉哩欲往援察珅多爾濟，乞師於滿清，未允之。而羅卜藏袞布自率兵援喀爾喀，遇清使者於道，被勒亦撤歸布隆吉爾。尋，察珅多爾濟為噶爾丹所敗。康熙帝復遣使至噶爾丹處，言「達賴喇嘛向雖遣使定議，令和囉哩與羅卜藏袞布歸併安置，迄今尚未同居，和囉哩雖居游牧邊地，亦未編設旗隊，前喀爾喀與額魯特交惡，和囉哩曾請兵討爾，朕仍諭遣之，欲使爾等安處游牧而已，豈肯給爾兵。因令罷兵，噶爾丹不從。」

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八），羅卜藏袞布阿喇喇布坦卒，其妻及察桑等乃召噶勒丹多爾濟轄其部衆。時噶勒丹多爾濟仍游牧於天山路，於是暫由和囉哩統攝之。噶勒丹多爾濟至，詔授諾顏號，以所部饑，故移牧於阿拉善。未幾，從和囉哩強行徙居歸化城，因懼滿清之討伐，又移回嘉峪關外。噶爾丹死後，噶勒丹多爾濟復經吉爾喀刺烏蘇轉回天山北路故地。然與策妄阿喇布坦不和，乘其將侵哈薩克，詭以兵從，而於中途遁走庫車，不料為回衆所攻殺，鄂齊爾圖裔自此絕。至於和囉哩，以所部數叛，乃於同年（康熙三十五年）降清，仍游牧阿拉善地，詔封為多羅貝勒，給札薩克印。其子阿寶且尙郡主，後因征準噶爾與護送達賴喇嘛入藏有功，詔封為多羅郡王，成為寧夏邊外顧實汗子裔之領袖。

和碩特部在顧實汗與色稜哈坦巴圖爾徙青海後，在天山北路仍有拜巴噶斯、昆都倫·烏巴什和布雅特歡等留牧之。拜巴噶斯早卒，而昆都倫·烏巴什，於一六四八年，侵入了 Bukhara 汗國的 Kat 省，擄走了一大部的人畜，結果被 Abulghazi 汗在 Yuguruk Bach 地方襲破，損失了大半的人馬，因而轉弱。卒後，其產業又被十六個兒子給瓜分，力量大為萎縮。一六五七年左右，布雅特歡又被準噶爾部長僧格所併，於是和碩特在天山北路就只剩下鄂齊爾圖和阿巴賴兄弟較為強盛。阿巴賴因其兄鄂齊爾圖汗不和，後來又曾以兵擊其兄，因戰敗，而自額爾濟斯走於土爾扈特部所在的 Jaik 河一帶。一六七

〇年，因與土爾扈特部不和，大敗之，俘殺其部長朋蘇克（Punzuk）。後來，土爾扈特的一些首領和游牧於 Volga 和 Don 河之間的杜爾伯特，在朋蘇克之子阿玉奇（Ayuka）汗的整合下，攻擊了阿巴賴諸顏，俘獲之，他的屬落四散，大部份都投往準噶爾。據說，他曾被囚於 Mogulsharian 地方的 Chir-tuner-ula 山，後被沈於 Zai 河。至於阿巴賴之戰敗，最早亦不致早於一六九六年。在「平定朔漠方略」，康熙三十五年七月戊午，侍郎西喇以噶爾丹去向來奏，曰：「我等之意，以為噶爾丹更無他往，必投達賴喇嘛去矣。其所以不他往者，昔窩齊爾圖車陳汗之子噶爾且木巴之女阿海，原與策旺喇卜灘議婚。康熙十八年，娶阿海至，不配策旺喇卜灘，噶爾丹自取之。（中略）噶爾丹至烏蘭布通後，策旺喇卜灘盡收噶爾丹之妻子，人民而去。（中略）若圖爾古特之阿玉奇所，有響人窩齊爾圖車陳之弟在道，既遙遠，而阿玉奇之女又嫁策旺喇卜灘，是以阿玉奇所亦不可往也」²⁵。時阿玉奇游牧額濟勒河（The Yaik），地逼俄羅斯²⁶，正對 Bashkirs 諸部用兵，所以知，在康熙三十五年時，阿巴賴應仍相當活躍於準噶爾的西邊——哈薩克台地（Kazakh Uplands）一帶。

昆都倫·烏巴什（又號都爾格齊諾顏）的部落，由於被衆多子嗣所瓜分，而成為許多散落。在準噶爾噶爾丹盛時，因懼其威，咸奉令。噶爾丹敗亡後，其姪策旺阿拉布坦代起，又逼與同處，形同附庸。「清史 藩部傳六」和碩特部「稱昆都倫·烏巴什有子十六人，但有事蹟可考者僅有五人。長子名為克拉喀達賴烏巴什（Kalaka Dalai Ubasasha，又作邁瑪達賴烏巴什），在準噶爾內亂時，他的兩個兒子蒙袞（Mangun）和 Khairtu 逃往俄羅斯；次子烏巴什輝台吉（Ubasasha Kungtaishi），其子弟亦走俄羅斯；三子多爾濟（Dor-dshi Taishi），於一六七五年，領一千五落遷至俄羅斯，居於 Ilek 河。四子額爾克岱青鄂克綽特布（Eka daidsin）。今天山北路珠勒都斯一帶的和碩特部，皆多爾濟及額爾克岱青的後裔。至於在「蒙古游牧記」卷十六之「哈弼察克新和碩特蒙古游牧所在」裡提到：「新和碩特部在科布多城南，（中略）先是和碩特台吉巴雅爾拉瑚之族蒙袞。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率屬來歸，願附新土爾

扈特貝子沙喇扣骨之旗。(中略)沙喇扣骨殘害所屬下人，事耳命移於杜爾伯特近處游牧」。此蒙哀，原注曰世系未詳，或許即邁瑪達賴烏巴什之子蒙哀^②。

多爾濟有曾孫，名為羅卜藏車凌，策妄阿喇布坦以女妻之。雍正八年(A.D. 1730)，準噶爾新汗噶爾丹策凌以兵萬授羅卜藏車凌，遣禦哈薩克，駐於阿里瑪圖沙拉伯勒地方。羅卜藏車凌因此乘機率三千餘戶，由噶斯走青海，欲降清，然清疑其詐降，羅卜藏車凌遂又往他處去。乾隆十年(A.D. 1745)，其子諾爾布敦多克，游牧於額琳哈畢爾噶，遣長子鄂齊爾降清。昆都倫·烏巴什另有一子丹津琿台吉，其子曰阿喇布坦，有子二，長噶爾丹敦多布，子沙克都爾曼濟；次敦多布車凌，子明噶特。準噶爾新汗達瓦齊善沙克都爾曼濟，依任之。時小策凌敦多卜之孫訥默庫濟爾噶爾與達瓦齊攜兵，沙克都爾曼濟擊之，殲其孥。後清軍至，達瓦齊奔格登，沙克都爾曼濟乃降清，時約乾隆二十年。未幾因入覲乾隆皇帝於避暑山莊，詔封為和碩特汗。明年，諾爾布敦多克及鄂齊爾相繼卒，乃以鄂齊爾弟博爾和津襲之。後沙克都爾曼濟則攜子圖們及博爾和津等由珠勒都斯至巴里坤屯牧。既而諸衛拉特復不靖，輝特汗巴雅爾詭稱沙克都爾曼濟掠其部，且將以兵襲巴里坤。結果被清軍所襲殺，冤死。其弟桑濟走奔於額爾濟斯境，杜爾伯特汗車凌復遣親王車凌烏巴什等追剿，桑濟走死，和碩特部在天山北路的勢力至此瓦解。而今天山北路之和碩特，乃多爾濟之裔恭格(Gunga Baltshav)與額爾克岱青之孫雅蘭頗(Errepal)於乾隆三十六年(A.D. 1771)，從土爾扈特汗渥巴錫自俄羅斯歸清的部落，仍住牧於珠勒都斯地方。

註釋

註①：見「清史」，卷五二二，「藩部傳六」之「和碩特」。

註②：「欽定西域同文志」，卷十，「天山北路準噶爾部人名四」之

「和碩特衛拉特屬」，烏魯克特穆爾之子，作為都楞代博，代博或為代青(Dutshin)之誤。

註③：在清代的資料裡，洪果爾似乎只有六子，而以哈納克土謝圖為長子。

註④：見祁韻士之「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魯特要略」。

註⑤：也字汗是一位傳說中的國王，Henry H. Howorth 在其「History of the Mongols」Part I，之「The Choros」中，有詳細的說明，頁五九二～九四。

註⑥：此事詳見，明何喬遠之「名山藏」的「王亨記四 北狄」。

註⑦：見「明實錄」成化五年九月辛巳朔條。

註⑧：見明方孔炤之「全邊記略」，卷五，「甘肅略」。

註⑨：同註⑧。

註⑩：同註⑧。

註⑪：同註⑧。

註⑫：同註⑧。

註⑬：見馬文升之「興復哈密國王記」，時馬文升任兵部侍郎，主其事，故該書實為第一手資料。

註⑭：見該書，卷七，「哈密傳」。

註⑮：見「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 being the Tarikh-i-Rashidi of Mirza Muhammad Haidar, Dughlat」An English Version ed. With Commentary, notes, and map by N. Elias. The translation by E.D. Ross. London. 1972, 頁一二〇～一二三。

註⑯：有關明代土魯番統治者之世系，請詳魏良弢之「明代及清初土魯番統治者世系——兼述東察合台汗國之變遷」，刊於「歷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註⑰：在「西域同文志」裡，以翁郭爾輝為額森諾顏長子博羅訥哈勒

(文轉 28 頁)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行政區劃沿革

宋武

民國三十四年日本宣佈投降不久，中共為擴大叛亂、破壞邊胞各族對政府之向心力，在俄共羽翼下蒙人博彥滿都等在遼北王爺廟（今烏蘭浩特）成立「內蒙人民解放動員會」（東蒙）主張與外蒙合併建立人民共和國；同年十一月，中共指使烏蘭夫在張家口成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西蒙）以推動內蒙自治運動。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博彥滿都在中共、俄共導演下在興安葛根廟成立「東蒙人民自治政府」偽組織，擅以哲里木盟、昭烏達盟、卓索圖盟以及呼倫貝爾部、布特哈部等地區為其領域。同年四月東西蒙在熱河承德會商合併，成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執行委員會」作為其統一領導東西蒙自治運動之組織，由烏蘭夫任主席，博彥滿都任副主席，同時在海拉爾設「東蒙總分會」，由哈豐阿任主席；在赤峯設「西蒙總分會」，由烏蘭夫兼任主席。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中共在王爺廟召開「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選舉烏蘭夫為「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五月一日成立「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中共偽政權成立，「內蒙古自治區」直隸偽中央，其範圍歷年迭有變更，截至民國七十七年底，行政區域為八盟、四級市（區轄市），其下轄有十二縣級市（盟轄市）、十八縣、五十一旗、三自治旗。其位置，南自北緯三十七度二十四分、北達北緯五十三度二十三分，南北跨占緯度十五度五十九分，南北直線距離約一千七百公里；東起東經一百二十六度四分，西抵東經九十七度十二分，東西跨占經度二十八度五十二分，東西直線距離達二千四百公里以上。東部與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毗鄰，南部與河北、山西、陝西、寧夏等省區相鄰，西部與甘肅省接壤，北部與外蒙古及蘇聯交界。全區面積一百一十八萬三千平方公里，約為台灣面積三十四倍。「內蒙古自治區」與所轄地級市、盟之行政區劃現況及其沿革分述如次：

一、「內蒙古自治區」轄區現況：

「內蒙古自治區」轄四地級市、八盟，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

1. 呼和浩特市：自治區首府，轄土默特左旗（駐察素齊鎮）一旗、托克托縣（駐城關鎮）一縣。市內分玉泉區、新城區、回民區、郊區等四區。

2. 包頭市：轄土默特右旗（駐薩拉齊鎮）一旗、固陽縣（駐城關鎮）一縣。市內分昆都倫區、青山區、東河區、郊區、石拐礦區、白雲礦區六區。

3. 烏海市：市內分海渤灣區、烏達區、海南區三區。

4. 赤峯市：轄喀喇沁旗（駐錦山鎮）、敖漢旗（駐新惠鎮）、翁牛特旗（駐烏丹鎮）、巴林右旗（駐大板鎮）、巴林左旗（駐林東鎮）、阿魯科爾沁旗（駐天山鎮）、克什克騰旗（駐經棚鎮）等七旗、寧城縣（駐天義鎮）、林西縣（駐林西鎮）等二縣。市內分紅山區、元寶山區、郊區三區。

5. 呼倫貝爾盟：駐海拉爾市，轄海拉爾、滿洲里、牙克石、扎蘭屯等四市；陳巴爾虎旗（駐巴彥庫仁鎮）、額爾古納右旗（駐拉布達林鎮）、額爾古納左旗（駐根河鎮）、阿榮旗（駐那吉鎮）、新巴爾虎左旗（駐阿穆古郎鎮）、新巴爾虎右旗（駐阿拉坦額莫勒鎮）等六旗，鄂倫春自治旗（駐阿里河鎮）、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駐尼爾基鎮）、鄂溫克族自治旗（駐巴彥托海鎮）等三自治旗。

6. 興安盟：駐烏蘭浩特市，轄烏蘭浩特一市，扎賚特旗（駐音德爾鎮）、科爾沁右翼前旗（駐烏蘭浩特市）、科爾沁右翼中旗（駐白音胡碩鎮）等三旗，突泉縣一縣。

7. 哲里木盟：駐通遼市，轄通遼市、霍林郭勒市二市、科爾沁左

翼中旗（駐保康鎮）、科爾沁左翼後旗（駐甘旗卡鎮）、庫倫旗（駐庫倫鎮）、奈曼旗（駐大沁他拉鎮）、扎魯特旗（駐魯北鎮）等五旗、開魯縣（駐城關鎮）一縣。

8. 錫林郭勒盟：駐錫林浩特市，轄二連浩特市、錫林浩特市二市、阿巴嘎旗（駐新浩特鎮）、西烏珠穆沁旗（駐巴音烏拉浩特鎮）、東烏珠穆沁旗（駐烏里雅斯太鎮）、蘇尼特左旗（駐滿都拉圖鎮）、蘇尼特右旗（駐賽漢塔拉鎮）、太僕寺旗（駐寶昌鎮）、正鑾白旗（駐城關鎮）、正藍旗（駐敦達浩特鎮）、鑲黃旗（駐城關鎮）等九旗、多倫縣（駐城關鎮）一縣。

9. 烏蘭察布盟：駐集寧市，轄集寧市一市，察哈爾右翼後旗（駐白音察干鎮）、察哈爾右翼中旗（駐科布爾鎮）、察哈爾右翼前旗（駐土貴烏拉鎮）、四子王旗（駐烏蘭花鎮）、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駐百靈廟鎮）等五旗，興和縣（駐城關鎮）、清水河縣（駐城關鎮）、武川縣（駐可以力更鎮）、卓資縣（駐卓資山鎮）、商都縣（駐城關鎮）、豐鎮縣（駐城關鎮）、涼城縣（駐城關鎮）、和林格爾縣（駐城關鎮）、化德縣（駐城關鎮）等九縣。

10. 伊克昭盟：駐東勝市，轄東勝市一市，準格爾旗（駐沙屹塔鎮）、伊金霍洛旗（駐阿騰席連鎮）、鄂托克旗（駐烏蘭哈拉嘎蘇鎮）、鄂托克前旗（駐敖勒召其鎮）、杭錦旗（駐錫尼鎮）、達拉特旗（駐樹林召鎮）、烏審旗（駐達布察克鎮）等七旗。

11. 巴彥淖爾盟：駐臨河市，轄臨河市一市，杭錦後旗（駐陝壩鎮）、烏拉特中旗（駐海流圖鎮）、烏拉特前旗（駐西山嘴鎮）、烏拉特後旗（駐賽烏素鎮）等四旗。五原縣（駐城關鎮）、磴口縣（駐巴彥高勒鎮）等二縣。

12. 阿拉善盟：駐阿拉善左旗，轄阿拉善左旗（駐巴彥浩特鎮）、阿拉善右旗（駐額肯呼都格鎮）、額濟納旗（駐達蘭庫布鎮）等三旗。

二、「內蒙古自治區」行政區劃沿革：

民國三十八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內蒙古自治區」直隸偽中央。「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暫駐「察哈爾省」張家口市。轄興安盟、呼納盟（呼倫貝爾與納文慕仁盟合併，即由興安省屬呼倫貝爾部和納布特哈部合併而成）、哲里木盟、昭烏達盟、錫林郭勒盟、察哈爾盟等六盟。各盟分轄四十旗、四縣及三盟轄市（興安盟之烏蘭浩特市、呼納盟之海拉爾市及滿洲里市）。

民國四十一年「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駐地遷「綏遠省」歸綏市。

民國四十二年撤銷呼納盟、哲里木盟、興安盟建制。昭烏達盟不作一級政權單位。原為盟轄之通遼市（哲里木盟於民國四十年設）、烏蘭浩特市、海拉爾市、滿洲里市改由偽自治區直轄。成立「東部行政區」，駐烏蘭浩特市，轄昭烏達盟及原呼納盟、哲里木盟、興安盟所屬旗、縣，並領導監督由盟轄改為偽自治區直轄之四市。「內蒙古自治區」轄「東部行政區」、錫林郭勒盟、察哈爾盟及四市。

民國四十三年「綏遠省」撤銷，併入「內蒙古自治區」。原「綏遠省」包頭市改為「內蒙古自治區」直轄市；集寧專區所轄十三縣、一鎮及省直轄之土默特旗、東四旗中心旗、鑲藍鑲紅聯合旗、正黃旗等四旗改為「平地泉行政區」（旗縣旋有增減併設，計轄集寧、興和、豐鎮、涼城、和林格爾、清水河、托克托、薩拉齊、武川、武東、卓資等十一縣，土默特、察哈爾右翼前、中、後等四旗及平地泉鎮。原歸綏縣併入土默特旗、陶林縣併於察哈爾右翼中、後二旗。）；「陝壩專區」改設為「河套行政區」（轄五原、臨河、安北、狼山四縣，杭錦後、達拉特後二旗及陝壩鎮。）；伊克昭盟蒙古族自治區恢復原名為伊克昭盟；烏蘭察布盟蒙古族自治區恢復原名為烏蘭察布盟。「東部行政區」撤銷，將原興安盟與呼納盟合併，改稱呼倫貝爾盟；恢復哲里木盟建制；昭烏達盟恢復為一級政權單位；原自治區直轄之烏蘭浩特、海拉爾、滿洲里、通遼四市改為盟轄市。自治區駐地歸綏市改稱蒙古原名呼和浩特（*Ulaanbaatar*）市（青色之城）。自治區轄呼和浩特、包頭二區轄市，平地泉（轄四旗、十一縣、一鎮駐平地泉鎮）、河套（轄二旗、四縣、一鎮，駐陝壩鎮）二行政區，呼倫

貝爾（轄三市、十二旗、一自治旗、一縣，駐海拉爾市）、哲里木（轄一市、五旗、二縣，駐通遼市）、昭烏達（轄四旗、一縣，駐巴林左旗林東鎮）、錫林郭勒（轄四旗，駐錫林浩特）、察哈爾（轄五旗、三縣，駐寶昌縣）、烏蘭察布（轄四旗、一縣、一礦區，駐固陽縣）、伊克昭（轄七旗、一縣，駐東勝縣）等七盟。各行政區、盟分轄四十七旗、一自治旗、二十四縣及四盟轄市。

民國四十四年原「熱河省」所屬之赤峰、烏丹、寧城三縣及敖漢、喀喇沁、翁牛特三旗併入自治區昭烏達盟。該盟轄七旗、四縣，駐赤峰縣。

民國四十五年「甘肅省」之巴彥浩特蒙族自治州及額濟納自治旗劃入自治區，合併改設為巴彥淖爾盟。阿拉善旗之巴彥浩特鎮改設為巴彥浩特市，隸巴彥淖爾盟。平地泉鎮改設為集寧市，隸「平地泉行政區」。自治區轄呼和浩特、包頭二區轄市，平地泉（轄一市、四旗、十一縣，駐集寧市）、河套（轄二旗、四縣、一鎮）二行政區，呼倫貝爾（轄三市、十二旗、一縣、一自治旗）、哲里木（轄一市、五旗、二縣）、昭烏達（轄七旗、四縣）、錫林郭勒（轄五旗）、察哈爾（轄四旗、二縣，駐地寶昌縣撤銷，仍駐原縣城）、烏蘭察布（轄四旗、一縣）、伊克昭（轄七旗、一縣）、巴彥淖爾（轄巴彥浩特市、磴口縣、阿拉善旗、額濟納旗，駐巴彥浩特市）等八盟。各行政區、盟分轄五十二旗、一自治旗、二十七縣及六行政區、盟轄市。

民國四十七年撤銷「河套行政區」，併入巴彥淖爾盟。撤銷「平地泉行政區」，併入烏蘭察布盟。撤銷察哈爾盟，併入錫林郭勒盟。撤銷巴彥浩特市，併入阿拉善旗。設立赤峰市，隸昭烏達盟。偽自治區轄呼和浩特、包頭二區轄市，呼倫貝爾（轄三市、十旗、三自治旗、一縣）、哲里木（轄一市、五旗、一縣）、昭烏達（轄一市、七旗、二縣，駐赤峰市）、錫林郭勒（轄九旗、二縣）、烏蘭察布（轄一市、六旗、八縣，駐集寧市）、伊克昭（轄六旗、一縣）、巴彥淖爾（轄五旗、三縣，駐磴口縣）七盟。各盟分轄四十八旗、三自治旗

、十八縣及六盟轄市。

民國四十八年設巴彥高勒市，隸巴彥淖爾盟。

民國五十年巴彥淖爾盟之烏達鎮改設為烏達市，隸巴彥淖爾盟。伊克昭盟之卓子山礦區改設為海勃灣市，隸伊克昭盟。

民國五十一年河北省商都縣劃入自治區烏蘭察布盟。

民國五十三年撤銷呼倫貝爾盟之烏蘭浩特市及巴彥淖爾盟之巴彥高勒市。

民國五十五年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之二連浩特鎮改設為二連浩特市，隸錫林郭勒盟。自治區轄呼和浩特、包頭二區轄市，呼倫貝爾（轄海拉爾、滿洲里二市、十旗、三自治旗、一縣）、哲里木（轄通遼市、六旗、二縣）、昭烏達（轄赤峰市、七旗、三縣）、錫林郭勒盟（轄二連浩特市、十旗、二縣）、烏蘭察布（轄集寧市、七旗、十縣）、伊克昭（轄海勃灣市、六旗、一縣）、巴彥淖爾（轄烏達市、六旗、三縣）七盟。各盟分轄五十二旗、三自治旗、二十二縣及八盟轄市。

民國五十八年將呼倫貝爾盟劃歸「黑龍江省」，哲里木盟劃歸「吉林省」，昭烏達盟劃歸「遼寧省」，巴彥淖爾盟之額濟納旗及阿拉善右旗劃歸「甘肅省」；阿拉善左旗劃歸「寧夏回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轄呼和浩特、包頭二區轄市，錫林郭勒（轄二連浩特市、十旗、二縣）、烏蘭察布（轄集寧市、七旗、十縣）、伊克昭（轄海勃灣市、六旗、一縣）、巴彥淖爾（轄烏達市、三旗、三縣）四盟。各盟分轄二十七旗、十六縣及四盟轄市。

民國六十四年海勃灣、烏達二市合併，設立烏海市，直隸自治區。

民國六十八年「遼寧省」之昭烏達盟，「吉林省」之哲里木盟及科爾沁右翼前旗、突泉縣，「黑龍江省」之呼倫貝爾盟及鄂倫春自治旗、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甘肅省」之額濟納旗、阿拉善右旗，「寧夏回族自治區」之阿拉善左旗劃入「內蒙古自治區」。設立

阿拉善盟，自治區轄呼和浩特（轄一旗、一縣）、包頭（轄一旗、一縣）、烏海三區轄市，呼倫貝爾（轄海拉爾、滿洲里二市、十旗、三自治旗、一縣）、哲里木（轄通遼市、六旗、二縣）、昭烏達（轄赤峰市、七旗、三縣）、錫林郭勒（轄九旗、一縣）、烏蘭察布（轄二連浩特、集寧二市、七旗、九縣）、伊克昭（轄六旗、一縣）、巴彥淖爾（轄四旗、三縣）、阿拉善（轄額濟納旗、阿拉善右旗、阿拉善左旗三旗，駐巴彥浩特鎮）八盟。各盟、市分轄五十三旗、三自治旗、二十二縣及六盟轄市。

民國六十九年恢復興安盟、烏蘭浩特市、興安盟轄一市、三旗、一縣，駐烏蘭浩特市。

民國七十年自治區轄呼和浩特（轄一旗、一縣）、包頭（轄一旗、一縣）、烏海三區轄市，呼倫貝爾（轄海拉爾、滿洲里二市、八旗、三自治旗）、興安（轄烏蘭浩特市、三旗、一縣）、哲里木（轄通遼市、五旗、二縣）、昭烏達（轄赤峰市、七旗、三縣）、錫林郭勒（轄二連浩特市、十旗、一縣）、烏蘭察布（轄集寧市、五旗、九縣）、伊克昭（轄七旗、一縣）、巴彥淖爾（轄四旗、三縣）、阿拉善（轄三旗）九盟。各市、盟分轄五十四旗、三自治旗、二十二縣及七盟轄市。

民國七十二年撤銷昭烏達盟，赤峰市升為地級市。將寧城縣、林西縣、喀喇沁旗、敖漢旗、翁牛特旗、巴林右旗、巴林左旗、阿魯科爾沁旗、克什克騰旗，劃歸赤峰市管轄。撤銷赤峰縣，將赤峰縣之行政區域併入赤峰市。「內蒙古自治區」轄四個地級市、八個盟，其下分轄十市、五十一旗、三自治旗、二十縣。

民國七十三年哲里木盟增設霍林郭勒市，通遼縣併入通遼市；巴彥淖爾盟之臨河縣改設臨河市。自治區各市各盟分轄十二市、五十一旗、三自治旗、十八縣。

三、「內蒙古自治區」各地級市、各盟之行政區劃沿革

(一) 呼和浩特市

民國四十三年「綏遠省」撤銷，轄區劃歸「內蒙古自治區」，歸綏市改稱呼和浩特市，為自治區轄地級市。

民國四十九年原屬烏蘭察布盟之土默特旗（駐察素齊）劃歸呼和浩特市領導。

民國五十二年將土默特旗劃歸烏蘭察布盟。

民國五十九年原屬烏蘭察布盟之土默特左旗（駐察素齊）、托克托縣劃歸呼和浩特市。轄一旗、一縣。

(二) 包頭市

民國四十三年「綏遠省」撤銷，包頭市劃歸「內蒙古自治區」，為自治區轄地級市。

民國四十九年原屬巴彥淖爾盟之烏拉特前旗劃歸包頭市領導。

民國五十年以民國四十七年撤銷併入包頭市之原固陽縣轄區，復設固陽縣（駐城關鎮）。轄一旗、一縣。

民國五十二年將固陽縣劃歸烏蘭察布盟，烏拉特前旗劃歸巴彥淖爾盟。

民國五十九年原屬烏蘭察布盟之土默特右旗（駐薩拉齊）、固陽縣劃歸包頭市。轄一旗、一縣。

(三) 烏海市

民國五十年巴彥淖爾盟之烏達鎮改設為烏達市，伊克昭盟之卓子山礦區改設為海勃灣市，均為盟轄市。

民國六十四年巴彥淖爾盟之烏達市與伊克昭盟之海勃灣市合併，設立烏海市，由「內蒙古自治區」直轄。

(四) 赤峰市

民國七十二年撤銷昭烏達盟。原昭烏達盟轄之赤峰市升為「內蒙古自治區」地級市。昭烏達盟原轄之寧城縣、林西縣、喀喇沁旗、敖漢旗、翁牛特旗、巴林右旗、巴林左旗、阿魯科爾沁旗、克什克騰旗劃歸赤峰市管轄，撤銷赤峰縣併入赤峰市。赤峰市轄七旗、二縣。

附、原昭烏達盟行政區劃沿革

民國三十八年「內蒙古自治區」設有昭烏達盟，盟府駐巴林左旗林東鎮。轄巴林左旗（駐林東鎮）、巴林右旗（駐大板鎮）、克什克騰旗（駐經棚）、阿魯科爾沁旗（駐昆都）等四旗及林西縣。

民國四十一年阿魯科爾沁旗遷駐查布杆廟（天山鎮）。

民國四十二年「內蒙古自治區」成立東部行政區，昭烏達盟不作一級政權單位，改隸「東部行政區」。

民國四十三年東部行政區撤銷，昭烏達盟恢復為一級政權，盟府駐巴林左旗林東鎮。轄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克什克騰旗、阿魯科爾沁旗等四旗及林西縣。

民國四十四年原「熱河省」所屬之赤峰、烏丹、寧城（駐八里罕）三縣及敖漢旗（駐新惠鎮）、喀喇沁旗（駐公爺府鎮）、翁牛特旗等三旗劃入昭烏達盟。昭烏達盟駐地由巴林左旗林東鎮遷駐赤峰縣。轄七旗、四縣。

民國四十五年撤銷烏丹縣，併入翁牛特旗。翁牛特旗駐地遷原烏丹縣城。昭烏達盟轄七旗、三縣。

民國四十七年撤銷赤峰縣，設立赤峰市。昭烏達盟駐赤峰市，轄一市、七旗、二縣。

民國五十一年恢復赤峰縣（駐赤峰市）。昭烏達盟轄一市、七旗、三縣。

民國五十五年喀喇沁旗駐地公爺府鎮改名為錦山鎮。克什克騰旗駐地經棚改名為景峰鎮。

民國五十八年昭烏達盟由「內蒙古自治區」劃歸「遼寧省」。

民國六十八年昭烏達盟由「遼寧省」劃入「內蒙古自治區」。

轄赤峰市、喀喇沁旗、敖漢旗、翁牛特旗、巴林右旗、巴林左旗、阿魯科爾沁旗、克什克騰旗等七旗及赤峰、寧城、林西三縣。

民國七十二年撤銷昭烏達盟。

(五) 呼倫貝爾盟

民國三十八年「內蒙古自治區」設呼倫貝爾盟文慕仁盟（簡稱呼納盟，由原呼倫貝爾盟與納文慕仁盟合併而成），盟府駐海拉爾市。轄海拉爾、滿洲里二市及布特哈旗（駐扎蘭屯）、阿榮旗（駐那吉屯）、莫力達瓦旗（駐阿布西）、索倫旗（駐南屯）、陳巴爾虎旗（駐巴彥庫仁）、新巴爾虎右翼旗（駐阿拉坦額莫勒）、新巴爾虎左翼旗（駐阿穆古郎）、額爾古納旗（駐奈如穆圖）等八旗。

民國三十九年由索倫旗析出東北部，布特哈旗析出北部合置喜桂圖旗，駐牙克石。呼納盟轄二市、九旗。

民國四十年於莫力達瓦旗北部設立鄂倫春旗，駐大楊樹。呼納盟轄二市、十旗。

民國四十一年鄂倫春旗改設為鄂倫春自治旗，駐地遷小二溝。

民國四十二年呼納盟撤銷建制，原轄各旗改由「東部行政區」直轄。海拉爾、滿洲里二市改為「內蒙古自治區」直轄市，由「東部行政區」領導監督。

民國四十三年復設呼倫貝爾盟，駐海拉爾市。原呼納盟所轄之陳巴爾虎旗、索倫旗、喜桂圖旗、額爾古納旗（駐三河，即奈如穆圖）、莫力達瓦旗、阿榮旗、布特哈旗、新巴爾虎左翼旗、新巴爾虎右翼旗、鄂倫春自治旗，及原與安盟所轄之突泉縣、科爾沁右翼前旗（駐烏蘭浩特市）、科爾沁右翼中旗（駐高力板鎮）、扎賚特旗（駐音德爾鎮）、均劃歸呼倫貝爾盟。原「內蒙古自治區」直轄之海拉爾、滿洲里、烏蘭浩特三市改隸呼倫貝爾盟。呼倫貝爾盟轄三市、十二旗、一自治旗、一縣。

民國四十七年撤銷莫力達瓦旗，設立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駐尼爾基）。撤銷索倫旗，設立鄂溫克族自治旗（駐南屯）。呼倫貝爾盟轄三市、十旗、三自治旗、一縣。

民國四十八年撤銷突泉縣，併入科爾沁右翼中旗。鄂倫春自治旗由小二溝遷駐阿里河，呼倫貝爾盟轄三市、十旗、三自治旗。

民國五十年額爾古納旗駐地由三河遷根河鎮。

民國五十一年恢復突泉縣，科爾沁右翼中旗遷駐白音胡碩（黑大廟）。呼倫貝爾盟轄三市、十旗、三自治旗、一縣。

民國五十三年撤銷烏蘭浩特市，併入科爾沁右翼前旗。呼倫貝爾盟轄二市、十旗、三自治旗、一縣。

民國五十四年將科爾沁右翼中旗劃歸哲里木盟。呼倫貝爾盟轄二市、九旗、三自治旗、一縣。

民國五十五年撤銷額爾古納旗，以原額爾古納旗部分地區設立額爾古納左旗（駐根河鎮），以原額爾古納旗及陳巴爾虎旗各一部分地區設立額爾古納右旗（駐三河）。呼倫貝爾盟轄二市、十旗、三自治旗、一縣。

民國五十八年呼倫貝爾盟劃歸「黑龍江省」。突泉縣及科爾沁右翼前旗劃歸「吉林省白城專區」。呼倫貝爾盟轄二市、九旗、三自治旗。

民國五十九年將鄂倫春自治旗、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劃歸大興安嶺地區。「黑龍江省」呼倫貝爾盟轄二市、九旗、一自治旗。

民國六十八年呼倫貝爾盟劃歸「內蒙古自治區」。將「黑龍江省大興安嶺地區」所轄之鄂倫春自治旗、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及「吉林省白城地區」所轄之突泉縣、科爾沁右翼前旗劃入呼倫貝爾盟。呼倫貝爾盟轄二市、十旗、三自治旗、一縣。

民國六十九年將扎賚特旗、科爾沁右翼前旗及突泉縣劃歸興安盟。呼倫貝爾盟轄二市、八旗、三自治旗。

民國七十二年撤銷喜桂圖旗，設立牙克石市（縣級市），撤銷布特哈旗，設立扎蘭屯市（縣級市），呼倫貝爾盟轄四市、六旗、三自治旗。

(六) 興安盟

民國三十八年「內蒙古自治區」設興安盟，盟府駐烏蘭浩特市（舊名王爺廟）。轄烏蘭浩特市、科爾沁右翼前旗（駐葛根廟）、科爾沁右翼中旗（駐高力板鎮）、科爾沁右翼後旗、扎賚特旗（駐音德爾

）、喜扎嘎爾旗等五旗及突泉縣。

民國三十九年撤銷喜扎嘎爾旗，併入科爾沁右翼前旗。興安盟轄一市、四旗、一縣。

民國四十一年撤銷科爾沁右翼後旗，併入科爾沁右翼前旗。興安盟轄一市、三旗、一縣。

民國四十二年「內蒙古自治區」成立「東部行政區」，行署駐烏蘭浩特市。興安盟撤銷建制，所轄旗、縣均由「東部行政區」直轄。

民國四十三年「東部行政區」撤銷，原興安盟所轄旗、縣併入復設立之呼倫貝爾盟。

民國六十九年恢復興安盟，將呼倫貝爾盟所轄之扎賚特旗、科爾沁右翼前旗及突泉縣，哲里木盟所轄之科爾沁右翼中旗劃入興安盟，並恢復烏蘭浩特市。興安盟轄一市、三旗、一縣。

(七) 哲里木盟

民國三十八年「內蒙古自治區」設有哲里木盟，盟府駐通遼縣。轄扎魯特旗（駐魯北鎮）、科爾沁右翼中旗（駐巴彥塔拉）、科爾沁左翼後旗（駐吉爾嘎朗）、庫倫旗（駐庫倫鎮）、奈曼旗（駐大沁他拉）等五旗及通遼、開魯二縣。

民國四十年由通遼縣析置通遼市。哲里木盟盟府駐通遼市，轄一市、五旗、二縣。

民國四十二年「內蒙古自治區」成立「東部行政區」，哲里木盟撤銷建制，所轄各旗、縣均由「東部行政區」直轄。

民國四十三年「東部行政區」撤銷，恢復哲里木盟建制，盟府駐通遼市。轄通遼市、扎魯特旗、科爾沁左翼中旗、科爾沁左翼後旗（遷駐甘旗卡）、庫倫旗、奈曼旗等五旗及通遼、開魯二縣。

民國四十五年科爾沁左翼中旗由巴彥塔拉遷駐保康鎮。

民國四十七年撤銷通遼縣，併入通遼市。哲里木盟轄一市、五旗、一縣。

民國五十三年恢復通遼縣（駐通遼市）。哲里木盟轄一市、五旗、二縣。

民國五十四年原屬呼倫貝爾盟之科爾沁右翼中旗（駐白音胡碩）劃入哲里木盟，轄一市、六旗、二縣。

民國五十八年哲里木盟由「內蒙古自治區」劃歸「吉林省」。

轄一市、六旗、二縣。

民國六十八年哲里木盟由「吉林省」劃入「內蒙古自治區」。

轄通遼市、科爾沁左翼中旗、科爾沁左翼後旗、庫倫旗、奈曼旗、扎魯特旗、科爾沁右翼中旗等六旗及通遼、開魯二縣。

民國六十九年將科爾沁右翼中旗劃歸興安盟。哲里木盟轄一市、五旗、二縣。

(八) 錫林郭勒盟

民國三十八年「內蒙古自治區」設有錫林郭勒盟，盟府駐貝子廟。轄浩濟特右旗、浩濟特左旗、烏珠穆沁右旗、烏珠穆沁左旗、阿巴嘎左旗、阿巴嘎右旗、阿巴哈納爾左旗、阿巴哈納爾右旗、蘇尼特左旗（駐貝勒廟）、蘇尼特右旗（駐溫都爾廟）等十旗。

民國三十九年阿巴嘎左旗、阿巴哈納爾左旗及浩濟特右旗合併設東阿巴嘎東阿巴哈納爾西浩濟特聯合旗（駐阿由勒哈廟）。烏珠穆沁左旗、烏珠穆沁右旗及浩濟特左旗合併設東西烏珠穆沁東浩濟特聯合旗（駐烏蘭哈拉格廟）。阿巴嘎右旗及阿巴哈納爾右旗合併設西阿巴嘎西阿巴哈納爾聯合旗（駐雄王府）。錫林郭勒盟轄五旗。

民國四十一年東阿巴嘎東阿巴哈納爾西浩濟特聯合旗與西阿巴嘎西阿巴哈納爾聯合旗合併，改稱西部聯合旗（駐汗布廟）。東西烏珠穆沁東浩濟特聯合旗改稱東部聯合旗（駐烏蘭哈拉格廟）。錫林郭勒盟轄四旗。

民國四十二年錫林郭勒盟府駐地貝子廟改名錫林浩特。民國四十五年西部聯合旗改稱阿巴嘎旗（駐汗布廟）。東部聯合旗撤銷，改設為東烏珠穆沁旗（駐喇嘛庫倫廟）及西烏珠穆沁旗（駐王蓋廟）。錫林郭勒盟轄五旗。

民國四十七年察哈爾盟撤銷，原所轄之多倫、化德二縣及太僕寺旗（駐寶昌鎮）、正鑲白旗（駐察汗淖爾）、正藍旗（駐黃旗大營子）、商都鑲黃旗（駐新寶力格）等四旗劃入錫林郭勒盟。計轄九旗、二縣。

民國四十九年撤銷化德縣，併入商都鑲黃旗，改名為鑲黃旗，駐地遷化德鎮，錫林郭勒盟轄九旗、一縣。

民國五十二年由阿巴嘎旗及西烏珠穆沁旗析置阿巴哈納爾旗（駐錫林浩特鎮），錫林郭勒盟盟府駐阿巴哈納爾旗。恢復化德縣（駐化德鎮）。鑲黃旗駐地遷回新寶力格。錫林郭勒盟轄十旗、二縣。

民國五十三年西烏珠穆沁旗駐地王蓋廟改名為巴彥烏拉。

民國五十五年蘇尼特右旗之二連浩特鎮改設為二連浩特市，直隸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駐地喇嘛庫倫廟改名為烏里雅斯太。阿巴嘎旗駐地汗布廟改名為新浩特。錫林郭勒盟轄一市、十旗、二縣。

民國五十九年將二連浩特市、蘇尼特右旗、化德縣劃歸烏蘭察布盟。錫林郭勒盟轄九旗、一縣。

民國七十年烏蘭察布盟所轄之二連浩特市、蘇尼特右旗（駐賽漢塔拉鎮）劃入錫林郭勒盟。計轄一市、十旗、一縣。

民國七十二年撤銷阿巴哈納爾旗，設立錫林浩特市。計轄二市、九旗、一縣。

(九) 烏蘭察布盟

民國三十九年「綏遠省」設烏蘭察布盟蒙古族自治區、區府駐包頭市，轄四子王旗（駐昌汗博拉更）、烏拉特前旗（又稱西公旗，駐哈拉干補隆）、烏拉特中旗（又稱中公旗，駐本壩太廟）、烏拉特後旗（又稱東公旗，駐管家窰子）、茂明安旗（駐喜拉烏鴉）、達爾罕旗（駐昌汗厚）等六旗及烏蘭花、五當召（駐巴達蓋）二區。

民國四十年五當召區改設為石拐溝礦區。

民國四十一年烏拉特中旗、烏拉特後旗併設烏拉特中後聯合旗（駐海流圖）。達爾罕旗、茂明安旗併設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駐百靈廟）。撤銷烏蘭花區，四子王旗遷駐烏蘭花鎮。烏蘭察布盟蒙古族自治區。

自治區轄四旗、一礦區。

民國四十二年「綏遠省」集寧專區所轄之固陽縣劃歸烏蘭察布盟蒙古族自治區。烏蘭察布盟蒙古族自治區駐地遷固陽縣，轄四旗、一縣、一礦區。

民國四十三年「綏遠省」撤銷，烏蘭察布盟蒙古族自治區劃入「內蒙古自治區」，恢復原名稱烏蘭察布盟，駐固陽縣，轄四旗、一縣、一礦區。

民國四十五年撤銷石拐溝礦區，併入包頭市（「內蒙古自治區」直轄）及固陽縣。

民國四十七年「內蒙古自治區」平地泉行政區撤銷，原轄之集寧市及興和、豐鎮、涼城、和林格爾、清水河、托克托、武川（兼併撤銷之武東縣一部分）、卓資（兼併撤銷之武東縣一部分，並析出原縣區東北部）等八縣及察哈爾右翼後旗（民國四十三年由原「綏遠省」直轄之東四旗中心旗大部分，集寧專區轄之陶林縣東部、集寧縣東北部合併設立，駐平地泉鎮，民國四十四年遷土木爾台鎮）、察哈爾右翼中旗（民國四十三年由原「綏遠省」直轄之鎮遠鎮紅聯合旗、集寧專區轄之陶林縣西南部、卓資縣北部合併設立，駐科布爾，民國四十七年並兼併撤銷之武東縣一部分）、察哈爾右翼前旗（民國四十三年由原「綏遠省」直轄之正黃旗及東四旗中心旗一部分，及集寧專區轄之集寧、卓資、興和三縣之各一部分合併設立，駐土貴烏拉鎮）、土默特旗（原由偽「綏遠省」直轄，民國四十三年劃入「內蒙古自治區平地泉行政區」，民國四十七年兼併撤銷之薩拉齊縣一部分，駐薩拉齊）等四旗劃入烏蘭察布盟。將烏拉特前旗、烏拉特中後聯合旗劃歸巴彥淖爾盟。撤銷固陽縣併入包頭市及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烏蘭察布盟盟府駐地遷集寧市，轄一市、六旗、八縣。

民國四十九年將土默特旗劃歸呼和浩特市。烏蘭察布盟轄一市、五旗、八縣。

民國五十一年「河北省」商都縣劃入烏蘭察布盟，轄一市、五旗、九縣。

民國五十二年包頭市所轄之固陽縣（原併入包頭市部分於民國

五十年恢復設縣）及呼和浩特市所轄之土默特旗劃入烏蘭察布盟。計轄一市、六旗、十縣。

民國五十四年撤銷土默特旗，分設土默特左旗（駐素素齊）及土默特右旗（駐薩拉齊）。烏蘭察布盟轄一市、七旗、十縣。

民國五十九年將土默特左旗、托克托縣劃歸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右旗、固陽縣劃歸包頭市。錫林郭勒盟所轄之二連浩特市、蘇尼特右旗（駐賽漢塔拉）、化德縣劃入烏蘭察布盟。烏蘭察布盟轄二市、六旗、九縣。

民國六十年察哈爾右翼後旗駐地遷白音察干。

民國七十年將二連浩特市、蘇尼特右旗劃歸錫林郭勒盟。烏蘭察布盟轄一市、五旗、九縣。

(十) 伊克昭盟

民國三十九年「綏遠省」設伊克昭盟蒙古族自治區，駐東勝縣，轄準格爾旗（駐沙屹堵）、達拉特旗（駐樹林召）、郡王旗、杭錦旗、扎薩克旗（駐新街鎮）、烏審旗（駐達布察克鎮）、鄂托克旗（駐烏蘭哈拉嘎蘇，即烏蘭鎮）等七旗及東勝縣與達爾扈特（駐伊金霍洛）、通格朗二區。

民國四十一年達爾扈特與通格朗二區改隸扎薩克旗。

民國四十三年「綏遠省」撤銷，伊克昭盟蒙古族自治區劃入「內蒙古自治區」，恢復原名稱伊克昭盟，駐東勝縣，轄七旗、一縣。

民國四十七年撤銷郡王旗與扎薩克旗，合併設立伊金霍洛旗（駐阿騰席連鎮）。伊克昭盟轄六旗、一縣。

民國四十八年伊金霍洛旗駐地遷新街鎮。

民國五十年以原卓子山礦區設立海勃灣市（駐海勃灣）隸伊克昭盟，計轄一市、六旗、一縣。

民國五十四年伊金霍洛旗駐地遷阿騰席連鎮。

民國六十四年撤銷海勃灣市，與巴彥淖爾盟轄之烏達市合併設立烏海市，由「內蒙古自治區」直轄。伊克昭盟轄六旗、一縣。

民國六十九年增設鄂托克前旗，駐敖勒召其。伊克昭盟轄七旗

，一縣。

民國七十二年撤銷東勝縣，設立東勝市。伊克昭盟轄一市、七旗。

(二) 巴彥淖爾盟

民國四十三年「寧夏省」設寧夏省蒙古自治區，轄磴口縣（駐三盛公）及阿拉善旗（民國四十一年「寧夏省」將阿拉善旗改設為阿拉善旗自治區，其駐地定遠營改名為巴彥浩特，民國四十三年恢復阿拉善旗原名），駐阿拉善旗巴彥浩特鎮。同年九月「寧夏省」撤銷建制，寧夏省蒙古自治區劃歸「甘肅省」，改稱甘肅蒙古自治區。

民國四十四年甘肅蒙古自治區改名巴彥浩特蒙古族自治州。

民國四十五年巴彥浩特蒙古族自治州與額濟納自治旗自「甘肅省」劃入「內蒙古自治區」，合併改設為巴彥淖爾盟。額濟納自治旗改稱額濟納旗（駐建國營），阿拉善旗巴彥浩特鎮改設為巴彥浩特市。巴彥淖爾盟盟府駐巴彥浩特市，轄巴彥浩特市、阿拉善旗、額濟納旗及磴口縣（駐三盛公鎮）。

民國四十七年原屬烏蘭察布盟之烏拉特中後聯合旗（駐海流圖鎮）與烏拉特前旗（駐扒子補隆）（撤銷原河套行政區轄之安北縣駐扒子補隆，併入烏拉特前旗），及原屬河套行政區（係於民國四十三年「綏遠省」撤銷後，將原陝壩專區改設成立，於民國四十七年撤銷）之臨河縣（駐解放鎮）、五原縣（駐隆興長）（原河套行政區轄之達拉特後旗撤銷，併入五原縣）（達拉特後旗係於民國四十二年將「綏遠省」陝壩專區轄之宴江縣改設，駐塔爾湖畔），與杭錦後旗（駐陝壩鎮）（係於民國四十二年將「綏遠省」陝壩專區轄之米倉縣改設，原駐三道橋）（原河套行政區轄之狼山縣及陝壩鎮撤銷，併入杭錦後旗），劃入巴彥淖爾盟。撤銷巴彥浩特市，併入阿拉善旗。巴彥淖爾盟遷駐磴口縣，轄阿拉善旗（駐巴彥浩特鎮）、額濟納旗（駐賽漢桃來）、杭錦後旗、烏拉特中後聯合旗、烏拉特前旗五旗及磴口、臨河、五原三縣。

民國四十八年撤銷磴口縣，以原磴口縣之三盛公鎮為中心設立巴彥高勒市，其餘地區併入阿拉善旗及伊克昭盟之鄂托克旗。額濟納

旗駐地遷達蘭庫布。烏拉特前旗駐地遷西山嘴。巴彥淖爾盟盟府駐巴彥高勒市，轄一市、五旗、二縣。

民國四十九年將烏拉特前旗劃歸包頭市領導。巴彥淖爾盟轄一市、四旗、二縣。

民國五十年以原烏達鎮設立烏達市，隸巴彥淖爾盟。撤銷阿拉善旗，分設阿拉善左旗（駐巴彥浩特鎮）及阿拉善右旗（駐雅布賴）。巴彥淖爾盟轄二市、五旗、二縣。

民國五十二年原由包頭市領導之烏拉特前旗（駐西山嘴）劃入巴彥淖爾盟。計轄二市、六旗、二縣。

民國五十三年撤銷巴彥高勒市，復設磴口縣（駐地三盛公改名巴彥高勒鎮）。阿拉善右旗駐地遷額肯呼都格（原名上井子）。巴彥淖爾盟轄一市、六旗、三縣。

民國五十八年巴彥淖爾盟駐地由磴口縣遷駐臨河縣。將額濟納旗及阿拉善右旗劃歸「甘肅省」，阿拉善左旗劃歸「寧夏回族自治区」（係於民國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正式成立）。巴彥淖爾盟轄一市、三旗、三縣。

民國五十九年由烏拉特中後聯合旗西部地區分設潮格旗（駐潮格溫都爾）。巴彥淖爾盟轄一市、四旗、三縣。

民國六十四年撤銷烏達市，與伊克昭盟轄之海勃灣市合併設立烏海市，直隸「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盟轄四旗、三縣。

民國七十年撤銷烏拉特中後聯合旗，改設烏拉特中旗（駐海流圖鎮），撤銷潮格旗，改設烏拉特後旗（駐潮格溫都爾）。巴彥淖爾盟轄四旗、三縣。

民國七十三年撤銷臨河縣，改設臨河市。巴彥淖爾盟轄一市、四旗、二縣。

(三) 阿拉善盟

民國六十八年設立阿拉善盟，隸「內蒙古自治區」，盟府駐巴彥浩特鎮。將「甘肅省」所轄之額濟納旗與阿拉善右旗，及「寧夏回族自治区」所轄之阿拉善左旗劃入阿拉善盟，計轄三旗。

「內蒙古自治區」現況略圖



(文接 48 頁)

回答呢？身體也冷冰冰地沒有知覺，呼吸也斷了，父子倆這才知道囊薩確實是死了，父子倆雖然非常後悔，但也沒有其他辦法了，立刻就為囊薩辦喪事，盛大地上供三寶，下施貧乞，中事僧伽，而且也請了星相家來看天葬的日子，但算出來的結果，卻說：「壽未盡，業未了，衣食福祿未完，暫且把囊薩的屍體放到東山頂上，七天內不要觸摸或移動，過了七天，再看是要火化、丟水裡、餵鳥、或餵狗都可以。」

(文接 18 頁)

所出。

註 18：在「平定朔漠方略」，卷一，則以為「噶爾丹之父曰和多親，自號巴圖爾台吉，駐牧北方阿爾台之地，是之謂北厄魯特」。

註 19：張穆之「蒙古游牧記」，卷十一，「阿拉善額魯特蒙古游牧所」，有關於焉，則曰：「噶爾丹妻，鄂齊爾圖之女孫也」。

註 20：詳見註 5 書，頁六二二。

註 21：見註 19 書，同卷。

註 22：見「平定朔漠方略」，卷一。

註 23：見註 4 書，同卷。

註 24：見註 20 書，頁六二二。

註 25：見註 22 書，卷二十七。

註 26：見註 5 書，頁五六六。

註 27：巴雅爾拉瑚，在「清史」之和碩特部傳中，以為是多爾濟之裔恭格之族弟。

西藏歷次抗暴事件的幾點認識

王章陵

(一) 抗暴事件形成因素的分析

西藏抗暴事件，就其本質而言，乃一持續不斷之反共運動。因為，當中共進軍西藏之始，西藏地方政府上層集團雖有抗拒，但旋即成立和議，顯見其對共產黨及共產主義初無深切之認識。和議既成，中共爭奪面目，即逐漸顯露。先是，在川、青、甘、康各地，因實施土改、鎮反及宗教迫害諸暴政，直接破壞藏族傳統社會架構及生活秩序，激起憤怒，因而高舉「護教衛民」之大纛，紛紛爆發武裝抗暴事件；繼而，中共對鉢巴統治政策，由寬容等待改為政治兼併，積極要求結束原有西藏政教合一之政治形態，籌備成立西藏自治區，終使西藏地方政府上層集團原有與中共和諧之美夢完全破滅。因此，四十八年拉薩武裝抗暴事件，隨即爆發。從以上事實觀察，可見此等衝突之所以形成，實亦西藏宗教文化、政治形態及其生活方式皆與唯物馬列主義難以相容之產物。而當中共竊據大陸，內地各省武裝抗暴勢力先後經其鎮壓肅清之後，遲至民國四十八年前後，獨在西藏地區再度爆發康巴及拉薩抗暴事件，而且，其規模之大，影響之深，均為大陸其他反共武裝抗暴運動中前所未見，此則藏胞地理環境及其生活條件，實為導致運動形成與擴大發展之主要因素：

以言地理環境。西藏地區多為高山峻嶺，海拔達一萬二千至一萬八千英尺，有些高峯，甚至還在四萬二千英尺以上，高原上空，經常籠罩瘴霧雨雪，氣候嚴寒，交通不便，中共進軍西藏之始，業已遭遇困難，其中尤以氣候之適應與補給之供應問題，無法克服。而藏胞因生於斯，長於斯，地理環境熟悉，生活氣候適應，同時西藏地廣人稀，迂迴空間極大。因此，其反共武裝鬥爭，雖以劣勢兵力，亦能因天時地利之便，扼險而據，攻守自如。

以言生活條件。西藏民間普遍存有武器，幾人人都有槍枝和刀矛

。而且，藏胞體格健壯，生活簡單，民性強悍，習於騎射，勇敢善戰，不但男子可以衝鋒陷陣，即婦女亦能持槍作戰，集則成軍，散則為民，只要領導階層登高一呼，則全民皆兵。此即導致初期武裝抗暴所以形成之優厚的社會資源。

但是，自四十八年拉薩武裝抗暴失敗，達賴喇嘛被迫出走印度之後，由於中共的強力鎮壓，抗暴武裝為其肅清，因此，抗暴形態乃由武裝的抗暴轉化為非武裝的抗暴。而其非武裝的抗暴，如歷次旅行示威及打、砸、搶、燒，係分別在三月、十月一日及十二月十日爆發。三月為四十八年拉薩抗暴爆發時期；十月一日為中共政權偽「國慶日」；七十七年十二月十日則為世界人權宣言四十週年紀念日。藏胞選擇此等具有特殊意義的時間示威遊行，顯示標誌其初期武裝抗暴傳統精神與未質之延續與發揚。其中，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在四十八年後歷次抗暴事件中，尤其是七十八年三月的拉薩抗暴事件中，突出兩種特殊現象：一是西藏青年扮演領導的主要角色；一是歷次抗暴，均以「西藏獨立」為主要訴求，這一現象的突出，則為中共多年來治藏暴政的產物。

因為，近三十餘年來，中共治藏，一方面固以軍事手段強力鎮壓藏胞對中共政權持不合作態度之抗議集團；一方面復以政治、文教設施改變其人口及宗教文化素質，使其以佛教文化為中心之西藏傳統社會轉化為馬列共產主義社會，此則為其治藏之最終目的。

關於中共治藏政治策略，初期係利用西藏宗教領袖達賴與班禪之內部矛盾，提昇班禪在西藏之地位，並擁有與達賴相同的政治權力，使西藏由班禪與達賴分而治之。這一策略的執行，不僅見於達賴與班禪官式禮儀的安排，而且在西藏政治區劃中亦將其分為西藏地方政府，由堪布會議廳委員會及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由班禪、達賴分別領導，使西藏原有政教合一之傳統體制徹底瓦解。中共入藏後，其所以能接管政權，迫使達賴逃亡，西藏上層抗議集團日漸消失，進而鞏固其對西藏之統治。中共在執行對上層分化策略的同時，並執行人

口換血政策，即將藏胞移入內地，而內地人口則從黨政軍種種管道滲入西藏。再次，就是獎勵入藏幹部與藏胞通婚，并培養藏族幹部，以藏治藏。

關於中共治藏文教措施。衆所周知，中共供奉馬列主義，而馬列主義要義，即根本否定宗教與宗教意識。三十餘年來，中共在西藏進行文化、教育及社會風俗習慣之改革，其一貫作爲，即以消滅宗教意識，灌輸馬列主義爲要求。而其高潮，即在「文革」時期，其破壞寺廟，殘害喇嘛暴行之普遍與惡毒，實爲西藏歷史前所未見。

由於中共治藏政治、文教種種措施，三十餘年來在西藏社會深層已凝聚了血淚交織的仇恨情緒。近年中共雖然想採取宗教局開放及經濟積極發展種種措施，并將「文革」時期被囚禁多年的班禪予以解放，使其奔走於北平——拉薩之間，以求化西藏社會深層的仇恨情緒，但仍無補於實際，因而近年西藏仍有抗暴事件層出不窮，爲中共所預料未及情勢之發生。西藏年輕人，他們面對的，就是中共的暴虐統治，他們要繼早期西藏上層集團的脚步，爲追求自由、富裕、康和的生活而奮起抗暴，這應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二)關於訴求「西藏獨立」問題

在近年西藏抗暴事件中，「西藏獨立」似已成爲主要訴求。因此，它扭曲了西藏抗暴的本質，而爲它的外表塑造出另一現實的、狹窄的形象，彷彿西藏抗暴之所以爆發，不是反共，而是「西藏獨立」。其實，這形象，是不真實的。

因爲，從西藏抗暴的歷史觀察，早期抗暴事件爆發的原因，即在反抗中共土地改革、宗教改革種種暴政，而抗暴意識形成的具體綱領，就是「護教衛民」。護教，是反抗馬列主義的宗教消滅政策；衛民，是保衛藏民的生存空間。此即西藏抗暴之爲反共本質的體現。其以「西藏獨立」的訴求最早見之於文字者，即爲四十七年間西藏逃亡印度噶倫堡的抗暴領袖草擬之「與教藏族總部公議協約及宣言」。它指

出：

(1) 西藏雪域自古肇祖法王三代以還，經歷代達賴大佛傳承，以迄於今，全都具有政教二儀無垢宏執，賢良法治的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

(2) 現在西藏境內的中國共產黨，以其慘酷殘暴，對宗教、政治以及人民康樂猛烈迫害，其痛苦已到無法忍受的程度。

(3) 以具有正法的印度政府，是最主要的關係密切的鄰邦，因其境內大江大河皆溯源於這一雪的鄰國，故西藏境內發生的任何苦樂實情，都應向之申訴。

四十七年八月，西藏抗暴流亡領袖還在噶倫堡升起所謂「西藏國旗」。

由以上事實，可知，「西藏獨立」訴求的明朗化，最先始於流亡印度之抗暴領袖。而所以要明朗化此一訴求，它的動機也說明了：是爲向印度政府申訴中國共產黨的慘酷迫害。也就是說，要向印度尋求奧援。後來，在四十八年拉薩抗暴事件中，拉薩抗暴領袖打給噶倫堡夏格巴孜本的電報，也是以「西藏獨立國人民會議」的名義發出的，但在西藏本土抗暴行動中，「西藏獨立」的訴求，始見於四十八年的抗暴事件，近年抗暴事件中則更突出。然則，西藏本土藏胞心態究竟是否如此？根據紐約大學教授 Tom Grunfeld 於遠東經濟論評中發表其訪問西藏後的觀感，却認爲「西藏難民以及他們的支持者堅決認爲西藏人民主要的關切是獨立以及宗教自由，但令人驚訝的是，在西藏對這點看法同意的人并不多。民族之間的緊張、西藏人對共幹（藏人漢人都一樣）的高度不信任以及偶而的仇恨，才是主要的問題。」「獨立問題對大多數的藏人而言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因此根本不去想它。而有教育程度的人則相信那根本完全不實際。」所謂「西藏獨立」的情緒，儘管有其歷史淵源，但并不能反映當前藏胞的實質需求。根據近年歷次抗暴事件觀察，吾人發現，不僅抗暴的形態已由武裝的轉化爲非武裝的，而且藏胞訴求的取向，也有新的改變。即以七十八

年三月拉薩抗暴事件而言，它竟出現搶砸商店的情形，它是過去從未見過的。據外電報導：「近月來大量年輕漢人移入西藏首府拉薩，他們開餐館、小商店、修鞋店、腳踏車店，以及踩著三輪車招攬觀光生意。在暴動中，一些漢人的商店被憤怒的西藏人搗毀。」外國記者僅將此一現象描述為種族衝突，這是不夠週延的說法。因為，拉薩人口不過十萬，而近年中共進行經濟改革，個體戶成為社會盲流並進入西藏者即達四萬人。在藏胞看來，這股盲流進入西藏，無異分割了藏胞經濟的生存空間，故觸發抗議意念，而在暴亂中發生搶砸情事。這種情形，與其說是種族衝突，毋寧說是經濟利益衝突，也就是中共在西藏的經濟發展，未能解決貧窮落後等根本問題的產物。因此，藏民要起來作反抗共黨政權的鬥爭。要知，反對共黨統治的鬥爭是超越種族界限的。為回顧西藏抗暴史一早期藏民抗暴，並不以漢人為主要對象，像在民國四十一年，藏民包圍了張經武住宅，同時也向阿沛·阿旺晉美的家中射擊，這能說當時的抗暴鬥爭純粹是屬於種族衝突嗎？四十八年的抗暴，打傷身為西藏軍區副司令員的桑頗·才旺仁增，打死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委員喇嘛帕巴拉·索朗降措，並拖屍遊行。這些人，就都是藏族。七十八年三月的抗暴，並揚言「要徹底地和那些與共產黨政府站在一起的人算賬」。而這與共產黨站在一起的，也是指藏族人士。據中共官方的統計資料顯示，三年前西藏就已有三萬二千多名藏族幹部，佔所有中共當地幹部的百分之六十二，目前「局」以上幹部已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由藏胞擔任，局以下的重要職務已經完全由藏胞擔任。假定說，西藏抗暴是單純的種族衝突，那就只應反漢，而不應反藏。其如桑頗·才旺仁增，為何藏胞要將其打死，並拖屍遊行？論者或謂，因他是「藏奸」。但「藏奸」何以要反？論者又說：因為他出賣藏胞，做共產黨政府的官，替共產黨做事。假如這樣推論，那麼可以說明，這是反共，而不是反漢了。因為，「共產黨政府」並不能等於「漢人政府」，如果把兩者相提並論，那就錯了。所以說，當前西藏抗暴本質上不是藏人對漢人屬於單純民族性質的衝突，而是屬於

西藏佛教對馬列主義，以及自由對奴役、民主對極權的衝突，也就是西藏同胞為了反抗共產奴役、極權、壟斷暴政以及摧毀宗教種種暴行而引起的衝突。這與北平學生的民主運動同一性質。流亡印度的西藏抗暴領袖要以「西藏獨立」姿態向印度政府尋求奧援，以及要利用西藏歷史上反漢的民族偏狹感情來動員藏胞反對中共統治，這種在無可奈何境況中產生的幻想，其用心良苦是可以想像的。不過，前述事實說明了，這幻想是不真實的。

(三)關於外國勢力「干涉內政」問題

在中共方面，它對西藏抗暴事件所以爆發的原因，一直就咬定是受外國勢力介入的影響。如七十八年三月拉薩抗暴事件爆發，七日大公報即發表社論，指控拉薩騷亂有外國背景，「是西藏流亡印度分子與美國少數政客藉對外開放之機在後面策動的。」大陸藏學專家王堯甚至指出：「中共初進西藏，即因印度作祟，埋下西藏尋求獨立，擺脫中國的禍根。」這種說法，從歷史層面看，是有其立論基礎的。但把它看作西藏抗暴事件形成的唯一原因，甚至把它看成當今西藏抗暴事件爆發的唯一原因，而以此作為宣佈戒嚴的藉口，這就完全背離事實了。

因為，西藏與印度、不丹、尼泊爾、錫金接壤，除不丹、尼泊爾、錫金接壤邊界業已劃定外，其餘則均屬未定界，過去印度為英屬殖民地時期，英國早已覬覦西藏，印度獨立後，對英國在西藏原已享有的權利與地位。印度自然希望全盤繼承。因此，對西藏事務的介入，一向即採取積極態度。當中共在三十九年進軍西藏時，印度政府曾由外交途徑進行干涉。印度政府在三十九年十一月，三次照會中共，說「中國軍隊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被認為是可悲嘆的」，是「沒有理由的」，說這對印度政府「是最為驚異和遺憾的」，並「已經影響到」印度和中共的「友誼關係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利益」。而中共則指其干涉內政，雙方關係一度陷入低潮。四十三年後略有改善，但自四十

八年拉薩抗暴事件爆發及達賴抵印後，雙方關係又漸緊張，六十一年爆發戰爭，此固導源於歷史、地緣及國際政治發展種種因素，但達賴「流亡政府」長期留駐印度，成為西藏動亂之源，在中共，總是感到寢饋難安的事情。

至於美國。當三十九年中共進軍西藏，達賴逃往亞東時，即透過奧地利亞宮廷教師海若縣，由「生活」及「時代」雜誌記者引介，於四十年三月二十九日秘訪美駐印大使韓德霖，并獲艾奇遜國務卿同意，達賴向印度或錫蘭尋求政治庇護，致力反共，美國準備提供有限度的軍援，諸如輕武器等即是。但旋因達賴接受中共和議，返回西藏，上項承諾即告終止。而最使中共難以忘懷的，是在四十八年至七十年代，美國曾致力於協助西藏抗暴。藏人使用越過喜馬拉雅山而來的武器、火藥和通訊儀器，切斷人民解放軍的補給線。在美國科羅拉多受訓的游擊隊與當地反抗分子聯手襲擊解放軍的貯藏庫，直至尼克森總統與中共打開建交之門時，美國中央情報局才終止這個行動。儘管直接支援的行動是中止了，但僑居在新德里、倫敦、華盛頓和紐約的藏胞，盡一切可能促使美國國會召開公聽會，并通過支持藏人的決議，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和美國之音向拉薩廣播這些最新的發展，使他們知道他們的行動可以波動外間的反應。這便是中共所指當前西藏抗暴的國際背景。

因此，四十八年的拉薩抗暴事件曾有外力介入，這是事實。但近年的拉薩抗暴事件，除能獲自印度、美國精神或道義的支援外，已絕無國際軍事及政治實力的介入，這是可以肯定的。（七十七）年八月九日美國駐平大使羅德曾訪問西藏，他表示，美國政府承認西藏為中國的領土，但美國對於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及人權問題甚為關切，包括對西藏的情況在內。美國紐約時報前任總編輯羅森索也發表評論，斷定中共在西藏的統治是殘暴的，并呼籲西方世界挺身而為達賴支援。毫無疑問，這種國際的道義力量，對西藏抗暴事件直接與間接的影響，仍然是至深且鉅的。而在中共，面對這些「外國勢力」，就

都認為是「干涉內政」，它仍完全漠視人權問題的國際性質。

（四）西藏未來的展望

總之，西藏抗暴事件，就其實質言，它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歷史、文化或種族衝突問題，也不只是一個單純的中共統治權行使的內部衝突問題，而是滲合著歷史與現實。中國與國際種種複雜因素，因而寫下了西藏三十幾年來連續不斷的英勇抗暴史。

然則，西藏抗暴的未來前景究竟將有何發展？

首先，我們注視的一點，就是：今日的西藏，由於中共三十幾年來的經營，諸如交通的發展，核子基地的建設，使這居於世界屋脊的陸權中心，對中共、對國際，都具有戰略的重要性，而為兵家所必爭。根據歷史經驗，任何一個戰略地位極其重要的地區，由於戰略的重要性，必然產生政治文化糾葛的複雜性。這一複雜性與西藏抗暴，也是息息相關的。

就中共而言，它對西藏一貫強硬的統治政策，在西藏軍事戰略價值如此重要的基礎上，絕對不可能有所鬆弛。由過去多次抗暴事件觀察，中共在西藏軍力佈署，應付鎮壓抗暴，已具有充分的機動能力，這是可以肯定的。不過，強大的軍力鎮壓，並不是解決群眾暴動的最佳手段。因為，群眾暴亂的產生，多半來自於文化、政治及經濟諸因素，如果導致暴亂的文化、政治、經濟諸問題不能解決，群眾暴亂接二連三地發生，如滾雪球愈滾愈大，最後如歷史所見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則即使有強大軍力的鎮壓，亦徒喚奈何。中共在西藏，最感棘手的问题，一是宗教，一是經濟。也可以說，過去歷次抗暴的動力，即來自藏胞對佛教虔誠信仰的反彈。西藏經濟發展關係中共對西藏統治之穩固與否，這一點，毛澤東早在三十九年寫「關於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時，業已提出。但是，這兩個問題，中共一直無法解決，因而使抗暴勢力有其滋蔓的精神與物質的深厚基礎。假定中共可能解決這兩個問題，這就必然為未來西藏抗暴的再爆發，存留無限發展的空間。

西藏抗暴的發展，其內因固來自廣大藏民對護教抗暴虔誠的情緒，而達賴及其流亡組織外因的誘發，無疑亦為主要的動力。而今，達賴及其流亡組織對解決西藏問題的導向顯然發生分歧。在達賴，他所領導的流亡政府，幾十年來雖然處於與中共長期敵對狀態，但達賴仍然透過他在香港做生意的二哥嘉樂敦珠作為與中共接觸的橋樑。嘉樂敦珠曾數度進入大陸，最近一次訪問北平的時間，是今年二月。因此，達賴自六十八年後，敵對態度即已改變。他對於解決西藏問題的主流，絕口不提所謂「西藏獨立」，而以「真正的自治」等較緩和的詞句來表達自己的意願。七十七年六月十五日達賴應「歐洲議會」之邀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發表「七點新方案」，其主要內容包括：承認中國（共）有權管理西藏的外交事務；承認中國（共）有權在西藏駐軍；但要求西藏實行「自治」，成為像香港一樣的特別行政區。以「七點新方案」代替一九八七年九月廿一日在美國國會所採之「五點計劃」，顯示達賴態度的轉變。同年九月廿三日，新德里的達賴辦公室即發表聲明，表示雖然雙方對許多問題的看法與立場皆有不同，但有意透過直接對話討論與解決這些問題。旋中共國務院民族事務委員會亦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開表示已與達賴在新德里的幕僚人員進行協商。即使到七十八年三月拉薩抗暴時期，達賴應新聞週刊訪問，仍明白說明：「我并未要求西藏獨立」，并希望儘快在日內瓦直接與中共談判。但是，達賴此一想法與做法，均引起西藏流亡印度年輕一代「西藏青年會」激進份子的反對。這股激進勢力的興起，「源於一九七〇年創立的西藏青年團，而流亡政府……公務員中，便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是藏青團團員」，根據中國時報駐西德、瑞士特派員龍應台訪問達賴駐中歐代表格參的報導，他們以達成「西藏獨立」為最高目的，因此手段乃是次要問題，和平手段一旦失敗，便只有嚐試暴力。他們堅決反對達賴的「和平政策」，他們不是沒有採購武器組織恐怖行動的抱負，同時也有必要時請達賴下台，另找可以領導非和平鬥爭的西藏領袖的主張。

從達賴及西藏流亡組織激進派意見觀察，它已提出西藏未來發展兩種模式：其一是通過協約成立西藏自治政府，即不同於當今中共所謂「西藏自治區」，而享有除去交通、軍事、外交權以外之充分自治權之自治政府；其二為西藏獨立，如協調途徑不能達成，即不惜使用暴力。而當今中共對這兩種模式，均採取徹底否定態度。我們認為，達賴如欲通過與中共談判以達成建立享有充分自治權之西藏自治政府，達賴必須擁有一張談判的王牌——即足以與中共抗衡的實力，假定沒有這一張王牌，而僅擁有他在印度那個寄人籬下的流亡政府，那是不足以改變中共頑強否定的立場的。即使談判，除非達賴把條件縮小到與西藏政治分離，只走班禪舊路，否則，談判將一無所成。至於「西藏獨立」派，除非它真正擁有堅強武裝，只有具備這個條件，才能趕走中共，達成目的。而事實上，前面已經說過，「藏獨」思想在西藏的群眾基礎，就很薄弱；尋求美、印外力的武裝支援，處當前國際形勢，亦無可能。因此，「獨立」模式的提出，是不現實的。那末，西藏的未來將走向何處去？我們總認為，西藏問題並不是中國以外的孤立部份，而是與整個的中國問題同呼吸、同命運。西藏今日悲劇的形成根源，不是由於歷史上滿漢民族恩怨的延續，而是由於共產主義及共產黨的暴虐統治。共產黨由於竊據了中國內地各省市，最後才佔領西藏；假定今天的中國大陸仍然是一個民主政府，那麼當今西藏就不會出現所謂「宗教迫害」、「民主改革」那樣的悲劇，這是可以肯定的。因此，今天的藏胞，只有丟掉歷史包袱，揚棄仇漢意識，與中國所有反共的漢人共同作反共鬥爭，共同結合所有中國自由民主的力量，為創造自由民主中國的遠景而努力，這樣，才能解救西藏的苦難。藏胞應能看到，三十幾年來中國大陸形勢的發展，馬列主義已近黃昏，自由民主的種子，已由幼苗的成長而日益茁壯。因此，今日藏胞也只有走這一條路，才是一條光明、現實而有前途的道路。（摘錄自西藏歷次反共抗暴事件發展經過及未來展望）

蒙古及蒙古人（十三）（待續）

米內山庸夫 原著
恩和塞汗 譯

第四節 蒙古的環境

一、氣候

不用說人類的生活受環境影響能被左右。在暖和地方有暖和地方的生活，在寒冷地方有寒冷地方的生活。人類雖說是能征服自然，但畢竟是有限的，一超過那個限度什麼也不是。回過頭來再研究蒙古的自然環境，在地勢上言之有沙漠和草原、氣象上有寒冷和乾燥。然而，蒙古若沒有寒冷和乾燥，沙漠及草原不會發達，且那兒的地球表面所顯現的可能與現在蒙古有鉅大的差異。如此則可以說，蒙古受到了某一定程度為止的大觀性狀況所限可能有了寒冷與乾燥。蒙古人生活就是受了其土地環境影響而成者，其土地自然環境中，若以寒冷和乾燥成爲其最中心，苟不首先研究蒙古氣象問題，蒙古人的生活狀況無法使其明朗化。

從蒙古緯度言之，大致當在從北緯三十七度到同五十二度十分，亦未必是它的一切都在極寒地帶。若想起比它緯度高之蒙古北方的西伯利亞，尚有黝黑的森林和可耕的土地，因而可以明白只是轄度亦未必能阻止蒙古生活。緯度之外第二個被想到的是其土地問題。

蒙古週邊的山嶽地帶，西方大致上是高地，愈到東方逐次減低，在西方所有連着的山峯其頂可達五千米到七千米以上，這種山嶽地帶很少有人類居住，特別是因爲沒有形成蒙古人遊牧區域，暫時不談他，現就成爲蒙古人遊牧區域的蒙古草原並與它保持有密切關係的戈壁沙漠看起來，其高度大致上西北高而東南低。據說其平均高度約有四千呎。該處佔有蒙古高原大部份地帶，其中的草原地帶就是蒙古人的生活區域。

標示這個蒙古高原高度之數字之外更重要的是，該高原的地形。

縱然是其高度雖高，但有山也有丘陵，猶如土地的高低起伏次數很多，該地不是全爲形成着一望無際的大平原，並且該處發生的氣象變化相互差異很大。即山脈連互不斷高低起伏多時，該處自然影響河流或風向，因之引起土地形象發生很多變化，假設若那是一望無涯的大平原，沒有擋風的山，沒有溪間流下來的水，該大平原勢必有不絕的強風和乾燥侵襲而來。蒙古高原是周圍被山嶽地帶所包圍的盆地地形高原，其間雖有若干起伏不定的丘陵性地帶，但其所起伏的婉曲極大，遠望雖似丘陵，但臨近一看，又形成茫茫無際之平原。蒙古高原完全如同文字一般形成着高平原者也。

猶如上述，大致上從北緯約三十七度綿互到約五十二度十分的緯度，平均高度約有四千呎，周圍被山嶽所環繞如同大洋的廣濶大平原。這三者相互集聚而成了蒙古高原的特徵。其結果自然持有了極端的大陸性氣候特徵，尤其是特別的寒冷和乾燥，由這個給予土地的情況是顯現出沙漠與草原。

蒙古高原氣溫當然依地方的不同有所差異，依緯度及高度雖有若干差別，惟大致上極爲寒冷一節沒有變化。

我在本書第一篇曾將蒙古一個代表性區域，就是呼倫貝爾的河川湖沼及草原的形態有過稍詳之敘述，在此再就呼倫貝爾氣候作概述，藉以提供少許蒙古氣候的標準。該地方的酷寒和酷寒中之生活，爲該地多數蒙古人和我自身共同體驗過的關係，在我來講，對事實不會隔閡而能明確的講出。

如同前面屢次所述，蒙古高原在地勢上以大興安嶺爲東邊的境界，大興安嶺以西於地理上來講乃是屬於蒙古的。所以，由東北方面言之其大興安嶺外的呼倫貝爾，在行政上雖屬於僞「滿洲國」與安北省，若在地理上言之，乃是蒙古的一部份。並且，呼倫貝爾草原向遙遠

的西方擴張則與外蒙古草原連接，該地是從古代以來就是蒙古民族的游牧土地，因之被想到蒙古民族之原始游牧形體的形成恐怕可能源於這一帶，並由此發達而來者。所以觀察這地方的氣候，對蒙古人游牧生活之由來問題研究上極為重要。

假設在一月的冷天，由大連北上經奉天、長春、哈爾濱、去海拉爾。由大連到奉天平均降八度。到了長春又比奉天平均再降三至四度。在哈爾濱更比長春降下了約五度左右。就是大連和哈爾濱平均差十五度。大連在零下十度的時候哈爾濱大概在下二十五度。說哈爾濱冷，其實真是冷。哈爾濱最低氣溫曾降至零下四十一度四分之紀錄。日本等地大部份不像想像中的那麼冷法。它比哈爾濱更冷的地方，就是興安北省蒙古的海拉爾最冷。每日平均氣溫海拉爾較哈爾濱約低八度。就是若大連零下十度哈爾濱乃零下二十五度，海拉爾就到了零下約三十三度。並且海拉爾到現在為止最低氣溫曾降至零下四十九度三分。據說可以凍骨，真是寒至透骨。

一年中的平均氣溫到零下地方，在東北偽「滿洲國」時代實施氣象觀測的地方也不過是三個而已。那就是興安、海拉爾、滿洲里。

現在將上述三地從十一月到三月之平均氣溫及年平均氣溫表示如下：

地名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興安	(-)十三、八	(-)二三、三	(-)二八、一	(-)二二、八
海拉爾	(-)十四、〇	(-)二五、二	(-)二八、三	(-)二四、八
滿洲里	(-)十三、七	(-)二三、三	(-)二五、七	(-)二二、六

地名	三月	年平均
興安	(-)十七、三	(-)四、〇
海拉爾	(-)十四、八	(-)二、五
滿洲里	(-)十三、三	(-)一、八

依上述，年平均氣溫，興安是零下四度、海拉爾為同二、五度，滿洲里為一、八度。就年平均氣溫與安雖較海拉爾尤低，可是從十一月到二月於最冷期間如同上表所示海拉爾較興安再冷一至二度。興安就是從哈爾濱到滿洲里之鐵路沿線的站名，即位於濱洲線越過大興安嶺之處，因標高所以平均氣溫低。又從海拉爾向西接連的蒙古草原，沒有觀察統計，相信氣溫可能更低。據旅行者的經驗之談，曾有過降至零下五十七度之紀錄。

現在，將海拉爾一年中之最低氣溫列下表以示之：

月	極最低氣溫	月	極最低氣溫
一月	(-)四九、三	七月	六、〇
二月	(-)四六、六	八月	(-)〇、一
三月	(-)三六、六	九月	(-)七、一
四月	(-)二七、四	十月	(-)二七、一
五月	(-)八、一	十一月	(-)三七、三
六月	(-)一、七	十二月	(-)四六、九

如上表，於海拉爾的極最低氣溫是零下四十九度三分，那就是在一九二二年就大正十一年一月的最低氣溫。八月即降到了零下零度一分，一年中未降到零下的月份是只七月一個月而已。在草原地帶平均起來有比這個更冷的感覺。如此寒冷的草原蒙古人和蒙古家畜不得不生活下去。

據我的經驗，到零下二十度左右像我們普通的較厚毛織物防寒外套可以過得去。然而再比它下降的話，則無論如何厚的織物外套已不能抵擋寒冷。寒氣透過織物的縫隙逼進來。一定要有毛皮外套不可。在溫暖地方毛皮外套常被稱為奢侈衣服。但是在蒙古沒有它則那種冬季寒冷難以渡過，如毛皮衣服、毛皮帽子、靴子，然後成為天幕材料的毛氈，這些都是蒙古生活的絕對的必要物。這些物品均由蒙古家畜所供給，特別是蒙古羊。因而蒙古人生活和家畜的關係，就以蒙

古的寒冷為基準來研究，是絕對不能分離的。

二、基於環境而生活

蒙古生活第一個就是能耐寒冷的生活。因首先須知能耐寒冷才能有其他一切的生活。所以無論蒙古人，或蒙古家畜，對於有關能耐寒冷事項用意極為周到而且敏感。蒙古羊尾如同平面袋子一樣凝結成一塊下垂在臀部。那就是脂肪尾，在夏季間其尾部充分的儲存脂肪，為冬季酷寒和食草不足而儲備。蒙古馬由春到秋噬食充分的草而發肥胖。一到秋季，吃得既圓且胖，真有天高秋爽戰馬肥之感。蒙古駱駝，背中長有兩個瘤子那就是所稱的雙峯駝。過完冬的駱駝瘤子如同凋謝般的傾斜在一邊，由春到夏吃了充分的新鮮草之後，那兩個瘤子又長肥膨脹的挺立起來。已經準備妥當過冬。蒙古家畜就如此的，為抗拒冬季寒冷極不尋常的在苦勞。

為耐寒冷而苦勞的蒙古人也同樣。蒙古人一切生活首先為耐寒而訂定。第一，如同前述要穿羊皮衣服。其次再吃羊肉。然後住在由毛氈所圍成的蒙古天幕家屋裏。由此可以明白蒙古人生活不能與羊離開的關係，猶如蒙古羊肉蒙古人食用，其皮毛成為衣服，成為帽子，成為手套，或成為靴子。其毛製造毛氈，作為蒙古天幕材料，糞便成為燃料。想把蒙古人生活與羊離開乃為不可能之事。蒙古人與蒙古羊的關係如同其第二生命，絕對的其他任何什物也不能取代。這就是因為蒙古寒冷所致。

其次，乾燥和寒冷一樣係為蒙古氣象上的特徵。蒙古高原周邊山獄遮擋住了由海洋吹來的含有濕氣風，因而高原內部形成為乾燥地帶，甚而即變為沙漠之事前已有敘述。沙漠周圍是一片的大草原，由於該地有草因而被考慮到是否可以農耕？高原上不論其何處的草，都不能以農作物替代有其理由存在。第一，草原不需耕種，惟一旦開墾農耕，則年年不能耕作。就是草原表層土壤受多年土的壓力已相當堅硬，可是若耕作即會變軟而土質密度逐漸鬆懈，致其能耐乾燥的性能會起很大變化。例如在草原表層所長的草一方面維持其生命，草葉子

雖然受到了強烈日光曝曬，可是其下面的土壤受到草葉子的遮擋，因而經日光直射的機會很少，隨之而露出的土壤不會如何的乾燥，且草原的草大部份都是多年草，多年草草根其本能就能伸入地下很深。它能加強土壤密度，同時在那兒強化着毛細管引力的作用。如此的減少草原土壤受太陽光直射威脅，且其草根在深處，更強化了毛細管引力，因之草原的草能耐乾燥同時也可以繁榮下去。恰如蒙古羊有脂肪尾駱駝以雙峯實施抵抗酷寒作用一樣。這是依自然力所顯現出來的一種現象。那種東西才能生生不息，與此相反者會倒下去。蒙古草原若變為耕田，土壤受到了日光直射容易乾燥，以致表層土壤密度鬆弛吸水作用就不如草原了，並且一年生的草類其根不像草原草那樣深入地下紮根。因之農作物與草原草比較其耐乾燥力量極為軟弱。所以沒有適量的雨，或灌溉系統沒有適度的發展之前，在蒙古談耕作不會有什麼成就。尤其是一旦有一度大雨傾盆而降，若沒有雨，則連着幾天連一滴雨都不下，並且，常常襲來週期性的大乾燥。蒙古草原所見到之處雖然都是遍地繁榮而茂盛的草，若把它可以成為一個很理想的農耕地，此為錯誤的想法，事實上完全相反，越有草方能保持蒙古草原。那是因為草能養草原土壤之同時，另一面，草根相互錯綜把土壤緊緊的凝固在一起。假設把草掘返過來草根刨掉，蒙古草原即被不斷吹過來的風，將土壤悉數吹去，而所剩者可能僅是砂地而已。砂丘的成因可以詳細觀察草原中間點點存在的部份很容易明白。就像這樣，蒙古草原草很茂盛適宜於放牧，但是除水邊或山間一部份之外，不一定是可以開墾作為農耕地的土地。呼倫貝爾之伊敏河邊，西尼亥河邊等處，被認為曾有作過農耕地的痕跡，有時候發現農具以及陶器等遺物，雖然很明顯的被認為曾為農耕之事，可是無法知道什麼時候把農耕丟掉現在又恢復了原有的茫茫草原。

因此蒙古高原大部份都是草原不被認為適宜於農耕。然草原有一部份可作農耕。那是依舊河床所形成之水邊土地及接近高原周邊山獄地帶比較雨多之丘陵地帶。然在有限的高原一部份蒙古人從事於耕作

，其結果能否保持其民族的固有生活。此項問題須要從其他觀點來研究不可。

三、隣接民族

從游牧生活進入農耕生活，首先所必要者為其土地氣候溫暖、地質肥沃。像蒙古這樣，氣候寒冷又是乾燥不適宜於農耕地方，其所住住民為欲進入農耕生活，無論如何也有必要以遷往土地濕潤氣候溫暖地方為目標。所以游牧民族之南進已到了迫於必要之地步。因此在蒙古高原南部的一大片中國平原若是無人所住的處女地，游牧民族捨棄其皮毛衣服，假設在該地進出生活之時，則游牧民族也許已捨棄其游牧而進入了農耕生活也不一定。然而該中國平原，游牧民族欲要南下時，早已被農耕民族的漢人所充滿。沒有肥沃的處女地可提供給游牧民了。付與南下的游牧民者為在那地帶不斷的與農耕民的鬥爭。且於鬥爭時反而對乘馬動作迅速，可隨時移動的游牧生活者有利。因此游牧民得勝侵入了農耕民的土地，在該地所推行者僅為征服其住民及支配當地的政治而已，沒有把住民攆走尤其是關於其土地方面未能達到經濟的支配地步。其生活與土地成為一體的農耕地，不離土地曾以簞食壺漿來迎接過征服者。元來即以性格單純的游牧民征服者以滿足於受其文化的洗禮支配着農耕民漢民族。其結果，游牧民的民族生活沒有得到進入農耕生活的機會。

雖不知道漢民族何時出現於中國大陸，但他們在這個大陸的農耕生活可追溯到有史以前的遠古時代，為農耕民的漢民族充滿了氣候溫暖，土質肥沃的中國本土，在其天府之地游牧民不但沒有得到農耕地，反而被其年年增殖的人口，抱着多年農耕的經驗及其勤奮努力，游牧民的土地反而成為他們經常進出或被侵佔的形勢。這種勤勞的漢民族，就是被游牧民征服當時，在其征服之下潛伏着仍然進出於游牧民土地，並且漢民族的進出與游牧民進出不同，和他進出之同時開墾了土地耕作，與土地形成一體且進入了不可分的關係。經此北方游牧民生活圈的北方草原週圍，游牧民還沒有注意到很遠以前，早已被農

耕民的漢民族所充滿。尤其是現在，捨棄了游牧而進入農耕生活的地方，這些個人早已與成為農耕民的漢民族為伍，在經濟上勢所必然的要有競爭，因之為了保持其民族的生存，已到了除依游牧生活外別無他途的狀態。

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大帝國，將蒙古民族之民族生活推展至中國本土的時候，蒙古民族的游牧生活和漢民族的農耕生活之間，已經形成了不可動搖的溝渠，其民族的傳統應該如何發展之事未能促成。蒙古民族治理農耕民的漢民族諸般事宜辦得很成功，但是未能進入其農耕生活。當然，蒙古民族的民族傳統上沒有把進入農耕生活當一會事。反而，認為蒙古人捨棄游牧從事於被征服者漢民族所經營的農耕就是墮落。當時是一片誇讚游牧蔑視農耕現象。漢人因沒有家畜慘淡經營農耕生活。蒙古人因有家畜不作百姓也可以。這是蒙古人一般想法。我在草原旅行時由蒙古人口中直接常常聽到這些個話題。

實際上，已進入農耕生活的現在蒙古人慘淡經營他們的事業。偽「滿洲國」與安南、西兩省地方以及「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區域內的一部份蒙古人從事於農耕生活，他們大部份均做效漢人乃為蒙古人中的漢化者，成為農夫與漢人併肩工作，失掉了家畜，也失去了蒙古人的榮耀，過着漢人百姓一般生活，或者有的不如漢人生活，尚在游牧中的蒙古人認為他們墮落同時也不能否定其一切。

如同上述，蒙古高原其自然環境，特別是其寒冷和乾燥不能成為良好的農耕地，又其人文的環境，尤其是與其隣接民族的關係。蒙古民族為保持其民族的榮耀和特性進入農耕生活之事在極為困難狀態。因此，蒙古民族從成吉思汗建國以來經過七百多年的長久時間一直到現在，仍實際維持着他的游牧生活。就是到了現在也不願意放棄他的游牧生活而從事於農耕生活。蒙古人之一部份所以進入了農耕生活，是由於漢人之出沒草原所致。只要有草原蒙古人能保持其家畜從事於游牧，即認為乃是光榮之事。就是到了今日蒙古人想法是能夠保護草原繁殖其家畜為成吉思汗以來的蒙古一種傳統，與家畜共同在草原過

其快樂的生活。有七個月冬季之稱酷寒蒙古草原維持其生活，一到春天在遍地都是花的原野祭祀鄂博，人生能夠快樂的活下去這完全是靠家畜之賜。蒙古人依賴家畜，家畜依賴草原，草原由蒙古人來保護。這三者能夠併存，蒙古草原成為蒙古人的土地將永久繁榮下去。家畜和草原，那完全是屬於蒙古，蒙古人生活依靠那些個東西。然而，在蒙古有何類家畜？然而，家畜與蒙古人的生活保持着何等的關係？我想試述於後。

第四章 蒙古的家畜

第一節 概說

從全般看來蒙古家畜種類不多，這也是其特色。成為蒙古家畜的有羊（含山羊）、馬、牛、駱駝及犬，僅是這些個而已。另有特種家畜，那是東大興安嶺北部的馴鹿，西部山嶽地帶的犛牛，但馴鹿是鄂倫春族的家畜，犛牛是西藏人的家畜並非是蒙古人的家畜。

羊、馬及牛生育於草原而用之於草原。這些個家畜不能用之於沙漠、山嶽、森林地帶。馬雖可用於山嶽、森林之中，但生於大草原的蒙古馬已習慣了自由奔馳，不像中國西部的雲南馬和西藏的犛牛一樣適宜於用在山地，也不如馴鹿那樣很得意的自由奔馳於森林地帶。駱駝生於草原而用之於沙漠。並且馴鹿生於森林而用之於森林、犛牛生於山嶽地帶用之於山嶽方面。即羊、馬、牛為草原家畜、駱駝為草原及沙漠家畜，馴鹿是森林家畜，而犛牛為山嶽地帶的家畜。

這些個從民族的關係言之，羊、馬、牛、駱駝是屬於蒙古人的家畜、馴鹿是屬於鄂倫春人的家畜、犛牛為屬於西藏人的家畜。

在蒙古高原生活的蒙古人，係人類與家畜以及草原成為三位一體者，隨之蒙古人和蒙古家畜以及草原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一如前述，現在，在這兒把蒙古人及其家畜的關係進一步具體的例舉如下：

首先，第一個先從蒙古人的房舍談起。在草原的蒙古人房舍為蒙古天幕，就是所謂之氈屋者也，其主要材料為用柳、松、白樺等木支撐而成的骨架子，其上覆蓋以毛氈，在天幕之中敷設有毛氈，或絨毯等數物，入口處掛置有門簾。其毛氈、絨毯、門簾的材料均用以羊毛製成。毛氈與木支骨架為其最重要的部份，沒有這些個蒙古氈屋無法蓋成。又結紮骨架之繩多為駱駝皮製，綁緊覆蓋毛氈之繩為馬鬃或駱駝胸毛所製。蒙古天幕房舍材料除其骨架外均由家畜而來。

其次再看蒙古人衣服。蒙古衣服之特色第一為防寒、第二為乘馬便利，主要着重於此兩點。在蒙古高原的蒙古人生活就是能耐寒冷的生活。首先要養成能耐寒之習慣以後才能談到其他一切。所以蒙古衣服其重要的特色是在於其防寒性。由其防寒性這一點觀察蒙古衣服以及其能着身的東西，即可明白蒙古家畜在此佔據最重要的地位。就是成為防寒之用的一切衣服材料均由羊毛皮而來。他們着重於羊毛皮並非是羊毛。猶如帽子或手套仍以羊毛皮為材料作成。靴子是牛皮或羊毛皮製成，又以羊毛可以製成毛氈。就像這樣，蒙古服裝多以羊毛皮為主要材料而製成的。並且其最重要者為製蒙古防寒衣羊毛皮有絕對的必要，然而那個羊毛皮非用蒙古產的羊毛皮不可，有以其他地方之物不可取代之說。

第三再看一看蒙古人的飲食。用一句話可以說透，蒙古人在喝着家畜的乳、吃着家畜的肉，及乳製品而生存。當然，他們雖照喝以穀物製造的漢式酒，也照吃粟、小麥粉等的穀物，惟純粹的蒙古食物就是家畜的乳和肉。乳有羊乳、牛乳及馬乳等，喝的方式以原樣喝或製造成酒喝。蒙古人的食用肉以羊肉為主，也吃牛肉，馬肉及駱駝肉。也吃黃油與其他乳製品。蒙古人雖也吃穀物或喝以穀物製造的酒，然本來的蒙古飲食就是家畜的乳及其肉而已。

最後再看一看蒙古人的動法，人類的動法稱為步行，那是因為人類不論到那兒總是以腳走路。當然蒙古人又以腳走路沒有其他可變通辦法。唯在蒙古高原的遊牧民與其他地方所實施的人類生活有不同的

移動生活。那是不論到何地方都是騎馬而去。蒙古人在廣大的草原星星點點稀疏的築着天幕房舍居住。爲了放牧家畜方便，每戶的天幕距離間隔相當遠。經常與隣居相隔五里或十里八里左右不是稀奇之事。若到隣居家步行去稍事寒暄回來，日將西沉，往復正好需要一天。有時候這個時間還不夠。其他蒙古草原的活動是這兒那兒的趕著家畜馳騁巡迴的生活。人類僅以脚走路到底是緩慢趕不上時間，所以蒙古人不論誰都騎馬奔波。男女老少都會騎馬。說起來，蒙古馬就是蒙古人的腿。若沒有馬，在蒙古草原生活絕對不可能。往沙漠去時乘騎駱駝。馬是草原中的腿、駱駝爲沙漠之舟。更有蒙古人移動時所用的是牛車，在搬運貨物時使用駱駝。這個是蒙古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東西。

如上所說在蒙古高原生活時，其一切衣食住行家畜成爲其重要的要素，若離開了家畜在蒙古高原沒有辦法生活下去。

再進而言之，蒙古家畜不僅單獨爲食用或使用，而且是蒙古人的一種財產。例如蒙古人一方面以家畜爲交換東西資本。即把家畜售出購置必需品，又以家畜爲物物交換方式換來其必要的物品。

由於如此，在蒙古高原的蒙古人和家畜保持有這樣的密切關係，說其完全成爲一體並不是不可以的事，離開了這些個家畜蒙古人得不到生活。然而，蒙古家畜是那些呢？我在下面有所敘述。

第二節 家畜的種類

一、羊及山羊

在蒙古的羊就是所稱之蒙古羊，於其形態來言之係爲長尾種的脂肪尾種，從其用途上來說乃是肉用種兼毛皮用種。其性情極爲溫順，特徵是極能耐寒和乾燥。

蒙古羊，一般是雄者有犄角，雌者沒有犄角，偶而也發現有犄角的雌羊。體軀爲腹部粗呈長方形脚長、體高有六。裡內外，體重普通雄者是四十乃至六十跖左右、雌者是二五乃至四五跖，平均體重大致

爲雄者五三跖（約十四貫）雌者爲三八跖（約十貫）。全身白毛，多數其頭部及四肢有黑色或褐色的斑紋。頭、頸、腹部及四肢沒有緬毛，其他部份有豐富短的含有彈力緬毛，以及有光澤長的粗毛，其中間還發現夾雜有細緬毛，生有此三種毛。蒙古羊從每年五月末到七月初爲脫毛時期全軀只剩粗毛。這就是所謂之脫毛時期，據說歐洲種緬毛沒有這種現象。

蒙古羊，從其毛的用途來講係爲毛皮用種不是純毛用種。羊毛每年春秋可剪兩次，產毛量不多，雌的一、一跖（約三百兩）雄的一、五跖乃至一、九跖（約四百兩乃至五百兩），並且其質不良，不適合於製高級絨。所以只可專門使用於製造毛毯、絨毯、毛氈及低級呢的原料。如以蒙古羊爲毛用種看待係屬於劣等種，然以作毛皮用種極爲優良，雖毛皮之毛長的較粗劣，但其皮薄極適合用於防寒服裝。蒙古羊之特徵就像下面所說可作肉用種之同時又可爲毛皮用種。

蒙古人的日常食物就是羊肉一事已如前述，一般一戶若有家族五人，據說這一家一年平均羊之屠殺量爲二十五隻。假設全蒙古人數約爲三百萬人，平均一家以五口計算就有六十萬戶，一戶屠殺二十五隻，一年生產毛皮可高達一千五百萬張。這個以全蒙古人爲遊牧民之假定上而計算，這個數目不一定是對的，但無論如何在蒙古的毛皮生產量相當高之事應該不會有多大問題。這些羊毛皮當然除蒙古人用作防寒毛皮之外並可大量供給北方漢人。

蒙古羊毛皮可用於防寒毛皮者有以下列數種。

緬羊皮 蒙古及東北等地一般稱之爲緬羊皮者，就是羊毛長得

密密麻麻的羊毛，並呼其爲冬物，而羊皮即爲緬羊皮的總稱。據說這種羊皮都指的是從十一月開始到第二年四月之間剝

的皮，這種皮絨毛才長而且密集，用爲防寒皮衣最爲適合而且最爲普遍所採用者。

剪查皮 在春季剪毛後所剝的皮子，即所謂的夏物，其毛短絨毛又少，用爲防寒不如緬羊皮，另一名稱爲緬羊板子。

羔子皮 緬羊的胎兒或生後一個月以內的幼羊毛皮極為美麗，以高級羊毛皮供用。尤其是將在後面所述之KARAKU-RU種羔子皮，其毛純黑發亮而有其特有的捲縮毛，一般視之為貴重東西。

流胎子皮 尚在母羊胎內的雄羊毛皮，有雄羊獨特具有之強韌性毛，毛紋呈現波形緊牢而密的附着其上，就是製絨後其捲毛也不會壞，與羔子皮比較更為上一等優良品。

蒙古羊毛以白色為主，另外，在呼倫貝爾三河地方飼養有黑羊。多由俄人所飼養。毛呈黑色發光，係專用毛皮種，就是所謂之KARAKURU種。體形大致上與蒙古羊一樣也有脂肪尾。其仔羊毛稱為阿斯脫拉罕（俄國羔皮『模仿蘇俄「阿斯脫拉罕」地方所產的羔皮而製的毛織品做大衣、帽子用』），色為純黑發光，俱有獨特的管狀縮毛，成為高級毛皮被人所珍視。

此外蒙古羊乳成了蒙古人的飲料、乳製品成為食料。其腸可做香腸材料，又可做球拍絲以及樂器絃的原料，其糞便成為蒙古燃料。

如上所說，蒙古羊從其毛的用途來講係毛皮用種不是純粹的毛用種，其所供給之羊毛係屬劣等，但其所供給之毛皮用為防寒毛皮極為適當不過。至於其肉從用途上來講純粹的肉用種肉質良好。據滿鐵農事試驗場試驗成績、肥胖活着的十六隻蒙古羊平均體重為五十瓩，其屠體肉之出產率為百分之五十三，其中精肉佔百分之三十四，脂肪佔百分之十三，據說其脂肪之多係因牠有脂肪尾的關係。因之蒙古羊為良好的肉用種，其缺點是體軀稍小屠體中的脂肪多而精肉少。然其肉之出產率雖不豐富可是味美可口。蒙古羊原來係蒙古人以獲其肉為目的而飼養，並且得到其肉之同時又獲得了羊毛皮作為防寒用，兩者相互依存，已成了蒙古人在蒙古高原生活不可缺少的東西。然而，與在蒙古高原生活的蒙古人保持有這麼密切關係的蒙古羊就是由現在蒙古人所飼養者，牠不是像米利奴種或虎利狄爾種那樣既毛用種又是毛肉兼用種。在這兒對蒙古羊改良上提供了一項難題。

如同前述，蒙古羊毛極為粗劣，毛粗、緬毛粗、死毛多、夾雜物多，因而不適合於製作高級絨品。僅在現地可以製作毛氈，在東北，中國被使用於製造絨毯，在其他紡織用途方面僅可以製造西服料、斜紋呢，HO-MUSPAN毛毯、緞等的原料而已，不適合製造高級毛織物。如果想把這個粗劣毛讓它變成優良品能適合紡織高級毛織物，當即計劃改良蒙古羊種不可，對於此點似可以下述兩種方法進行研究不可。

一是與純毛用種的米利奴羊種交配。

設於東北公主嶺的滿鐵農事試驗場從大正三年以來，就分到用米利奴種，SAUSADA-UN種以及SHIROZPUSHUA種製造了蒙古羊在來種（雜種），研究結果比較，以米利奴種最適合，到達了預期效果，試驗上來講很成功。就是蒙古在來種羊毛不適合於製絨用，經米利奴種的第一回雜種，其毛顯出了有顯著的改良，可產五十支乃至六十支紡紗。粗毛及死毛雖尚有若干殘留，大致上已經可以供應中等或下等程度的製絨用。然其一回雜種再和米利奴種交配所生的第二回雜種，其中約有半數已成為米利奴種型，此類米利奴種型緬羊在遺傳上全為固定，依其雌雄交配所產生的羊全為同種不會發生雜種型或在來型。這就是所謂之改良種。至此對蒙古羊（在來種）之改良已有了相當的進展，並得到了具有改良能力之用種。經改良後的米利奴種型羊其粗毛全數消失，捲縮度、粗度，以及其他各點來言之已和米利奴種型羊一樣性質的緬毛了。

依照上說依米利奴種改良蒙古羊的試驗成功，現在還剩下了兩則難題，就是在草原如何實施以及以何普遍推行問題，其能否適應蒙古草原的寒冷問題，其二與蒙古人生活有衝突，據說改良種羊仔子在野外試驗結果與蒙古在來種相比對寒冷耐力稍弱，但到成羊之後並無不同之處。然一在蒙古草原生活的羊與東草原一帶無法經驗得到的酷寒和乾燥，以及有時候草不足情況下生存下去。像這種蒙古高原生活改良種能否適應。這是尚待解決的問題。與蒙古人生活有衝突之事

，係為問題之決定性者。改良種無法生產防寒用毛皮，就是其毛皮不適合此項用途，並且其肉味道也不好。所以蒙古人不喜歡飼養改良種。

基於這個發生了依第二的虎利狄爾種改良問題，虎利狄爾種是毛肉兩用種，體軀強大繁殖力很強，肉味可口其毛質也良好。所以改良蒙古羊不用純毛用種的米利奴種而用毛肉兩用種的虎利狄爾種。可是就是虎利狄爾種，假設其肉亦可食用，但防寒用毛皮問題仍舊解決不了，此對蒙古人生活有關係所以依然未解決擺在那兒，因之，依虎利狄爾種的改良，還沒有達到普遍實施的階段。

下面為改良蒙古羊毛皮用以喀喇庫爾種作交配試驗之事有所敘述。依在滿鐵農事試驗場的試驗結果所得，據說已有了三回以上雜種的羊仔子，其所生產的毛皮與喀喇庫爾種羊仔子的毛皮毫不遜色，所以感到以這個種改良或可能在部份現地得到有推行的機會。

如上列舉改良蒙古羊試驗效果，但是成為現實問題者，如其與土地、氣候的關係，與蒙古人生活上的關係等等諸多困難問題存在，還沒有達到普遍實施的階段。

山羊與羊共同飼養，其數目不太多。羊不像牛或馬那樣有團體性，隨之在放牧中有稍為懈怠情事即有離散之傾向，且性情溫和行動缺乏敏感性，因之在其間夾雜山羊放牧有其必要。山羊之動作敏捷在一群之前面作羊的嚮導。若有人指揮山羊跪在最前面，羊跟著這個成群的在後邊行進。所以在蒙古羊之牧群大都把山羊混雜其間放牧之。其比率為羊有五十隻至百隻之間約有山羊一隻就可以。沒有單獨放牧山羊之舉。

山羊與羊一樣其乳可供為飲料，肉作食用，毛及毛皮大致與羊一樣使用。但是其一切沒有羊的優良，而其數目也極少。總之山羊在蒙古係羊的附隨家畜，不能僅以山羊獨立飼養。

二、馬

平常蒙古人所飼養的馬，就是所謂之蒙古馬，中國北方各地以及

東北一帶漢人所飼養的馬大致上都是這種蒙古馬。其體軀雖稍為小些，但比起中國西部的雲南馬等還大，說起來是屬於中等體形。其特徵為性質強健富於持久力。

在水量不足的蒙古草原牠的功用為何？有時候人類從早到晚騎着馬在沒有水的草原奔馳。據說普通馬可能有倒下之虞，惟蒙古馬已習此為常。祭鄂博賽馬蒙古人常以三十多公里之長距離路程與賽。據說在這種場合從開始到終點用蒙古馬不減速度奔馳。一到冬季在零下五十度之稱的酷寒中，沒有馬房日夜在那個寒冷氣候中討生活。一旦下雪累積成堆，馬即用蹄撥開雪堆覓草而食。蒙古馬以持有這種強健的體軀，耐渴力、耐寒力、耐久力，而渡過約有七個月之久的蒙古冬季。

到春季五月時，巡行於蒙古草原，看到瘦得肋骨明顯隆起的馬群。這些個馬耐過了長期冬季的苦難而來的。吃剛萌芽而出的新草漸漸肥胖，生小馬繁殖其種，在夏季良草茂盛時巡迴馳騁於原野，到了颯爽的秋季以肥胖之姿出現於蒙古原野。在這個時候，真是有一天高馬肥秋意濃之感。那個其實也是蒙古秋季的寫實。這個馬肥之事，不是單獨為了飽食，乃是為準備過即將來臨的蒙古嚴寒冬季，能夠耐得過那種酷寒。若沒有秋肥，蒙古馬就活着過不去冬天。

蒙古馬就是蒙古人的乘馬。並且又是財寶。東北以及中國各地輸入蒙古馬為拉車或農耕用，但在蒙古不用馬拉車及駄運貨物。拉車在蒙古為牛的職務，駄物由駱駝來承擔。蒙古草原因不從事於農耕當然用不着有農耕用家畜。在農耕地區從事於農耕的蒙古人因其生活不全依固有方式而悉依漢人方式，在此暫且不談。總而言之，蒙古馬在蒙古人生活上單是為乘用的。

在蒙古草原生活，馬是蒙古人的腿，前已敘述。蒙古人剛開始會走路就學騎馬，到了七、八歲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騎士。於鄂博祭時實施蒙古賽馬的騎士大致上都是從八、九歲到十六、七歲左右的少年。蒙古不論男女老少都會騎馬。於春季祭祀鄂博時，善男信女均是盛裝

成群的在廣闊的草原上從各處集聚而來，呈現了真實濃厚的蒙古彩色。蒙古人各自有自己的乘馬，還有幾匹換着騎的馬。

家畜係蒙古人之財寶曾屢有敘述。一般蒙古人之財富，依其所有家畜數目來計算。當然羊是蒙古家畜中的主要成份，在別的意義上馬是蒙古家畜中的主要財寶。羊不管從那一方面來講係蒙古人實質上的財產，在蒙古當然馬雖也是實質上所必要的家畜，另外牠還有裝飾性財寶之意義。跨駿馬馳騁於寬敞的蒙古草原原為蒙古人的一種榮耀之事，有優秀的馬群給與蒙古人的感覺是和有用羊群有不同的成份喜悅。中等以上的蒙古人家向倒持有必要以上的多數馬匹。其實不是爲了騎用，也不是爲了賣出，只是誇耀其場面與威風而已。

到蒙古草原有時候可發現無數的馬群。不到千匹，或千五百匹以上者也有。待馬群通過之後，時有病馬等殘留在草原。那些病馬就在草原倒下死去。死去之後蒙古人回來剝其皮而去。肉任由鳥銜去，或由狼來噬食，最後變成白骨橫棄於草原。蒙古草原到處可以看見此類白骨。

蒙古馬的生涯，就是如此，多數過的是生於草原，長於草原而死於草原的生活。因而多數的馬都有野性，其性情暴躁。蒙古人在這馬群中挑選適當的予以捕捉，做技巧性的調教之後作爲乘馬。蒙古人自譽爲駿馬，在右脇下抱着捕馬用的套馬竿，策馬進入馬群中，描準要捕捉的馬，把套馬竿尖的繩圈套入馬脖子，一旦套住之時立即把自己的馬勒住而捕捉那個馬。在馬群中繞圈追逐要捕馬時的動作，真是像鞍上無人鞍下無馬之狀。瀟灑爽快美妙到極點，如同不避水火之蒙古人的勇敢氣魄表現無遺。

蒙古語平常把馬稱之爲「*mor*」，本來「*mor*」是對去勢的馬而言，不是對一般馬的稱呼。特別對種馬稱爲「*mor*」，對牝馬稱爲「*mor*」，對馬群稱爲「*mor*」。平常僅留可以作種馬的馬，其他全部去勢。大概都在四歲的時候實施這個。於百匹馬群中平常大約設置四匹種馬即可。就是以一匹種馬爲中心約有二十五匹馬群。該一

群稱爲「*mor*」。在那個以一匹種馬爲中心的一群中有去勢的馬（就是「*mor*」），當然有牝馬及馬仔子。馬仔子不會有與親馬離開之事，又一般馬和牝馬也不會與種馬離開。因之那一群經常團聚在一起。像這樣幾團幾十團的匯在一起就形成了幾百匹幾千匹之稱的馬群。

蒙古馬蒙古人專爲乘用，在蒙古不做爲馱馬或挽馬如已前述。然而輸出於東北以及中國北部的，在那些地方以馱馬、挽馬或以農耕馬使用。東北及中國馬的繁殖力薄弱，大致上都從蒙古輸入。又優秀蒙古馬爲賽馬用向哈爾濱、大連、青島，以及上海等地輸出。賽馬用的馬多數爲所謂之海拉爾馬，據說海拉爾的蒙古馬多少混雜有外國種的優秀馬血統。

蒙古人以乘馬所用的馬多數爲白馬。蒙古人喜歡乘用白馬。蒙古人從古以來就是尊重白色，喜歡銀兩，又歡喜青色。祭祀鄂博裝飾白旗，蒙古人相互拜訪禮節所用的哈達嚶以青色爲主。談及淡白色和青色就是代表蒙古的彩色。

其次，把馬體和蒙古人的生活關係研究來看，其肉不像那樣普遍的食用。蒙古人尤其是不會有特別爲了吃，而像羊那樣有屠馬之舉，若是死了才能吃其肉。蒙古軍在行軍時候，有必要才能屠馬以爲軍糧。肉及內臟全吃並飲用其血。類似情事就是到了現在有時候做，用以紀念成吉思汗時代蒙古遠征軍之威武。馬乳是蒙古人喜歡喝的飲料，尤其是以馬乳製造的酒更爲稀罕。馬乳酒被稱爲「*mor*」，俄國人從古以來爲治肺病之特效物來研究應用。馬鬃作爲製毛繩材料，多與駱駝胸毛混雜使用之，被用於繫蒙古天幕，或套馬竿之繩索。皮成爲皮革其用途之廣大不必贅述。

蒙古馬體質強健有持久力，其特徵爲能耐於氣候的惡烈變化，草料不足，乾燥以及粗劣的飼養管理等等，只因體軀稍小，不能馱載太多貨物，體力也弱，尤其速度與大型外國馬種相比也嫌稍慢。所以要改良蒙古馬對於這點有考慮之必要，最重要的是研究目標置於取長補短方面，對其特點應使其越好發揮。至於其他蒙古家畜之牛、駱駝、犬等動物此次因篇幅所限，下次再續述之。

囊薩雯波傳(二)——西藏戲劇

二、遭虐而死

囊薩夫人嫁到娘堆日囊家約七年，生了一個不像兒子而像天子的小孩，這個小孩因而命名為拉烏達布（意為「天之子」），也為囊薩的生子舉行了盛大的慶生宴。因為囊薩夫人，沒有婦女五病，而有淑女八德，對娘堆日囊老爺父子兩人盡心侍奉、尊敬悅意；對男女家僕及所屬臣民百姓也不分遠近地以仁慈來觀照；農事、紡織、烹調等工作也操作善巧，還做了許多的工作，因此而得到了日囊上上下下的一致尊重。再加上囊薩夫人不僅生子當了媽媽，舉止容貌各方面也都討人喜歡，札欽巴父子兩人簡直一刻也離不開她，也因為非常喜歡她的緣故，打算放心地把倉庫的鑰匙全部交給她來保管。但在以前，那些倉庫的鑰匙向來是由小姑內姆保管，內外的收支、安排也都是由她掌管的，在這種情況下，她根本不願把大權交給囊薩。囊薩對這個小姑，雖然也像對老爺父子兩人一樣，毫無差別地盡心服侍，但小姑內姆卻仍然作威作福，日囊的上上下下因而在背後對她議論紛紛，對囊薩呢，則大家都讚她仁慈。但正如俗諺所說：「挑撥是非是女人所做的。」小姑內姆在札欽巴老爺父子與囊薩之間說了各種挑撥是非的誣告，在男女僕人間也儘可能地對囊薩做各種惡意的誣陷，對囊薩做了許多令人憤恨難平的事情，而且也不把倉庫的鑰匙交給囊薩，還是由自己來保管，美食暖衣自己吃穿，給囊薩的則是惡食和粗衣，囊薩夫人因而對世間的事情心灰意懶，一心念著佛法，但又不能向老爺父子來請求，囊薩也只好在自己的臥房裡，把兒子拉烏達布抱在懷裡親著，一面流著眼淚給他餵奶，一面唱著悲歌：

「上師三寶來護佑，本尊空行來加持，
護法松瑪除我障，盼我心願如法成。
若無論迴牽絆子，囊薩必定去修法，
拉烏達布不忍丟，攜子修行又成礙，
想修佛法佩嫁玉，想行人法遭姑嫉，

未能留侍父母前，嗚呼嗚呼心傷悲，
心愛小兒和親人，皆是修法之障敵，
小姑內姆聶卓她，激勵修法之上師。
拉烏達布未自立，無常死神來臨前，
囊薩不留去修法，雯波不住遊山林。」

唱完後便把拉烏達布抱在胸前，母子兩人到花園中去散步解悶。這時札欽桑珠老爺剛好也到花園裡來，他洗完了頭，靠在囊薩的懷裡，讓囊薩替他抓虱子和虱卵，這時正是秋天之際，嚴霜摧毀了往日盛開的花朵，金蜂玉蜂嗡嗡地圍繞著殘存的一兩朵新開的花兒，囊薩觸景生情，心想：「這一輩子和生身的父母雖然沒有死別但已經是分離了，而下輩子所需的法卻還沒有，現在不僅身為人妻，還受到小姑內姆這樣的瞋恨傷害。」想到這些，心裡湧起了無限的悲傷，忍不住地流下了眼淚，眼淚滴進了札巴桑珠的耳朵，札巴桑珠因而醒來，看見是夫人囊薩在哭，便說：

「百看不厭奪魂女，夫人囊薩聽我說，
美貌衣飾珠寶全，佛法世事皆精通，
懷抱小兒佩美玉，還為日囊老爺妻，
囊薩應無傷心事，眼淚雙垂為何因？」

誠實不欺來稟明，必定完成妳所願。」
囊薩心想：以前如果向老爺父子說出小姑內姆所做的一切壞心和惡行，怕會變成挑撥，離開了他們兄妹的感情，所以不能說；但現在已經被問起了，如果能夠說一說，好的話，說不定能如我的心願讓我去修法；再不然也可以用兄妹之情來對小姑勸導管束，說不定她就不會再傷害我，讓我能夠再忍耐地住下去。於是囊薩便向老爺爺唱道：

「頂禮如父諸上師，啓請如母諸空行，
命中註定的伴侶，札巴桑珠聽我說，
承歡父母膝下時，囊薩居住家鄉際，
花容月貌招敵人，不能修法須出嫁。

雖然貴爲老爺妻，對上恭敬對下慈，服侍小姑更用心，不敢稍違內姆意，借酒還水怨報德，以惡報善行諸惡，沉默不語罵我呆，回嘴則說我囂張，出門罵我爲淫婦，在家說我如壁畫。心念札巴桑珠恩，盡心盡力來服侍，一見札巴桑珠您，終生不離願爲伴；一見拉烏達布兒，世間俗業甘心做，看到男女僕衆等，日囊夫人願意做，一見小姑內姆臉，流語蜚語想爭辯，想起無常死神等，獨自想要修淨法。來世須法我沒有，今生父母已生離，想念父母此悲歌，父母若聞心歡喜。」

札巴桑珠聽了以後說：

「囊薩想念父母，這是人之常情，妳已經很久沒有和父母見面了，可以讓妳快點回家去探親，妳就不要再難過了！至於內姆聶卓的惡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可以來教訓她。然而現在正是田裡庄稼成熟的時候，明天一天，後天二天，大後天是黃道吉日，妳和收割的工人們一起去收割，所須的工具去向小姑內姆領取。」

收割時小姑內姆也親自到田裡來給囊薩和男女工人們送食物酒水，順便監工。當大家正在收割庄稼的時候，從拉堆定日方向來了二位師徒模樣的布衣行者，他們來到收割庄稼的地方，往囊薩的方向看了一眼後，唱了一首道歌：

「頂禮如父衆上師，母引六趣向解脫，
食財衣物請相賜，回報淨法結善緣。
囊薩妳這暇滿身，恰似東山美彩虹，
彩虹雖燦不實際，現在應該修佛法。
囊薩妳這暇滿身，恰似南林啼杜鵑，

聲音雖美不實際，現在應該修佛法。
囊薩妳這暇滿身，恰似西海龍王女，
財用雖全不實際，現在應該修佛法。
囊薩妳這暇滿身，恰似北地蒼龍吼，
聲音雖響不實際，現在應該修佛法。
囊薩妳這暇滿身，恰似衛廟的壁畫，
形色雖美不實際，現在應該修佛法。
無常死神爲敵時，勇士力大無處逃，
怯者退行無所遁，美女善誘無法騙，
家財萬貫買不通，大官有權躲不掉，
小民哀求逃不了，神足雖快脫不了，
此生既得暇滿身，切勿空度應修法。」

聽了這道歌，囊薩心想：這歌好像是專門唱給我聽的。心裡想道：他們所說的想想真是有道理，讓我產生了很大的信仰；雖然很想做布施，但因為小姑內姆聶卓在旁監工之故，不能布施給他們。於是囊薩對他們瑜珈行者兩師徒說：

「我沒有布施資具給你們的權力，不遠處那兒有位穿著紫黑色衣服、容光煥發的大姐，你們去那裡求她吧！」

囊薩用手指著方向，於是布衣行者師徒也就走到小姑內姆的跟前，向她化緣。內姆暫時放下了工作，說道：

「你們這些乞丐到我跟前做什麼！夏天討奶、冬天要酒，待在山裡不能修法，跑到山下也不能幹活，拿得到的就搶，拿不到的就偷，成天招搖撞騙，虛度人生，我不懂得如何招待你們這些布衣行者，如果需要化緣，去向我們那位身體比孔雀還要美麗、聲音比畫眉還要悅耳、智慧比彩虹還要燦爛、權勢比須彌山還要高大的娘堆日囊夫人囊薩雯波要吧！我是她的女僕，沒有布施的權力。」

於是布衣行者師徒又回到囊薩的跟前，把上面的情形說了一遍，囊薩於心不忍，便給了他們七捆禾束，說：

「布衣行者你們師徒從哪裡來？現在又要到哪裡去？請以慈悲觀照，給囊薩我以後能遇正法的護持及回向。」
布衣行者師徒倆也以道歌回道：

「頂禮如父衆上師，母引六趣向解脫，
囊薩夫人再聽道，布施僧人恩慧大。
我們乃從拉堆來，來自拉齊雪嶺中，
我乃米勒日巴徒，勒瓊多札是我名，
做伴行者此布衣，名叫仁欽札巴者，
現在要往衛地去，走向衛地雅璦村。
谷上修行有禪師，谷下生活有施主，
共修成佛之因緣，因緣要義是回向。
囊薩齋僧得因緣，行者受食結法緣，
得遇正法之緣起，緣起要義在護持。」

囊薩聽後再次起了信心，又給了他們三捆禾束，同時向他們請加持，布衣行者兩人也很高興地給囊薩做了正式的回向祈禱，然後就走了。
當囊薩向布衣行者們布施禮拜來加持時，被小姑內姆看見了，她非常地生氣，於是捲起了左右袖子，拿著一枝棍子，來到囊薩的面前，瞪著眼睛看著囊薩，唱道：

「外表美麗色燦爛，內藏惡心專食毒，
孔雀般魔女囊薩，聽我小姑內姆說，
拉堆定日朗寇寺，當巴桑結梵聖駐，
堆地拉齊雪嶺中，米拉勒巴著師住，
因此娘堆日囊路，行者來往不間斷，
一切乞者隨意施，生子爲母需用減。
娘堆日囊遍沃野，豆穀二糧最主要，
所有禾束皆施乞，女丐勿留一起滾。」

囊薩也回唱道：
「頂禮三寶皈依處，慈悲觀照薄法女，

小姑內姆聽我說，布施與否原未定，
前向小姑乞討時，小姑自言爲女僕，
僕女哪能作決定？得向夫人去請求。
再次來到我面前，如不布施空手返，
乞者帶話到谷下，烏鴉銜肉到溝頂，
恐損日囊老爺譽，一些禾束做布施。
上供三寶下施貧，善於理財富人相，
猶如蜜蜂釀花蜜，慳吝積財有何用。
彼乃米勒日巴徒，莫稱乞丐宜敬信，
本姑娘供養行善，勿稱魔女應隨喜。」

小姑內姆聽了以後，更加生氣地罵道：

「叫做囊薩夫人的破敗魔女，他們行者師徒倆，外表英俊、說話中聽，妳是愛上了他們才給他們禾束，哪裡是真心信仰。妳仗著懷裡的小孩和娘家的勢力，我說妳一句，妳就回我兩句，妳是娘堆日囊的夫人，我卻是比妳還尊貴的娘堆日囊正式千金，不僅如此，家中內外的事情全是由我來掌管，妳到現在還不明白嗎？以前講妳不聽，現在就是動手打妳的時候了。」

她把囊薩夫人打得翻來覆去，天昏地暗，連跌倒在地了還一直抽她的背，油亮亮的青絲也被掀下七綫，內姆把頭髮放進自己的襟包裡，心想：「現在如果不馬上到哥哥札巴桑珠的跟前去告狀，說不定哥哥會因爲疼愛囊薩而來斥責我。」於是她便來到哥哥札巴桑珠的面前，把囊薩的頭髮假裝成是自己的頭髮，拿在手上，一邊哭一邊唱著挑撥的歌：

「哥哥札巴桑珠啊！聽我內姆聾卓言，
我們的囊薩夫人，命她收割她不做，
無須做的拼命做，今天清晨上午時，
貌美聲甜假行者，來到我們的沃野，
囊薩失神施禾束，不知羞恥想同居，

見此情形心難忍，苦口勸誡她不聽，還把醜事當光榮，扯髮毆打好幾回，骨肉同胞和妻子，哥得無誤做抉擇。」

札巴桑珠聽了以後心想：「內姆聶卓無緣無故說了這些猖狂的證據，應該是不容置疑的，想來囊薩因為容貌姣好，體態優美，又生了兒子當了媽媽，受到日囊大大小小的歡迎，大家都很敬愛她，所以就有了這樣的惡習，假如這一類惡妻劣子現在不好好管教的話，將來就管不了她了。」於是他就急急忙忙地往囊薩夫人所在的地方來了。這時囊薩正因為被內姆聶卓毒打，而坐在田埂的角落哭泣，札巴桑珠看見她便唱道：

「魔女囊薩愛波往這聽，日囊老爺話裏仔細聽，耳根聽我札巴桑珠說，交代妳做的事妳不做，卻對謊言布衣勤招待，甚還毆打我妹何緣由？鄉狗上樓卻想吠天星；要曬太陽的酒罐，卻底朝上而罐口朝下；用馬料餵養的驢子，反過來卻去踢馬；舟子到了小河，卻被戳穿皮底；乞丐遇到小狗，還得拿著棍子；無法無天的魔女，妳的行爲就像這樣！」

囊薩夫人聽了以後心想：「俗話說：被箭射了，還得誇弓好。小姑內姆聶卓打了我還不夠，還說是我打了她，這明明是向老爺的誣告，但如果沒有興起仇恨的人，要向誰去修忍呢？特別是這次小姑向老爺父子說了我這麼多不實的壞話，如果向老爺父子直言，他們一定能夠了解，但卻會有挑撥他們兄妹感情的危險，所以不能說，甚至連對男女僕人也不能說，以免造成像婦女間愛憎爭吵的情形」。因此也就只好什麼都不回答。札巴桑珠看到這個情形，心想：「妹妹內姆聶卓的話果然是真，這話說中了囊薩的要害，所以她除了愧疚流淚以外，就無話可答了。」札巴桑珠非常地生氣，就抓著囊薩的頭髮，扯來扯去的拳打腳踢，甚至還用刀背打了她好幾下，囊薩的手腳都因此而受傷了，身上的肋骨足足斷了三根，各種難忍的痛苦，使囊薩發出了呻吟。僕人索南白介及女僕仲巴吉聽見後很不忍，便向老爺札巴桑珠頂

禮求情：

「主人大王往這聽，請聽男女僕人稟，夫人如做違意事，老爺面責也應該，然是伴侶與子母，丟臉責打實不該。十五望月般臉頰，受傷猶似烏雲遮；婀娜美麗輕盈身，三根肋骨已斷裂，老爺請勿再責打，夫人也請止淚流。」

說完後便把老爺札巴桑珠和夫人囊薩分別護送回各自的房裡去。

這時在一個叫吉布雅瓏的廟裡，有一位好喇嘛名叫釋迦堅贊，他是給至尊米勒日巴大師授記的洛札瑪爾巴譯師的門下容頓拉達的大弟子，是位精通新舊密咒，特別是大圓滿法的大成就者，他以神通智慧看到：「娘堆日囊的夫人是一個善種空行母，將成為能化逆緣為順境的還魂女，能承辦不可思議的事業和利生。」為了促使她的因緣早日成熟，且趨向正法之故，他化身成一個英俊且聲音悅耳、精通猴戲的年輕乞丐，來到囊薩臥室的向陽窗前，讓猴子要著各種把戲，一面唱著這樣的歌：

「猶勝天女可人兒，向陽窗內貴夫人，目不轉睛看猴戲，請聽乞丐來唱歌。東方工布森林中，每一母猴帶小猴，具才猴子善歌舞，無才猴子吃美果，小猴業盡落巧手，繩索繫頸多可憐，為學把戲受盡苦，動作伶俐所招致。南方貝地森林中，每一母鳥帶小鳥，翅硬鳥兒天空翔，無力鳥兒樹尖飛，能言鸚鵡落王手，腳繫鐵鍊多可憐，為學人語受盡苦，伶牙利嘴所招致。西方尼國果園中，金色母蜂帶小蜂，口福大者吸花蜜，沒有口福繞酒香，

虎紋小蜂落童手，揉來揉去多可憐，
為取蜂蜜受盡苦，釀蜜香甜所招致。
北方蒙古草原上，每一母羊帶小羊，
白財綿羊吃好草，無膘瘦羊信徒引，
綿羊業盡落屠手，開腔破膛多可憐，
為取肉品受盡苦，肉品美味所招致。
衛地娘堆肥沃地，民家母親帶女兒，
具有教緣遊靜林，無緣留侍父母前，
漂亮女孩嫁老爺，落姑手中多可憐，
遭致嫉妒受盡苦，容貌美麗所招致。
無常死神心不念，體態雖美似孔雀；
雖得人身不修法，聲耳雖甜似畫眉；
對我乞丐不布施，裝扮雖富似壁畫。」

這乞丐唱著歌，同時猴子也要著把戲。囊薩非常喜歡乞丐所唱的歌，拉烏達布也喜歡看猴戲，他們母子倆看著看著的時候，囊薩心想：「雖然應該給他一些賞賜，但是糧食、糌粑、酥油、金銀、衣物等東西，不能不問小姑一聲就給他，然而如果去問的話，一定是像從前一樣，除了把我痛打一頓外，也不能滿足乞丐的乞求，不如就把父親送給我的嫁粧給他來得好。而且這個乞丐是個四處流浪的人，見聞可能非常廣博，我應該來問問他哪一座寺廟環境比較好，又有哪一個上師學問比較好，在我沒死之前，我既不留戀兒子，也不心念父母，要去修佛法。昨天瑜珈師徒所說的道歌，和今天這個乞丐所唱的山歌，歌中的含義，全都是針對我而唱的，現在應該要下決心去修法。」這樣想之後，囊薩便把乞丐請入她臥房中的暗處，對乞丐說：

「周遊浪者請聽啊！攜猴乞丐聽我言！
姑娘一見父母面，父母年老日西山，
父母年老未能侍，念此女兒心煩憂，
囊薩不留想修法，寂靜山林去漫遊。」

乞丐他

右膝著地、雙手合十，也很恭敬地對囊薩歌道：

「人身卻具天女姿，美貌囊薩聽我言，
乞丐沒有未到處，衛藏工達皆走遍，
所聽之言全是真，一句謊言也不說，
佛法弘揚在衛藏，靜林一處勝一處，
上師加持亦如是，因此必須選謹慎，
衆生事業最要緊，堆地拉齊雪嶺中，
米勒日巴住其地，路途迢遙不便去，
北方距此一天路，路途較近圓滿處，
後山恰像獅躍天，前山好似大象眠，
色拉雅瓏快樂寺，釋迦堅贊上師住，
對於正法大圓滿，上師精通兼成就，
姑娘一見丈夫面，終生伴侶似風旗，
不由自主聽人令，念此姑娘心煩憂，
囊薩不留想修法，寂靜山林去漫遊。
姑娘一見愛子面，拉烏達布似彩虹，
彩虹雖美不實際，念此姑娘心煩憂，
囊薩不留想修法，寂靜山林去漫遊。
姑娘一見小姑面，內姆善嫉似毒蛇，
雖想修忍諸恨生，念此姑娘心煩憂，
囊薩不留想修法，寂靜山林去漫遊。
姑娘一見僕衆面，男女僕衆似小童，
心中雖念不能言，念此姑娘心煩憂，
囊薩不留想修法，寂靜山林去漫遊。
姑娘欲遊寂靜林，何所寺廟較快樂？
姑娘想要去修法，哪位上師加持優？
無處不遊丐老哥，一定會有廣見聞，
寶玉珊瑚為報酬，請勿隱瞞照實說。」

夫人修法往彼處，囊薩拜師去見他。」

囊薩愛波她一聽見釋迦堅贊上師的名字，身體一陣顫抖，眼淚盈眶，同時也心生信仰；對這個乞丐也很尊敬，於是便從自己的頭飾上，拿下五顆大珊瑚，及三顆上好的玉，送給了乞丐。

正當這個時候，日囊老爺札欽巴心想他應該去監督看看工人們打穀努力不努力。而當他來到樓梯口的時候，聽到囊薩房裡有年輕男子的聲音，而且還有歌聲傳出來，札欽巴心想：「這個女子的聲音是囊薩的，但這男子的聲音比我的兒子札巴桑珠的聲音還要好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於是他便從囊薩臥室的門縫中偷偷的看進去，只見拉烏達布自己和猴子在一旁玩得很入迷，而囊薩夫人身旁有一個乞丐，她正在把頭飾上的玉石和珊瑚拿下來送給他。札欽巴心想：「昨天囊薩在做農事時，給了布衣行者師徒二人許多的禾束，打算要做個淫蕩婦，我女兒內姆勸她不要這麼做，她不僅不聽，聽說還把內姆轟卓打了一頓，內姆把這件事向我兒札巴桑珠說後了，稍微打了她一頓；現在居然又把乞丐請到家裡來，而且還把玉石和珊瑚等首飾沒有限制的送人，這種惡行，看來簡直就像娼妓一樣，哪裡能當我們娘堆日囊家的主婦；而且如果還把拉烏達布放在她這裡，也會糟蹋了這個小孩子」。如此想了以後，札欽巴立刻要衝到囊薩的面前去，但當他一打開房門，乞丐和猴子馬上就從窗口跳了出去，不知道到那裡去了。於是老爺札欽巴也就扯著囊薩的頭髮說：

「娼妓囊薩愛波再聽一次啊，用你耳根聽我日囊老爺說，專心的聽我札欽巴老爺說，昨兒送禾束給行者已不對，今天又帶乞丐回家是何為？看來內姆說真，札巴也沒錯，囊薩夫人似此真像是娼妓，是個無惡不做的放蕩魔女！」

說完後根本不給囊薩辯白的機會，而囊薩在先前被小姑內姆及老爺札巴桑珠打傷的手脚及打斷的肋骨都還沒有痊癒的情況下，又被札欽巴老爺打了一頓。而且札欽巴還像老鷹抓小雞一樣地把她的兒子拉烏達布給帶走，交給一個奶媽去餵養，不讓他留在囊薩身邊。

囊薩因為母子分離，而產生了無限的悲傷，就在那天夜裡，因為心瘋上燥（心肌梗塞）而死在床上。而那天傍晚，拉烏達布也因為和母親分離，好像知道囊薩已經死了一般，從日落到天明之間，不斷地哭泣，一點也不肯睡。因此第二天早晨，奶媽心想：「應該不要讓小姑內姆及老爺父子知道，偷偷地把小孩送到囊薩那裡去。」而當她來到囊薩臥室的時候，卻靜悄悄的一點聲音也沒有，她想：「這是怎麼回事啊？」於是她便打開房門，走到囊薩的枕邊，只見囊薩夫人披散著頭髮睡在床上，她想：「夫人大概睡著了」，便喚道：「囊薩夫人！不要睡了，起來吧！」但卻沒有回答，她把手伸到床上，發現囊薩全身冰冷，她不敢相信，又仔細看了一下，這才知道囊薩夫人真的已經死了，她連忙跑到札欽巴老爺父子的跟前，把囊薩已經死了的事情向他們報告，老爺父子兩人立刻跑到囊薩的臥房，看見囊薩正如同奶媽所說的一樣，躺在床上，他們心想：「昨天她布施了二個行者，現在又把珠玉和珊瑚送給了乞丐，因此而被我們父子倆教訓了一頓，大概不想再被打，所以在這裡裝死。」他們不相信囊薩已經死了，於是便由父親札欽巴抓著囊薩的右手，兒子札巴桑珠抓著左手，同時把囊薩的屍體當作是活人一樣地拉起來，並且異口同聲的唱道：

「漂亮太太聽著吧！囊薩聽我父子說！

高掛中天清明月，好像已被天狗食，明月只是被雲遮，哪是真的不完整？

姑娘莫睡起來吧！囊薩莫睡起來吧！

地上國王花園中，蓮花好似被雷打，

蓮花雖會被雷打，秋天未到哪來霜？

姑娘莫睡起來吧！囊薩莫睡起來吧！

房中柔軟舒適床，囊薩好像已死亡，

身體只是生病了，無常死神無由來。

姑娘莫睡起來吧！囊薩莫睡起來吧！

札欽巴父子又抓著囊薩的雙手，把她從床上拉起來，但囊薩哪裡還能

（文轉28頁）

賈政的背影

葉有仁

紅樓夢人物創作過程的台前幕後

我國的古典文學偉構紅樓夢一書，問世兩百多年以來，不但研究者衆，久已發展為專門性的「紅學」，且亦成為世界級的文學研究專題。由於各紅學家研究導向的不同，各是其是，致紛繁雜沓，令人有眼花繚亂無所適從之感。為了要徹底認識紅樓，瞭解紅樓，進而達到欣賞紅樓的目的，我們必須利用現有一切可靠資料，以紅樓解釋紅樓，不節外生枝，不捕風捉影強加附會，以「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重實證科學精神，從事分析研究，才能使這部中國的曠世傑作——紅樓夢，真正的更上層樓。除了「版本」與「作者」這兩大問題的研究之外，紅樓夢本身的文學藝術欣賞，以及曹雪芹的寫作技巧，才是研究的首要主題，為了求得這些問題的逐項解答，必須先對紅樓夢書中人物的研析入手，用相關的背景資料引證契合，求得瞭解作者對紅樓人物的塑造創作過程，並使紅樓人物背後隱約的身影，清晰明朗地浮現在讀者的眼前。第一位，我們先來明瞭一下書中自始至終（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為準據）以儒家形象出現的正派人物「賈政」，未談賈政之前，先從「畸笏叟」這個名字說起。

畸笏叟，是石頭記繼脂硯齋之後的主要批書人，凡看過脂評本石頭記的讀者，對他莫不印象深刻。一脂一芹脂硯齋及曹雪芹相繼逝世後，整理、批閱，以及書名最後的命定為「紅樓夢」以取代「石頭記」者，都是出於畸笏叟之手。但畸笏叟究係曹家何許人？由「畸笏」兩個字的字義來推斷；以及他在紅樓夢書中的批語兩個線索來研究，相信他就是作者曹雪芹之父曹頌。按「畸」字，乃不完整、奇異、孤零的解釋。「笏」，「釋名」一書所記：「笏，勿也，備勿忘也。」「廣韻」註說：「笏一名手板，品官所執。」又「晉輿服志」載：「

八座執笏，其餘卿士但執手板。」另「通典職官典」的解釋：「六部尚書及左右僕射為八座。」清代康、雍、乾各朝，中央組織仍設置六部，江寧織造雖然不是朝廷的命名，但因為是直屬於內務府管轄，與大學士、翰林、軍機大臣等，可經常出入內宮，在內庭行走，可面謁皇上議奏事務，權柄特大，所以這枝「笏」，無疑就是覬見皇帝所用的奏版，乃官職的表徵，當然是代表江寧織造署這個世職的意義。

曹頌於康熙十四年（一七一五）接任江寧織造，按江寧織造的曹家前三世，曹璽、曹寅、曹頤，都是父死子繼，唯獨曹頌的繼任是兄終弟及，而且又不是親兄弟，乃在特殊情形下承康熙皇帝之命的過繼承襲，是使這枝象徵官位的奏版之「笏」，所以「畸」形不正常的原因之一；曹家又因歷年的不斷虧空，積重難返，終於在雍正六年（一七二八）被抄了家產，這個家族中的大震撼，直接發生在曹頌的身上，丟了江寧織造署這個世職的官位，曹家也因此由盛而衰，就是這奏「笏」因罷官變為「畸」形的原因之二。所以「畸笏」二字，以字義作解釋，除了他是曹頌的化名外，實不作第二人想。再從畸笏在石頭記中的批語看來，詔合相關的語氣所表露的親族關係，更是明顯。如甲戌本石頭記第一回的「余嘗哭芹，淚亦待盡」，第十三回由於不忍筆伐索可卿，「因命芹溪刪去」天香樓一節文字，雪芹唯命是從，這種家長命令式的口吻，所顯示的最直接最坦率的親族父子關係，不言而喻。此回畸笏的另一條批語「樹倒猢猻散之語今又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傷哉，寧不痛殺」，這是指曹家被抄家之事，畸笏——曹頌親歷其境，切身之痛，感受特別衝擊強烈，他於乾隆廿七年壬午（一七六二）寫此批語，上距雍正六年（一七二八）之抄家，正好是三十五年，他一身經歷曹家最顯赫鼎盛時期，而轉趨衰敗沒落的實際過程，是當事人最深切最痛苦的感受，此條批語如非曹頌本人，他

人不克寫此。

靖應鵬本石頭記第五十三回回首總評：「祭宗祠、開夜宴，一番鋪敘，隱後無限文字。浩蕩宏恩，亘古所無。母孀、兄死、無依，變故屢遭，生不逢辰，回首令人腸斷心摧。」此批語的前段，寫曹府實際被籍沒的時間，依照滿俗，祭宗祠的拜影祭典，從除夕夜開始，直至正月十六日結束，而根據滿清內務府滿文上傳檔案資料：「上諭著江南總督范時繹查封曹頌家產。」是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命令，按行文時程計算，命令到達江寧執行抄家的任務時間，應在雍正六年的正月上旬元宵節之前。甲戌本石頭記第一回，茫茫大士向甄士隱唸了四句偈詩，其中兩句是「好防元宵佳節後，便是烟消火滅時」，前句的行間硃筆夾批：「前後一樣，不直云前而云後，是諱知者。」可見曹家被抄家的正確時間是元宵節之前，「隱後無限文字」的「隱」字，即含有「隱痛」與「伏筆」後回抄家的雙重意思。「浩蕩宏恩，亘古未有」，指的就是紅樓夢第一百十九回的「復世職、沐天恩、赦前衍、還家產」的感恩頌德之事。「母孀、兄死、無依」，講的當然是他過承繼父曹寅及堂兄曹頌相繼於三年內去世的家事寫。（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實所以，畸笏這幾條批語，除非他是曹頌，其他的曹家族人，都無法作合理的交代與解釋。只有以「畸笏」為筆名的曹頌，才能寫出曹家盛衰興亡的史實，也只有他，才能寫出從肺腑深處嘔瀝出來，斑斑血淚而令人感動的批註文字。

胡適之是新紅學研究的開山鼻祖，民國十年他的「紅樓夢考證」發表後，奠定了紅學研究考證派的研究導向，除了後四十回著作者問題，因當時資料尚不完整，而推斷為「高鶚所續作」這一點確有待商榷之處外，其他的各種論據，都是經過「小心求證」的定論，為當今紅樓夢研究學術界所深信不疑。他考證書中的賈政，即是曹寅的承嗣子曹頌，在「紅樓夢考證」中他說：「曹寅死後……次子曹頌接下去做。織造是內務府的一個差使，故不算做官，氏族通譜上只稱曹寅為通政使。稱曹頌為員外郎。但紅樓夢裏的賈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襲

爵，也是員外郎，這三層都與曹頌相同，故我們可以認賈政即是曹頌。」（見胡適文存第一集六〇二頁）對這一點論證，現在海內外紅學家都沒有異議。紅樓夢第二回敘榮國府的家世說：「次子賈政，自幼酷愛讀書，為人端方正直，祖父鍾愛，原要他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問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遂又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之銜，令其入部學習，如今已陞了員外郎。」甲戌本石頭記在「一個主事之銜」一句之旁，有行間批語云：「嫡真實事，非妄擬也」，這豈不是對曹頌的身世，作了最明顯、最直接、最坦率的寫實嗎？

又紅樓夢書中第三回「托內兄如海薦西賓」一段，林如海對賈雨村說道：「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之流……」這裏所說的「賈政字存周」，隱含着非常深遠的意義，就是說：曹頌的繼嗣襲職，有如周公之承祚攝政。據史乘記載：周公係周武王的四弟，名旦，或稱「周公旦」，武王去世後，子誦繼位，是為周成王。成王年幼，便由他叔父周公攝政，繼承大統。這與曹頌之繼曹頌任江寧織造那種「兄終弟及」的承襲關係，如出一轍。是「存周」二字深刻含義之一。再者；曹頌身影的賈政，在紅樓夢一百二十回的整部書中，作者曹雪芹筆下描繪的賈政這個人物，不管是人品風範、言談舉止，徹頭徹尾都是代表著當時社會價值標準的正面人物，典型的正人君子，也證明兒子寫老子，一點都不敢有所唐突，因此，賈政的人格毫無瑕疵，如同論語顏淵篇「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完全是一派正統的儒家形象。孔夫子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這是「存周」二字深長含義之二。又是子（曹雪芹）寫父（曹頌）的另一明證。

曹頌既是紅樓夢書中的賈政，則寧榮兩府最高權力中心的賈母史太君，定是曹寅妻李氏無疑。根據考證，曹寅於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病故，二年後，其長子曹頌相繼病卒，康熙特命曹寅弟曹宣（荃）之第四子曹頌出繼寅妻李氏，承嗣襲職，因此，他們母子二人這

種因過繼的特殊關係，表現在紅樓夢書中的賈母與賈政，在很多章節的對話中，出現了不自然而流露着彘扭的端倪，稍為細心的讀者，都可以很清晰地察覺出來。大要之處如次：

紅樓夢第二十二回，賈母與衆人於堂屋內猜燈謎遊戲，爲使衆孫兒女們自由取樂不致拘束，便攆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母之意，忙陪笑道：「今日聽見老太太這裏大設春燈雅謎，故也備了綵禮酒席，特來入會。何疼孫兒孫女之心，便不略賜以兒子半點。」賈政這種語氣，表面看來像是玩笑話，如深一層看，則「話中有話」，實則有其不尋常的母子關係隱約其間，爲人嚴肅剛正的賈政，更不會輕易說出這種不當的言詞口吻。

第三十三回，賈寶玉「不孝種種大承答撻」這一高潮文章裏，是賈母賈政母子關係出現罅隙最多的所在，如原文「正沒開交處，忽聽丫鬢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聲窗外顛巍巍的聲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乾淨。』」賈母這樣袒護孫兒，扼斥了兒子教訓孫兒的心態，實在有悖常理，按血統關係而論，子與孫都是一脈相承的骨肉系統，豈有祖孫聯合，對付第二代的兒子之理，可見這個「假正」——賈政，就是過繼子曹頌無疑，而賈寶玉就是自己直系親骨肉孫子，亦即其長子曹頌之遺腹子曹天佑，故祖孫有其血緣關係的親情存在，而表面上賈母與賈政母子，實質上却是真正「嫡係」的旁系關係。接着「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親自走來，有話，只該叫了兒子進去吩咐。』」賈母聽說便止住步，喘息一回，厲聲道：『你原來是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可憐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說去。』」賈政聽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道：『爲兒的教訓兒子，也爲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禁得起？』」賈母聽說，便啞了一口，說道：『我說了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初你父親是怎樣教訓你來……』」這段對話就更進一步顯露出他們母子關係的不尋常，賈母的「可憐我

一生沒養個好兒子」，當然是指她已死的兒子曹頌，而目前面對的是繼子的教訓親孫兒，夫復何言，「當初你父親是怎樣的教訓你來」，這句話指的是當年她丈夫曹寅，是如何管教你這個侄兒來的，因爲是叔侄的旁系血統，豈有用「下死手的板子」教訓方式，現在你（曹頌）教訓寶玉（曹頌之子曹天佑）同樣是叔侄關係，「難道寶玉就禁得起了？」稍爲細心的人，讀了這段對話，就很容易看出將「甄士隱」——真事隱去之後，浮現其間的背面情節。

再看一百七回「散餘資賈母明大義」這段文字，賈母自知來日無多，將她往昔積存的體己錢財，首飾，細軟全拿出來，叫賈赦、賈政、賈珍等一一的分派定了，又叫賈政道：「你說現在還該着人的使用，這是少不得的，你叫拿這金子變賣償還。這是他們鬧掉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兒子，我並不偏向，寶玉已成了家，我剩下這些金銀等物大約還值幾千兩銀子，這是都給寶玉的了，這便是我的事完了。」這段話最堪注意的是「你也是我的兒子，我並不偏向」這兩句，其中「也」字的含義，就是說，雖然是侄子過房承嗣，在宗法上一樣也就算是正統的嫡系兒子，所以強調「我並不偏向」，如果賈政真的是她親生兒子，是親骨肉的實質母子關係，就不必用這樣的口吻語氣了。明眼的讀者，一定可以看出此段對話的背後，確實存在着某些不尋常的問題的。至於將剩下的金銀等物，全數給予寶玉，因爲他是賈母唯一血緣關係的嫡孫，所以特別關愛，分派給子的也就格外豐厚了。

接着第一百九回當賈母臨終之前，將她祖上所遺的一個「漢玉瑛」送給她最心愛的嫡孫賈寶玉，據清代道光年間紅學權威王希廉的評語說：「賈母之玉瑛，是旁襯通靈。瑛者缺也，爲賈母與寶玉永訣之兆」，賈母對寶玉說：「你愛麼？這是我祖爺爺給我的，我傳了你罷。」寶玉笑着請了個安謝了又拿了要送給母親瞧，賈母道：「你太太瞧了告訴你老子，又說疼兒子不如疼孫子了。他們從沒見過。」這段紅樓夢對話的原文，再度明示了賈母與賈政不和諧而異於尋常的母子關係，因賈母直接將祖上遺傳的寶物，交給孫子而不傳給兒子，實在

有悖常情常理，而且賈政王夫人倆夫婦也從未見過，不明就裏的讀者，閱讀至此，不免有點詫異，總覺得心裏實在有些疑團。但如果瞭解一點紅樓夢的背景資料，亦即作者曹家的家世情況之後，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曹寅妻李氏的小說身影賈母，直接傳祖上寶物與她遺腹孫子曹天佑，亦即與小說作者曹雪芹共同身影的賈寶玉，而不傳給兒子賈政，實因賈母與賈政——曹頌，兩者的母子關係，只是建立在空具外表的過繼承祧的宗法之上，實質上是嫡侄的旁系親屬，明白了這些背景資料，並瞭解他們祖孫是直系的血緣關係，對紅樓夢書中這些令人疑惑而格格不入的對話，便就瞭若指掌了。

紅樓夢一書，自新紅學研究風氣一開，咸認為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礦山，從各個角度及各個層面去探索發掘，好像都永遠挖掘不完的，真的是「橫看成嶺側成峰」，各派各家的研究成果，都有其言之成理的論據，紛紛擾擾，莫衷一是，任何飽學之士，也無法盡其底蘊，誠如旅美史學家唐德剛博士所說的：「紅樓夢真是個無底洞。」兩百多年來，中外無數碩彥宿儒，不斷埋首鑽研，除了新紅學研究的開山者胡適博士，考出了紅樓夢的著作者是曹雪芹，這一點獲得學術界絕大多數的肯定，成為不移的定論外，其他如有關作者的家世、生卒年月、創作時間、成書經過、版本、有關曹家人物、後四十回的續作等問題，莫不眾說紛紛，都還沒有獲致一個絕對的定論。

本文將「畸笏、曹頌、賈政」這三個名字的相互關係，由幕後至台前，將之串連貫穿起來，是根據紅樓夢本文及石頭記批語，這兩樣現成的最可靠資料，以紅樓解紅樓，用紅樓證紅樓，以及就過去部份紅學家的片段論據，將之補充強化，加上個人的管見及發現，相互參證，反覆推究而得出來的結論：即「畸笏」、「曹頌」、「賈政」這三個名字，在「石頭記批書人」、「曹家人物」、「書中主角」這三者的現有資料印證下，覺得三者就是一個人，也就是三個名字共同疊合而成的一個人，一個人分開三個身影的形象，一而三，三而一。亦即「畸笏是曹頌的化名」，「賈政是曹頌的身影」。通過這些清晰和洞澈的紅樓夢人物資料考證之後，就能更深入地瞭解紅樓夢人物的創作過程，及其寫作技巧，並更進一步來欣賞紅樓夢的藝術境界了。

慈禧太后辛丑回鑾紀實

李 册

清朝的慈禧太后不僅是滿洲皇族的罪人，更是中國的罪人，過去中國五十年的積弱、貧窮，都是她一手搞出來的。如果她不迷信義和團的「法術」，就不會引致八個聯軍打入北京，簽下了喪權辱國的「辛丑和約」了。和約簽訂後，她知道洋人不會要她的腦袋，而且還要和她合作，鞏固她的統治權，她就大搖大擺，從西安擺駕回京，同一年前那種忙碌如喪家犬的失魂落魄的情形大不相同了。

慈禧太后是光緒廿六年庚子（公曆一九〇〇年）七月帶著皇帝、皇后和大阿哥等一行逃到西安的。她到達西安之日是九月初四日，住到下一年辛丑，和約已成，遂安心回到北京重坐龍廷。她在七月初一日下一道諭旨，定期八月廿四日回鑾。到了這一天，上午七點半鐘，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從行宮動身，全城文武百官都在行宮門外齊集，伺候兩宮上轎子。不久後，靜鞭三響，就有黃轎三頂從行宮出來，士民皆伏地屏息，不敢仰視，接着就是皇后出宮，其後就是那班扈從到西安的王公大臣，最後才是那個「大阿哥」。（大阿哥即是皇太子之意，他是端郡王之子，慈禧于光緒廿五年欲行廢立之事，遂先立大阿哥，後來因有人反對，不果行）在各轎之後，有大車輛數百車，皆各衙門檔案。

大隊浩浩蕩蕩，穿出大街，到九點鐘才出南門，沿途居民商店都擺設香花燈綵，西安父老皆在南門外恭候跪送，獻黃緞「萬民傘」九柄。兩宮出南門後，又繞道到東門的八仙庵拈香禮佛。為什麼不直出東門呢？原來這是與禮制有關，天子的行動，處處以南為貴，且取南方旺氣，種種吉兆意頭也。

拜佛後，兩宮才進膳，膳畢，仍循南門御道，行二十里，到達壩橋是古人送別之地，在歷史上是很有名的，現在陝西省那班文武官員都在此跪送，千年以來送別之盛，恐怕以此為最了。朝廷的「長安宮

詞」第二首云「傍水千廬似客寮，六飛停處雨飄蕭。王公個個如楊柳，淚眼愁眉過壩橋」。自注：「聖駕于九月初四日幸西安，午前到壩橋，百官跪送道周，傳膳後入城。是日微雨。」（胡延字研蓀，四川華陽人，光緒十一年己酉優貢生，工詞翰，有「苾芻館詞」四卷行也。兩宮在西安時，設內廷支應局，委胡延為督辦，即皇室庶務長也。不久擢升西安知府，仍供應內廷，再擢江安糧儲道。兩宮回鑾後，胡延即往赴任，卸任後回家，船沉沒死難。）一年前，皇帝和大臣都「淚眼愁眉過壩橋」，而今則「喜氣洋洋」了。

這天晚上，慈禧太后駐蹕臨潼縣的驪山行宮。下一天從驪山行宮啓程，到達臨口鎮。這個地方仍是臨潼縣所轄，但臨潼知縣夏良材一切都沒有預備，甚且避匿不來接駕，吳永在「庚子西狩叢譚」裏，對夏良材頗有責言。他說兩宮到後，王公大臣和一批太監都沒有東西可吃。慈禧太后只好掏腰包，拿出私己錢二百兩銀子，令太監們自行覓食。到了夜裏，行宮中沒有燈火，雲漆一團。本來夏良材辦皇差，事前已向省庫領下二萬七千兩銀子，預備一切了，但何以到時一點都沒有供應，還胆敢避而不見。

其實吳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會怪夏知縣，這是冤枉了夏良材的。夏良材身為知縣，且係正途出身（他是湖北江夏人，字楚卿，光緒十七年辛卯科舉人），尚識大體，他早已聽聞吳永在懷來任上因接駕而為慈禧太后所寵信，今日碰到太后駕到，就是所領的公款不夠開銷，也樂於大破慳囊來巴結太后皇帝的，他有多少個腦袋敢吞沒辦差的銀子，難道不想升官嗎？但事實上夏良材確不在縣城接駕，也沒有預備所需的供應品，難怪官員太監對他都不滿。據我所知，那是慈禧太后那班太監逼走他的。原來那班太監耀武揚威回京了，前兩年在北京所受到的損失，要在這次沿途所經的地方撈回。先一日，有兩個太監往見夏良材，索銀三千兩為「宮門費」（在北京時，大官見皇帝時，太監向他索取紅包，謂之「宮門費」，慈禧久知此事，但她並不禁止，故開此門路使她的太監撈些油水），良材事前曾請示他的上司陝

西巡撫升允，應否送宮門費，升允說不必。所以太監來「講數」時，夏良材就一口拒絕，太監懷恨在心，悻悻而去，還大罵夏知縣看他能做多久。

鑾駕將到臨口鎮行宮時，前站太監先到了三個鐘頭，他們一到就如狼似虎，將供應品全部搗毀，甚至水缸也打個稀爛，食水溜光，一時無清水可供飲用。太監行兇後，還要找縣官揍一頓。夏良材聞訊大驚，只得避到鄉間一個紳士家中，兩宮駕到，太監還惡人先告狀，說縣官吞沒公款，一些供應品都沒預備，請老佛爺降旨責罰。慈禧明知其中內幕，但太監之胆敢勒索，實是她所陰縱，所以也不發作，只說：「應用的東西，就在我這裏拿銀子去買罷！」

陝西巡撫升允是隨扈到臨口鎮的，他聽到這件事，連忙派人去找夏良材，帶他到宮門請罪。慈禧太后召見升允，對他說不必深究，光緒皇帝也說：「現在回鑾伊始，不可因辦差小事而降罪地方官。」夏良材雖然沒有受到嚴重的懲罰，但也得到個革職的處分。本來這件是太監搞出來的，不懲罰太監而懲罰地方官，可見慈禧太后是怎樣一個糊塗昏聩的統治者了。

九月初八日，兩宮由陝西入河南省境內，十五日到達河南府。這時候天氣已冷，有一日，洛陽縣衙門忽然來了一個太監，傳令立刻選購木炭進呈御用。縣令不敢怠慢，連忙派員買下上好木炭一千斤，親自押送到行宮交納。太監見了罵他道：「這種劣等木炭也可以進上御用嗎？還不給我拿回去！」縣令忙陪笑道：「敝縣地方小，花了很多功夫才買到上等木炭，如果是不好，就沒有更好的了。」

太監哼了一聲道：「宮中所用的木炭，倒有一定形式尺寸，要完全一體，還要每支炭不得有節，否則燒起來發出劈拍爆炸聲，驚了聖駕，你小小的洛陽縣令能擔得罪名嗎？」洛陽縣令只得忍氣吞聲，求太監照應一下，一面又派人同太監「講數」，結果進貢二千兩銀子，木炭就搬進行宮裏。

慈禧的總管太監是李蓮英，人所共知，但二總管崔玉貴所知的人

似乎較少。這次輪到崔玉貴「出風頭」了。原來這人陰狠刻毒，遠勝李蓮英。九月廿四日，兩宮行抵河南偃師縣，即以縣署為行宮，暫住一宵。縣令某，第二天早晨就在宮門外伺候。崔玉貴養有一頭嬌小玲瓏的哈巴狗，逃離出京時，他什麼東西都不帶，只帶着這隻心愛的寶貝一起同行，他跨在馬背隨駕，狗兒就躲在他的袖裏打瞌睡。這天早上，崔玉貴見縣令站在宮門外，便上前問是什麼人？縣令對以偃師縣知縣某某。崔玉貴大喜道：「好個縣令，天沒亮就來伺候老佛爺！」說後就招手示意跟他走。縣令不知有什麼事，便跟隨而行。但走了二三十步，崔玉貴就停了下來，指着地上一堆狗屎說：「等一會老佛爺就要出來散步，你在這兒伺候，地方不乾不淨，不怕觸了老佛爺惱火嗎？前頭有掃帚，也有畚箕，還是勞駕您縣太爺把狗屎掃去，免的讓老佛爺見了生氣！」縣令職位雖小，但也是一個七品的父母官，怎肯低頭下氣為太監掃狗屎？但他也知崔玉貴僅次於李蓮英，是不便得罪的，他還要巴結上進呀！只好忍着一肚子氣，拿起掃帚，把狗屎掃淨。崔玉貴見了呵呵大笑，翹起大姆指讚道：「好縣令，憑你這樣懂得伺候，包你不日高陞呢！」

慈禧太后在路上走了兩個月，到十一月廿一日到達直隸的正定縣，駐蹕三天，由此改乘火車進京，廿四日到保定，一直住到廿八日才動身往北京。

這次兩宮乘火車入京，是中國封建皇帝一件破天荒之舉，鐵路局特備火車一列，共二十二輛，計上等花車四輛，太后、皇帝各用二輛，又上等客車一輛，皇后御用，其餘各車則為宮嬪、親王、大臣、福晉、太監等分乘之。兩宮所用的花車，皆以黃緞絨黃緞鋪飾，所有御用瓷碗盤，均由盛宣懷預備呈貢。廿八日正午，火車到了北京馬家堡車站，軍士舉槍奏西樂致敬，兩宮先後下車，分乘黃緞大轎，一點五十分行抵正陽門。這時候，城上還駐有一些外國軍隊，他們同在城樓觀看御駕，有幾個軍人還揭帽搖舞，作歡迎狀，太后仰視，報之笑容以媚洋人。此時的慈禧太后因為吃過洋人的虧，巴結洋人惟恐不及，也不拘他們是官員或兵卒，祇有一律報以笑臉了！

會訊

△中國邊政協會七十八年年會於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廿三日（星期六）下午三時假台北市愛國西路十六號「自由之家」自由廳召開。大會由許理事長占魁主持，出席會員近二百人，會中除報告七十八年度會務、經費收支及中國邊政雜誌業務外，並針對大陸邊疆現況之整體性規劃研究、舉辦講演會、組團前往邊疆實地了解現況、與主管邊政機關之地位等問題或意見廣泛討論，所提意見經決定交下屆理事會在最短期間內召開研討會廣泛研究。大會並改選下屆理、監事。當選名單如次。

理事當選名單

阿不都拉	許占魁	哈勘楚倫	烏占坤	林恩顯	包克
丁慰慈	格桑群佩	廣定遠	劉學鈺	宋念慈	丑輝瑛
關大誠	那琦	關思文	吳化鵬	王志賢	宋龍飛
粘聰明	索文尉	伊西娜珍			

候補理事名單

蕭金松	李啓元	陳孝賢	楊德麟	劉義棠	錢世英
海中雄					

監事當選名單

唐顯濱	翁福祥	宋淑貞	祁德華	白錦堂	史耀古
童世奎					

候補監事

林冠群	丘其謙	楊中和
-----	-----	-----

△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七十九年元月二十日召開，選舉阿不都拉、許占魁、格桑群佩、廣定遠、林恩顯、宋念慈、王志賢等七人為常務理事；唐顯濱、宋淑貞、史耀古等三人為常務監事。

△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二月十九日舉行，除討論會務有關事項外，並通過吳化鵬、劉學鈺因公忙請辭理事案，理事缺決定由候補理事蕭金松、李啓元遞補。



智慧藏

中國邊政發行旨趣及徵稿簡約

一、本刊以報導社會活動，聯絡邊胞感情，團結邊疆人士，研究邊政問題，宣揚反共國策，復興民族文化為主旨。園地公開，歡迎惠稿。

二、學術論著，外文翻譯，書籍評介，均以有關我國邊疆史地、人物、文化等為主。惟翻譯文稿，請附外文或影本，如需退還外文，請附足回郵。

三、簡明精練之時事評論及富有趣味性之文藝作品，亦歡迎惠稿。惟所有文稿除滿蒙維藏文外，均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加註標點，以便編排。否則，原件璧還。

四、來稿除特約稿件外，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為原則。惟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請加註明。

五、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一經發表，版權即歸本刊所有。一稿兩投，恕不致酬。如用筆名發表，請在稿末註明真實姓名、住址及電話。抄襲之文章請勿投寄，如經查出，即刊登其真實姓名於本刊。

六、來稿請寄台北市寶慶路九號蒙藏會陳式武先生收轉。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〇一九七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一六五八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一〇九期

名譽發行人：阿不都

發行人：宋學啓

社長：李銚元
主編：劉慈拉

電話：三八二—二四九五

副主編：陳式武

電話：三八二—一五〇三

發行者：中國邊政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一號

電話：三二一—五三一—二六八

聯絡處：台北縣新店市三民路20巷42號

電話：九一—一五二六

印刷者：公館打字行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1號二F—一

電話：三六—三三—五三四